

暗室之后(蔡蘇娟自傳)

目錄：

- ◇ 謹推薦「暗室之后」…… 葛培理
- ◇ 「暗室之后」訪問記…… 章力生
- ◇ 序言一
- ◇ 序言二
- ◇ 原序一
- ◇ 原序二
- ◇ 第一章 科舉時代
- ◇ 第二章 南京城內
- ◇ 第三章 黃金時代
- ◇ 第四章 義和團之亂
- ◇ 第五章 金錢萬惡
- ◇ 第六章 進入世界
- ◇ 第七章 世界之光
- ◇ 第八章 聖靈的果於
- ◇ 第九章 種子落在好土裡
- ◇ 第十章 我的瞭望台
- ◇ 第十一章 走上大路
- ◇ 第十二章 走上僻路
- ◇ 第十三章 經過金門
- ◇ 第十四章 浪子回頭
- ◇ 第十五章 暗室之后
- ◇ 第十六章 不滅的光
- ◇ 第十七章 漂流在曠野
- ◇ 第十八章 多了三隻羊
- ◇ 第十九章 黑雲和日光
- ◇ 第二十章 集中營的陰影
- ◇ 第二十一章 僅僅一隻獵犬
- ◇ 第二十二章 由上海到樂園
- ◇ 「暗室之后」讀後感……章力生

◇ 後 言

謹推薦「暗室之后」…… 葛培理

因為神的靈藉著這本書說話，所以我十分歡喜推薦「暗室之后」給任何地方的基督徒閱讀。

這本書見證基督，唯有她足夠拯救這個苦難的時代；它在這充滿罪惡底汗臭之世界裡，發出信心的芬芳；它並準確的表明，在基督裡的信心，足夠戰勝人生途程中之一切變化和不利的環境。疾病的打擊、苦痛的逼迫、和文盲所造的不幸之狀態，這一切在她權柄之前，全都望風而逃，好像黑暗在中午的日光下完全消散了一般。

著者使我們感覺到一個民族心弦的顫動，並盡了最大力量，說明基督足夠拯救那偉大而有需要的民族。在苦難的洪爐中，蔡小姐發現了鍛鍊心靈的秘訣，在暗室疾病中，她竟找到了世上的光。

願她在本書中所作的見證，所敘述的工作，和所發出的呼聲，得到許多人的閱讀和迅速的接受，願億萬的中國人，閱讀此書之後，能尋到那照亮蔡小姐心靈的亮光，這光雖在蔡小姐受苦的暗室中，仍能使她的信心火熱。

葛培理博士

「暗室之后」訪問記…… 章力生

一九六二年六月，余應國際學生會（I·s·I）之聘，前往賓州蜜溪，德海營中國留美基督徒夏令會，作專題演講，（題為：（1）基督教之天道觀與上帝觀；（2）基督教之宇宙觀與人生觀；（3）基督教之宗教觀與救世觀；（4）基督教之社會觀與歷史觀。同工有國際福音學生聯合會正副秘書長伍德士與艾德里先生暨佩帶釉珍聖經會駐遠東代表盧祺沃博士，紐約長島基督教會司徒鉅勳牧師與宋華忠牧師等。七日午後，夏令會同道，集體往訪「暗室之后」之著述者蔡蘇娟女士，余亦恭逢其盛，忝隨行列。司徒老馬識途，一馬當先，領隊前行，僅半小時許，即達賓州，藍開司脫之樂園，其誼母李曼瑪利女士之故居。車抵寓前，首先引起我注意的，乃為路口的牌示，兩面寫著兩個英文標語，喚醒世人，及時悔改，皈依基督，信奉真神。我一見便深受感動，低頭默禱，願神賜恩，藉此標語，吸引每天從這裡在風馳電掣的汽車中路過的，熙熙攘攘、千千萬萬的亡羊，能夠迷途知返，同蒙救恩。

李寓古色古香，有園地千餘畝，碧草如茵，紅薇迎人。當我們在大門前等候的時候，我舉目欣賞園林的景色，忽然有一幅鮮明對照的圖畫，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即李曼女士的父親李曼查理先生于一八七四年離開這樣可愛的家，前往南京，開荒佈道，睡在人家屋簷下的情景！其時，海禁初開，我國人民，鄙視外人，傳教士到了中國，照例不易租到住的地方，當地人士，也不願出賣或出租地皮給他們自建住所或教堂，所以李曼查理教士，有時只好以人家的簷下為家；白天則借茶館與人談道，在街頭傳講福音。到了結婚以後，他們夫婦和其女兒一一即現在蔡女士的誼母李曼女士，也得不到棲身之所，祇好屈身住在秦淮河裡的小船裡面。這種捨棄一切，離開了自己溫暖可愛富麗堂皇的家園，出國開荒佈道的精神，實在不能不令我們深深體會到主愛的偉大與奇妙；尤令我們深受聖靈的感動，我們

實在虧負主恩，還沒有捨棄一切，奉獻身心，跟隨基督。

這次探訪蔡女士，事前並未約定，到了那裡，始知今天是她服藥的日期，遵照醫囑，未便會客。但是她今天早晨，似乎已有預感，早知有人來訪，所以，她在病室聽到外面的人聲，就想會見我們，遂由其誼母李曼女士在大門口含笑歡迎，招呼入內。李女士和她的姐妹；在物質繁華的美國，都穿了中國都市里已經幾乎絕跡的布衣布裙，布底布鞋，樸素脫俗，意境超邁。她操著發音正確的國語和上海白話，彌增親切之感。她們的布鞋布衣，乃是特別托人在台定制，經常穿用，尤徵其對吾國吾民，愛慕不忘之忱。李曼女士雙目充滿了仁愛慈祥的光，滿面顯露出親切謙和之情。這乃是她多年忠心事主，密切隨主，從主的生命裡直接領受到的靈恩，使我們一與接談，即從她的身上深深學習到一門非從書本可以得到的真正屬靈的功課。

我們和蔡女士的會見，乃是在她的「暗室」之內，她纏綿床褥，困處斗室，迄今已三十餘年，但是她在萬般痛苦，長期試煉之中，從來沒有懷疑過主的恩愛，她從來沒有向主問：『為甚麼令我這樣？』而祇問：『你要我為你作甚麼？』這種『信靠』『順服』的工夫；「交托」「安息」的生活，實在應使我們徹底反省，認真學習，深切體行。我們常常講「信靠順服」，事實上並沒有真切學習這項功課，我們唯有在此身體力行，切實「交托」，始能「安息」主內，經得起試煉，擔當得起主交付我們的聖工，才能做一個得勝的信徒。

照醫生的吩咐，那天蔡女士是不准多談話的，而且服藥以後，照例神志昏迷，事實上也不能多講；但是她在床上對我們訪問團，侃侃而談，滔滔不絕，毫不覺得費力。她從聖徒靈修，家庭生活，中國教會，世界局勢，各項問題，一一細說，頭頭是道，彷彿遠溪清流，足以滌除我們庸俗的世慮；真是金科玉律，尤堪培養信徒軟弱的靈命。她勉勵同道，第一要「得勝」。許多人雖在大處得勝，戒懼戰兢，倖免隕越；卻往往在小處失敗，疏於檢點，促襟見肘。雖在眾人面前得勝，溫良恭順，道貌岸然；卻常在家庭裡面失敗，任性使氣，言行乖張。第二要能「安息」，安息的秘訣，乃在「交托」：當將你的事卸給耶和華，絕對信靠，完全順服。一個真正學會「交托」的信徒，才能有真正「安息」的生活，才能經得起艱難的試煉，當得起苦難的打擊。蔡女士患了一種異常痛苦的奇症，病入膏肓，無藥可治；三十多年，轉輾床褥，困處暗室；一見日光，如刀刺雙目，稍進佳餚，則劇烈嘔吐。發病之時，身如火燒，雖在嚴冬，熱如炎夏，指裂見骨，痛入心臟。這種遭遇，在世人看來，真是活活受罪，生不如死。但是她卻學會了真正交托的「功課」，得到了真正「安息」的生活。她深深地藏在主的裡面，平平安安地「行過死蔭的幽谷」，不但病痛不能困倒她，死亡也不能吞滅她；而且反在患難中得到平安，痛苦中得到喜樂，黑暗中得到亮光！使千千萬萬讀其書，見其人，聞其言的人，都從她的身上看到了神的慈愛，神的信實，神的大能，神的奇妙，和神的榮耀。

我們看到了蔡女士在嚴重試煉中的生活，很自然地會聯想到舊約中約伯的遭遇。約伯記乃是一般人認為難於瞭解的書，但卻在蔡女士的身上，得到了深切著明的注釋。約伯「這人在東方人中為至大」（約伯記一3）；蔡家也是中國的望族。約伯本為東方首富，後來家產全被天火燒盡；（同上一16）蔡女士自幼養尊處優，住在「頤和園」式的府第，有廚師十餘名，山珍海味，享盡口福，童僕應門，出入隨侍；但後因家變國難，住在上海破舊的閣樓，吃些餅乾鹹菜，行動不能自由，又無僕役相助，只得學習在地爬動。（見蔡著第二十章）；約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遠離惡事」，地上無人，可以比擬。

(約伯記一 8)但是上帝竟容許災難痛苦臨到他。約伯遭難之後，雖仍然「持守純正」，「並不以口犯罪」；(約伯記二 9、10)卻仍不免開口咒詛其生，(同上三 1)而且「自以為義」；(同上卅二 2)而他的朋友也對他說些似是而非之言，因此都遭以利戶的痛斥。(同上卅二章)及後耶和華在旋風中曉諭了約伯，(同上卅八至四十一章他才恍然大悟，真正認識上帝，而且自慚形穢，在爐灰中懊悔；承認從前僅「風聞上帝，現在才「親眼看見上帝」。上帝就使他從苦境轉回，而且加倍賜福給他。(同上四十二章)蔡女士所以經得起這種嚴重的試煉，長期的苦痛，而絕不怨歎懷疑，灰心喪志，這必由於其靈程之高，靈命之豐，靈交之深；有「親眼看見上帝」的寶貴經驗。當她最初皈主，遭受逼迫侮辱之時，主曾向她顯現，讓她看到了頭戴荆棘冠冕，手有釘痕的救主。(蔡著第七章)當她得病之後，痛不欲生之時，主又讓她看到，「一頂美麗的冠冕，向天上升」，並聽到主的聲音，曉諭她說，這乃是她要受靈性的訓練。(第十五章)蔡女士三十餘年來蟄居暗室，困處床褥，這乃是她最高的「靈修院」；這才使她能晝夜思想神的律法；並得恒切祈禱，與神息息相通，有最深密的交契。我們碌碌終日，心為形役，縱或讀經祈禱，難免虛應故事；雖曰「風聞上帝」，實未「親見上帝」；雖曰跟主腳蹤，實未藏主懷裡，雖曰渴慕主道，實未傾心聽他「微小的聲音」。這又何怪靈命幼稚，靈性軟弱，有意無意，偏行己路；血氣衝動，愚好自用，不肯信靠順服，體行神的旨意；致難攻克己身，勝魔勝世。

「上帝的軟弱，總比人強壯」；我們蒙召，「按著肉體，有能力的不多」；「上帝卻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林前一 25-27)「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藉著血氣爭戰。我們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林後十 3-5；參看以弗所六 10-18)，誠如菲律賓佈道團團長許月華長老在蔡著的序文中說的，在蔡女士屬靈的家庭裡，住了四個病人，除了蔡女士外，一為她的誼母李曼女士，一為李曼女士的妹妹，一為她們的堂姊妹。照人看來在體格上，沒有一個是健全正常的。她們的生活，正是唇齒相依，暗淡淒慘；但是在她們的靈命裡，卻充滿了無上的喜樂與平安，以及偉大見證的力量！據中外醫生專家的檢查，蔡女士的病，不但是無藥可治，且在三天之內，一定要死。而三十餘年來，又不能得到充份營養，尋常所吃的，晨僅兩杯清茶，午則兩片餅乾，晚則一小口飯。照人的看法，她縱能倖免於死，因為營養不足，萬難苟延殘喘，但是她現在已七十多歲，早已攻破了三天的難關，而且靠著主恩，靈體兩方，俱都勝健。至於李曼女士，現已八十餘歲，她在上海日本人的集中營，雖然歷經磨折，過了非人的生活，受盡嚴重的打擊；體重減輕，瘦了四十磅；脊骨彎曲了，縮了五英寸，據醫警告，她的背脊，隨時有折斷的可能。但是這次我們親眼看到她，雖在八十多歲的高齡，不但並無彎腰曲背的老態，而且舉步輕鬆，神情安祥，充滿了屬靈的喜樂，平安和能力。這使我們格外堅信聖經的真理，「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馬太四 4)更使我們認識我們的「生命之主」；「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她。」(徒十七 28)基督教乃是「生命之道」，(徒五 20)我們的生命，不在人的手裡，乃在神的手裡；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我們「當求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三 1-2)而且要深信神的恩典，永遠足夠；她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們更應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們。我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困苦為喜樂；因為我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十二 9，10)

這一段寶貴的道理，藉著這次採訪，顯得格外深切著明。讚美主，他會用各種奇妙的方法，傳揚

她的福音，闡明她的真理，彰顯她的大能；藉著蔡女士等的試煉痛苦，感動了千千萬萬的讀者，自販夫走卒，至各界名流，無論政府首長、國會議員，以及專家學者，都不遠千里，前往訪問；而且莫不異口同聲，承認從她們活活的見證，深獲屬靈的祝福，得到鼓勵和造就。許多失喪的靈魂，蒙受救恩的喜樂；各界灰心的仕女，也從而恢復了生命的活力，帶着豐豐富富的靈恩與喜樂而回去。

當我們臨別之時，我被推代表訪問團祈禱，我本軟弱，不曉得當怎樣禱告，乃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祈求；(羅八 26) 因蒙聖靈大大感動，我禱告之詞，和諸同道「阿們」之聲，互相啟應；而且許多同道，還流淚啜位。這乃是一種憂傷痛悔之靈，所以表示我們之奉獻不力，愛主不深，事主不忠，辜負主恩的深情；同時亦為流露我們「感激涕零」的真誠。因為我們從蔡女士，李曼女士等的身上，學到了許多高深的屬靈功課，領受了無可言宣的豐富的靈糧與靈恩，而又看到了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慈愛和信實，權能和榮耀。

* * * *

「你們當倚靠耶和華直到永遠，因為耶和華是永久的磐石。」(以賽亞二十六 4)。

「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同耶和華安然居住，耶和華終日遮蔽他。」(申命記三十三 12)。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懼怕。」(以賽亞十二 2)。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篇四十六 1)。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裡的。」(羅馬書八 38-39)。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邊，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為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裡面。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她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歌羅西三 1-4)。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她使我的靈魂蘇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禰與我同在。禰的杖，禰的竿，都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篇廿三篇)

(請參閱拙作「暗室之后」讀後感)

一九六二年六月於美國 哥敦大學神學院

序言一

我曾在中國住了三十五年，那是我非常愉快及光榮的時候，使我和許多青年女子有很密切的交誼，後來同青年男子也是一樣，他們是終身奉獻給主耶穌基督，緊系在基督耶穌的愛裡，這許多年來，永不能夠破壞；因為拯救是每一個國家共同的目標，最大的快樂，就是人類的思想所能明白的。

在啟示錄二十一章十一節，有我們那個目標的一個縮影，描寫被贖的兒女成為神的教會，像極美麗的寶石，由那一神及羔羊的榮耀，是顯示給那一切的被造者。「聖哉！聖城耶路撒冷……有神的榮耀，她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二十三節：「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

千千萬萬的中國女子，獻上她們的生命給她們的主，在奉獻的職務上，很少人有機會將他的愛及恩惠見證給在西方的基督徒。家庭的環境、教育、生活的職位，和許多不同的地方，但見證的要素，這些中國的信徒，在那極樂的團體裡，那是天上珍寶的構成，都是一樣的——「得知神榮耀的光，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光照入她們的心裡。(哥林多後書四章六節)；她們帶著喜悅甘心的順服，又是「把我們遷到她愛子的國裡」——歌羅西書一章十三節。於是她們成為拿著燈照亮她們四圍的人，我們歡喜我們的朋友能陳述她生平跟隨基督給西方人的活潑見證，它幫助許多人同中國的姊妹成為更熟悉，鼓勵更智慧更忠心的為她們祈禱。

自從一九二八年，蔡小姐同幾位有屬靈恩賜的中國婦女，和幾位相同的人數的傳道人，創辦中華神學院，將神的話語，教訓受過教育的中國女子，訓練她們在他的工作上有份。她那堅強的毅力、賢明的意見、和慷慨的贊助，在物質與交誼，貢獻給這信心的新工作者，將它完全的證明，這只有當我們的主再臨時會報答她的聖徒。因病阻止她出席神學院的董事會，但是她的愛和關懷從沒有減少，並且她從她的病床上所給的意見，是有最高價值的。

我們感謝神，蔡小姐的「暗室之后」一書現在譯成中國文字，我懇切求神祝福它，神可以用它帶領更多的中國人進到基督的光裡。

中華神學院院長 畢路得

序言二

「暗室之后」乃蔡蘇娟小姐於一九五三年在美國芝加哥慕翟聖書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蒙恩見證。截至月前，該書已重版五次，在英國倫敦也有出版。它所以會不脛而走的原因是：歐美人士看到這樣的一位中國望族的閨秀，受中國文化的薰陶那麼深，對西洋文化的認識又瞭若指掌，為了要得到基督，卻會這麼毅然決然地放棄屬世的一切。皈依基督以後，又遭遇那樣嚴重的試煉——罹疾關在暗室之中，不見日光達廿四年——不但沒有灰心喪志，反更加愛主愛人。因此許多讀完此書的人，都不遠千里，跑去探訪她。我此次赴美，住在她的屬靈家庭前前後後共七十五天，親眼看見成群的讀者登門造訪。其中有美國國會議員、商人、部長、專家、學者、以及販夫走卒，結果總不負所望地受了造就，帶著喜樂的心回去。此外，接到書面的見證和鼓勵的也不少，如美國總統艾森豪、副總統尼克遜、參議員諾蘭、議員猶勒、名佈道家葛培理等，皆發表書面見證，介紹各地人民閱讀此書。最近此書在英國倫敦再版，一日之內，銷售一千三百本之多，同時又接獲各地讀者要求譯為印度、瑞士等國文字，甚至有人要譯為盲人文字，供盲者摸讀。

蔡小姐的屬靈家庭是在 Pennsylvania 州的 Leaman Place, Lancaster Paradise, 在那裡有地十數畝，住屋數間，裡面住了四個人：Miss Leaman China Mary 是蔡小姐屬靈的母親；因為她在中國生長，愛上了中國，所以她的名字加上 China 一字，藉資紀念。Miss Luch Leaman 是 Miss China Mary 的妹妹；Miss Mary W. Leaman 是她們的堂姊妹，還有蔡小姐。她們這個屬靈的家庭，在肉體上滑有一不是病人，沒有一個別能夠自由自在地從事人生正常的活動。照人看來，她們是唇齒相依，所過的日子都是灰色的；但用屬靈的眼光看去則不然，她們的生活卻是充滿了喜樂，沒有一個人到她們這裡來沒有得到鼓勵，她們

這個地方真是樂園的再現。感謝主，他用各種方法來宣揚他的真理，叫失望絕路的人，從她們的見證恢復了活力。

我看了她們生活的見證，深深地受了感動，因覺「暗室之后」一書，雖然轟動了歐美的社會，中國人反而很少知道，所以除帶了許多本回來，請播道團及青年福音社代售我，還趁著途經香港之便，和袁厚載先生商量，由他全部譯成中文，並徵得新聞日報的同意，在信心生活版發表，每禮拜一章，然後將印成單行本問世。希望這本書的見證，會感動許多人接受基督，歸榮耀給神！阿們。

一九五五年 許月華

原序一

蔡蘇娟小姐的名字，使我想到本仁約翰先生所著不朽的寓言中講述的天路歷程，尤其是蔡小姐的歷史，寫出一位中國的信徒在這天路的歷程裡，不平凡的經歷。這自傳裡所記的事實的確比傳奇小說更傳奇。多麼奇妙！一位尊孔孟之言的鴻儒大官的千金，在少女時代便能遇到主，並且順服他！她的心靈早就深刻著神的話語，「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蔡小姐不只接受了這個真理，她又畢生矢志見證這位元她所認識的世上的救主，和認為這位救主是她祖國唯一的希望。如是，蔡小姐成了「光輝之路」上的天路客。

如你所見，怎樣從她所流露的亮光和生命，來見證基督福音的大能，那要成為外間傳道者一個無限量價值的新認識；因為蔡小姐確實是傳道人努力的果子。由於她生活的改變，在她的大家庭和親戚中，許多人被帶領認識了她的救主。為了蔡小姐的工作與促進和翻譯聖經成有注音符號的聖經，使千萬人得了神的救恩，更使千萬謙卑的信徒有了學習讀神話語的機會，從而養成讀聖經的習慣。

李曼瑪利女士與蔡小姐在這件翻譯聖經成為注音符號的聖經之偉大工作上同工。她們二人畢生合作，來服事基督和中國的百姓，是東方及西方親愛合作的一個美麗的模範，誰能估計由於主這忠心的僕人們所努力的犧牲，曾為基督和她的國度所成就的呢？

有一點也許有在此加以說明的必要。中國人，甚至在基督徒當中，能讀他們本國文字的人是相當的少。當我們想到那九千個繁複的漢文，和需要多年的勤讀，才能學到這種不容易學好的文字時，中國不識字的人多，便不足為奇了。將這些繁複的漢字減到三十七個注音符號字母，使沒有進過學校的人，就是鄉下女人，學了幾個禮拜的課程，就能讀聖經。注音符號聖經說明的結果，使許多人可以得到他們本國文字實用的知識。

我很榮幸能推薦讀這本自傳，蔡小姐願意召她的主從這本傳記中得到榮耀。許多人已因蔡小姐的見證蒙了祝福，願更多的人因看她這本書得到神的福份。

內地會北美的監督

葛赫伯特

原序二

東方的女子過去大都有姓無名。當我們讀了主耶穌基督生平的故事以後，可以知道她屬世家裡的

兄弟的名字，但奇怪的，卻是沒有她的姊妹的名字（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五至五十六節）。這種情形，在中國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尤其是在中國鄉下的地方。

雖然「七妹」有一個很美麗的名字，但是她的家人和親戚只知道叫她做「七妹」。東方人由於有優秀文化的根底，他們對聖經的認識或者超過西方人；本書引用聖經處引得非常的恰當，因為著者從中國的文化及個人的經歷中，深知道這些經文的涵義。

今日世界唯一的盼望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除此別無盼望。不論我們有多少屬世的財寶，或美國的金元，它都不能拯救這世界，不論原子炸彈如何的威力，它不能克服這世界。拯救是住在我們主耶穌基督贖罪的愛裡；我們將要怎樣帶領更多的人認識基督，和住在基督裡面呢？為著我沒有這樣做，就拿出許多的理由和託辭，若是你原諒你自己，讀了這本書，當感覺羞愧！·

「七妹」曾睡在床上有二十二年，然而她在基督裡的生命是燦爛的，有喜樂又是真實，並且曾帶領了許多人歸於基督。最好的方法是藉我們日常的生活來傳揚基督；在生命最大的喜樂，是由聖靈的力量，去經歷心意的改變，而成為我們主的門徒。一位元真正基督徒的標記，是有平安和喜樂的經歷，而不顧我們日常生活的痛苦與困難。這本書定能感動你的心。

有一次一位中國的學者說：「大智者是在困難中找機會，愚昧人卻在機會中找困難。」讀過本書，你就能見到本書著者是一位大智的人。我們靠著聖靈的能力，就能戰勝一切困難。在這困難和不安定的時代，我們能為神做甚麼呢？你可以在這本屬靈而極感動人的書裡找到答案，請細心研讀這本書吧！·

過去的四個月，我調查在本國包括夏威夷的一切中國基督教教會，我不論到那裡，那裡都有人問說：「我能為中國做甚麼呢？」

我調查過十萬以上在本國的中國人，僅僅約十分之一是基督徒，今日去中國的門是緊緊的關著，我不如問說：「我們能為在我們中間的中國人做些甚麼呢？」讓我們接受呼籲，不僅表示關心他們的大陸（中國本土），而要更關心他們的百姓。有一天，他們許多人要回去他們的本國，如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教師、機械人員，傳揚福音者和傳道人及各種的人。若美國是忠實對於這事，現在是他們的機會，應該怎樣幫助和加強他們，一旦這門戶重開的時候，他們帶著個人生命的生活經歷，和我們的主基督回到他們的家，並將在各種生活的路上成為領袖。

十分奇怪的，本國有些人不信傳道人的工作，若是這本書能放在他們的手裡，我確定聖靈要打開他們的眼睛，他們就決不會再懷疑由奉獻的生活所完成之工作的價值。

我個人謹推薦這本生動的書給我們的傳道人，和在美國的七十一個中國禮拜堂的信徒，我也願意鼓勵在其他的禮拜堂，及我個人的朋友讀這本書。我覺得非常的榮幸和愉快，能有權讀到這本書，並為它寫序言。我確定神要用它拯救許多靈魂，並激勵許多青年人去做傳道人。

在這本生動的書裡除了屬靈價值之外，它也是一本關於中國人家庭生活資料的好書，在這裡大部份關於中國的書，是西方人寫的，「七妹」是中國人，出生於一個有財富、有高深教育的學者之家，你可以得到一幅中國人家庭實在生活的圖畫，它特別的好做研究傳道之用。

總之，它是一本事奉神的書，在我寫這篇序言之前，我曾將這本書給我的同事們和我們的青年人讀，他們都非常的喜歡讀它。當他們讀了這位神的聖徒之故事，他們都感覺到聖靈的能力，蔡小姐的生命是那樣的完全順服主，而她又是在那麼被主奇妙的使用。我們渴望這本書廣為發行，使它可到處聞

名，給那些需要聖靈能力改變的人；使它可呼籲基督徒進入更深的奉獻。

神學博士施焯方牧師 新英格蘭中華公會監督 新英格蘭中華基督教會牧師

第一章 科舉時代

農曆二月十二日那是中國百姓男女老幼習於慶祝的花朝節，各處的樹上大小枝頭，纏滿了紅色布條，同慶萬花生辰，真是觸目所見，紅紫繽紛，迎風招展，愉快輕盈。

我的父親當時正在總督衙門忙於批閱公事，無暇參加這類的慶祝。這時聽差進來向他報告：「恭喜大人！·又添了一位千金，太太和小姐都平安。」

「又是一個女的！」我的父親歎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一共十八個孩子了，太多！實在太多！」

「太多」這兩個字便成了我的乳名。雖然我的父母不太歡喜我的誕生，可是並沒有忽視我，照例向親友送紅蛋報喜。彌月的那一天，吃過紅蛋的親友們都帶來了許多美麗華貴的禮物，並向我的父母道賀。家人預備了筵席，他們在我的家高高興興吃彌月酒，席上都特備了雞湯面一大碗，面表示長壽的意思，中國人每逢慶祝生辰，總是要請吃面點綴點綴。

事實上儘管我的父母認為十八個子女已經太多，但是不久，我的妹妹又出世了，就給她取個乳名「滿堂」。在她之後，又生了一個妹妹，這是第二十個了，她的乳名因此叫做「多餘」。我們姐妹都長得美麗，唯有我比較平平，可是只有我這個「太多」，曾離開深閨得進入教會學校，又遠渡重洋到美國，更榮幸的，就是能寫這本書獻給神和各位讀者。

杭州在我國東海岸，那裡是我的故鄉，蔡家住在這裡已有好多代了，它也是先人祖墳所在地。杭州是我國名勝地方之一，青山翠穀，西湖如畫，古剎浮屠，點綴其間。尤其是湍急飛奔的錢塘江，自城南繞過，流入窄長如瓶的杭州灣，在灣口與春秋二季湧入的海潮相遇，激蕩而成一片怒潮，潮倒湧入江內，遠達數裡，江岸均為白浪所淹，這種奇觀，便是有名的杭州潮，杭州是如此美麗，所以有句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蘇州）杭（杭州）。」實在是有所據而言的。

我的祖父於十九世紀初期生在杭州，那時中國還在滿清帝王統轄之下，朝廷選·用人才，是用科舉制度，所以這個時代也就是所謂「科舉時代」，祖父中了舉之後，又在京試高中，由朝廷派他做廣東撫台。於是他就遠離家鄉，別了我們的祖母、和伯叔父、姑母，隻身南下，到任不久，不幸染病逝世。當我的祖母聽到這惡耗，痛不欲生，接連數日，呆坐不語，無論我的伯叔父和姑母如何勸慰，她總是不吃不寢，不言不語，因為一家八口的生活，頓失憑依！·祖母平日養尊處優，現在勢須親自操作，且須辭去婢僕，賣掉房屋，將衣飾典盡當光，全家都得過喝稀粥吃鹹菜的日子。但她決計不辭一切艱苦，來供兒子們讀書，使他們將來都能成就功名，繼續書香門第。

我的父親在伯叔中排行第二，常常把他幼年的苦境告訴我們。每逢我的哥哥們埋怨功課太難時，他便會向他們說：「你們想我是怎樣的求學呢？我們連老師都沒有，也沒有書本；常要冒大風雪，步行數裡的路程向人借一本書，並且答應要在幾天之內一定送還。你們的伯叔和我一天辛苦工作之後，到晚上圍坐桌旁，藉著桌子當中一盞極微弱的小油燈，把借來的書趕著抄。當我們餓了，就從籃子裡抓把冷飯吃，到了冬天，手冷得連筆幾乎都不能拿，你們才不知道甚麼叫做艱難辛苦呢！」

我們一家就是這樣勉強度日。伯叔父們大的教小的，自修苦研，到了弱冠之年，他們便預備像曾祖父和祖父一樣參加縣試、府試和京試，以供朝廷錄用，而踏上仕途。惟有姑母，因為是女子，沒有讓她讀書，當時的女子只應該學做些家務的事而已。

伯父和父親進了秀才之後，又同到南京應舉人試。到了指定的日子，兩兄弟一同進了考場。他們都穿著藍布長袍，黑色馬褂，頭髮梳成辮子，帶著黑瓜皮帽，每人帶了個考籃，裝著有水果、筆、墨、飯碗和筷子。

考場進口處，張燈結綵十分美麗，大門口有兩個管門的人，當考員進門時，就過來粗粗的搜查一下，看看沒有夾帶才給入場。門內是一個大院子，已有許多考員和考場裡理事的人在那裡，有的站著，有的走動。考場中間有一座大閣樓，四周有一列一列的考棚，每列考棚有考房一百間左右，考房前面是敞開的，對著長窄的衢子，沒有遮避風雨的東西。

兩兄弟非常緊張，形影不離，以壯膽量。後來他們分開在兩間考房裡，就把各人的籃子放下。考房像間小小的電話亭，每間內有一條狹木板當坐椅，牆上有壁亮放燈，還有一口釘掛籃於，另外又有一塊木板，當桌子用。

到了規定的時候，考官們召集考員到空場上點名，並發給每員一份卷紙——就是考卷，只有這卷紙可以用，所以各人必須很小心地把考卷放在衣袋裡。天將晚的時候，考官們走到大門前，舉行關門儀式，關上大門，再加封條，在三晝三夜之內，任何人任何原故都不能進出，這預示考試將要開始了。

在中間那座閣樓上，有位考官，打著鑼把應考員生召集在大院裡，大家望見他搖著一面旗，大聲喊說：「喂！死了的冤魂哪！·本屆所有的應考員生們都在這裡，現在有冤的可以報冤，有仇的可以報仇。」應考員聽了這喊聲，不禁毛骨悚然，精神都緊張起來，有的恐懼戰兢，幾乎暈倒。不久鑼聲又響了，考員們才各人回各人的考房。

這時有個公差打個大燈籠，燈籠上面寫著試題，慢慢走過考棚；讓每個考房的考員夠時間看清楚試題，三晝三夜，考員無暇睡眠，也不能彼此交談，監考官來回逡巡，預防考員作弊。

打鑼吃飯的時候，考員都拿著自己的碗筷到大院裡，那兒有一鍋鍋熱騰騰冒著氣的米粥，各人按量勺在碗裡，稀呼呼地喝完，又各回考房。考員事前經過長期的準備，添上心中的焦慮，再加上三晝三夜聚精會神做文章，往往有人在這緊張嚴厲的氣氛中死了的，他們的屍體都由一個秘密的門送出去。

文章做完，考員將姓名寫在試卷附袋內的紙上，然後封密，將試卷交給試官，一俟試卷全部交完，這時才將已封的大門打開。考員離院，個個精疲力竭，甚麼話都不願說，只想急急覓地躺臥多為休息。這種考試制度十分公正，考員必須熟讀精研四書五經，才能做得出題目。考試官細閱每篇文章，鑒定了好壞，擬定了各試卷高低等級，送呈主考官作最後的決定之後，才將錄取試卷的名袋開啟，就將被錄取者的名字依照等級公佈，凡在榜上名列前茅的，主考官常予傳見，並加勉勵。這種考試的制度，在我國已採用了一千多年。

一天，報錄人拿著報帖來見祖母，上面寫著的是我父親的名字已經高中了。祖母無錢打賞報喜的人，不得不拿件好衣裳到鄰舍那裡押點錢打賞報喜的人。祖母和父親都十分歡喜，只是伯父很失望，回到他的睡房大哭起來，但是一會兒又來了個報錄人，報帖上寫著伯父的名字，伯父也中了，祖母又拿件衣裳到鄰舍抵押借錢賞給報喜的人。這時全家非常高興，做了點菜，雖是簡簡陋陋，卻是興高采

烈，一同慶祝這個「大喜」！·

伯叔父後來都做了大官，伯父做了河北省的藩台，住在天津。父親做了江蘇省的藩台，住在南京，不久他署了撫台，並兼了許多重要的職位。三叔做了京畿道，四叔做了保定府知府，五叔做了揚州府知府，六叔在湖北省做了襄陽所知府。素被人輕視的女于（當時中國人重男輕女）——姑母，嫁給了太傅——皇帝的老師，他（姑丈）的官階比伯叔父的職位還高些。我家是經過了苦難，受了教訓，才知努力而得著這些甘甜！·

許多年後，父親做了南京的學道，通常穿著華麗的寬袍，戴上紅頂雕翎帽子，出入都是坐綠呢八人抬的大轎，又有穿著號衣騎著馬的人，前呼後擁的跟著。

父親是位仁慈寬厚的長老，總是深切的同情貧窮苦難的人，常常照顧他們。在一次舉行考試的晚上，他要看看考員們的情形怎樣，就把自己的官服脫下，換上了公差的衣裳，走下閣樓，聽到大院黑暗的一個角落裡，有人悲痛嗚咽的聲音，確使人有心酸欲裂之慨！·父親循聲而往，發現有一個考員畏縮在石階上傷心哭泣。便問他道：「你是甚麼人？怎麼一回事？」那人邊哭邊說：「在下姓洪，無錫人，先父早已去養，家母守寡撫養我成人，因為家道貧窮，本來沒有力量來這裡應試，承親友的愛心，借錢給我，始能來此。當我將試卷放入衣袋時，不幸滑了出來，掉在污泥上！·天呀！·我汙了試卷，失去了應試的機會，我也不敢回家去，因為告訴了我的母親，那一定會叫她太傷心了！·所以我現在惟有死路一條！·」父親聽了他的話，心為之動，對他極表同情，就告訴他說，「我有一卷不用的試卷，可以送給你，你可以從新做你的試卷，我即刻去拿來，你就在這裡等一等。」一會兒父親拿一份新試卷給他，那考員抬頭注視他的臉，認出他是主考官，立刻向他磕頭說：「大人！·我終生不能忘掉大人的恩典，因為大人救了我的母親和我的性命。」

當年父親經過了考試以後，他奉祖母的命，到北京去同他的未婚妻完婚，並囑咐將他的妻子帶回家。在中國常常當男女年幼的時候，便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把婚事定下，未婚的男女雙方可能是從來未見過面，有時甚至雙方的父母指腹為婚。我的父親訂了婚，也從未見過對方的面，尤其是女家遠在北京。那時沒有郵政局，男女雙方多年沒有信息，父親經過幾個月的長途跋涉，抵達北京，他驚奇的發現他的未婚妻已死了兩年，她的棺材放在那裡等他！按照中國的風俗，她已是他的妻子，他要把她的靈柩運回杭州，將她葬在蔡家墳山裡。他的第一個妻子死了，但他必須要再結婚。後來和一個同鄉的女子結了婚，她為他養了七個孩子，她又死了，這是他的第二個妻子。過了些時，父親又到北京，就在北京娶了一個年青美麗的女子，他們彼此十分相愛，這個妻子就是我的母親，她不只是美麗，更是非常能幹，她對父親的工作，幫了很大的忙。她細長的身材，端正的臉，均勻的容顏，加上黑得發光的頭髮，梳成髻搭在後頸，戴上金玉的妝飾，更是美麗大方。她一共養了十五個孩子，她要侍候丈夫，又要照顧兒女，還要主持這樣大的一個家庭，責任實在繁重，所以她勸父親納妾來分擔些家務。妾也生了兩個孩子，總共我們有二十四個兄弟姐妹，真的是個大家庭。在大家庭很普遍的中國，我們的家庭也算是相當的大了。

父親擔任許多高的職位，派駐過好些地方，後來他又回到南京，在那裡從一八七零年年住到一九一零年。

第二章 南京城內

北京——「北方之都」，建立在華北多風沙的大平原上。古時的帝王常在這裡建都，當時這高大壯麗的城牆裏住著是清朝的慈禧太后，她在金碧輝煌的王宮裡，統治著這龐大的國土。

南京——「南方之都」，躺在揚子江流域的青山綠水之旁，古時帝王也常在這裡建都，因為它是華東的政治中心，滿清政府推翻之後，民國就在這裡建都。其地在長江（就是揚子江）南岸，距江口約六百華里，城高堞大，順著地勢起伏而築。城內面積廣大，有九個城門，立在城樓上，可以看見下面那些川流不息的行人，有背著貨的工人，軋軋聲的小車，拉著人力車正在跑的車夫，有破舊的馬車，也有發亮的汽車，從城門進進出出。每種車輛都多少可以說明這古城所經歷的幾許滄桑。

我是在南京出世的，姐妹中我排行第七，人家因此也稱呼我叫「七小姐」，誰能夢想到我可以看見南京脫下滿州的黃袍，穿上民國的衣服，又曾換上日本的軍裝，不久仍舊穿回民國的服裝。

我的父親當年做江蘇藩台的時候，坐著綠呢大轎進城，同時在這城外，有一隻小船，裡面住著開荒的外國傳道人，等著找房子。由於他們的呼喊，後來傳道人絡繹不絕的來南京，不久人數就愈來愈多。禮拜堂、學校、神學院、大學、醫院分佈全城，這是他們熱心事奉主的事實證明，居民的生活與社會的風氣的不斷轉變，顯示著已產生恒久忍耐屬靈的果實。一九一一年，民族革命份於從兩京四周的青山綠水，攻取了南京城，趕走滿州人，奠定了民國的基礎，並舉孫逸仙博士——中華民國的國父；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十六年之後，蔣介石率師北伐，也進了這城，並定南京為國都。一九三七年，僅僅過了十年，日本攻破了南京城，奸掠燒殺，大肆屠戮。八年後，日本戰敗投降，於是蔣先生又回到南京。

我記得我的家在王寵街，它像一座大迷宮，圍牆很高，院子很大，包括住屋和花園。大門之旁，一邊一個大石頭獅子，朱門上嵌滿銅環，門旁兩邊都放著長板凳，是供跟班的（又叫做當差的——就是僕從）人坐的，進去是個大院子，前面有個大廳，裡面的家私，都是雕刻的紅木桌椅，牆上掛了幾幅大的字畫；再經過一扇門，又是個大院子，院子的盡頭又是個大廳。這院的兩邊都有個像滿月形的圓門（我們叫做月門），從一個月門進去，有個很精緻的廳，朱牆金柱，雕花格子門，天花板漆了美麗的圖案，裡面都是桃木家俱，這就是我父親的會客室。當父親不留客的時候，他只要舉起他的茶杯，跟班的立刻喊著說：「客人要走了。」

一院又一院，一廳又一廳，一重又一重，這邊花園裡有假山假屋，和許多美麗的花卉；又有一個水池，池裡有假山，池外有垂柳，孩子們在那裡玩，看池中鴛鴦戲水；另外又有荷花池，池上建有一座亭子，我們常在那裡品茗嗑瓜於。家裡也有藏書樓，藏著好多珍貴的書。此外還有個戲臺，每逢喜慶大事，便找戲班子在這兒做戲。真是應有盡有。至於所有的門，各式各形，有像月亮，或像樹葉，或像扇子，或像花瓶，每個窗戶也是設計得形形色色，空地裡不是樹就是花，一切都很精緻美麗

另外的一方，是一排一排的房屋，為住家用的，每排有七間房，門都是方格的，進出必須走當中的一間，那是每家的客廳，廳中有個八仙桌，是吃飯的桌子，廳的兩邊房間都是臥房，房裡的床，都是漆過的，方架雕花，並且鑲著珍珠貝殼，床上放著很整齊很美麗的錦被、被單和繡花枕頭。

每一個廳和每一個花園，都有個名字，如祖宗堂、紫藤涼亭、蓮齋、白鶴塔、萬竹林、花狐樓等

等。

現在我謹將我家庭的情形向諸位介紹！

當我年幼時，家裡沒有結婚的還有八個人，我們每個人都有兩個僕人侍候，內中一個是隨身，終日跟隨著我們，我們到甚麼地方，隨身也跟到那裡。奶媽要照料我們最小到三歲，好像孩子的親生母，我的奶媽照料了我十六年，所以我們彼此十分相愛。

中國的兒童從小要學習的禮節，就是對人說話的禮貌，尤其是對於長輩。我們見面不是說：「早安」、「晚安」、或是「再會」，而是喊各人的稱呼，例如「父親」、「母親」、「大哥」、「二哥」、「六妹」、「大伯父」、「二嫂」等等。我們從來不准直喊人家的名字，因這是極不禮貌的。為了練習這樣的稱呼，我們不得不見了動物喊「貓妹」、「狗弟」與「馬哥」。我的父親為我們請了兩位男先生教兄弟，兩位女先生教姐妹，還有音樂與縫紉先生各一位，因為父親要我們知道中國的歷史，又特地請了兩位講歷史故事的先生。

女孩子滿了六歲，就要纏腳，雖然父親不贊成，母親卻重實際，知道社會上仍舊認為名門淑女，應該纏腳，將來才能嫁得出去。她命令我纏腳，但是我的奶媽見我痛得淒慘，晚上她總替我解開纏腳布，並且輕輕地替我撫摩，所以我的腳沒有傷，而我的姐姐，她們都是纏腳，越纏越小。可是到了新年，母親不准我穿繡花紅緞子鞋，指著我的腳說：「照你這大一對船，你一輩子別想嫁出去，你只配穿黑鞋」。

我有八個哥哥都結了婚，他們同嫂嫂帶孩子們全住在家裡，只是各人有一個院子，各有各人的僕役，至於已經出嫁的姐姐，當然是住在她們的丈夫家裡。和我們一道住的還有二十幾個堂兄弟姐妹，堂兄們均已結婚，與他們的家人僕役住在他們自己的院子裡。親嫂嫂和堂嫂嫂們都有隨身女僕侍候梳頭穿衣，打理一切。

我家的廚房，有一個總廚師，十五個助手，各院的飯菜全由他們做，只是各在各的院裡吃。各院的僕役，我們待他們很好，有指定的住處，和不錯的食用。花園是有專門的花匠負責，他也有好些幫手。裁縫師傅有一個獨院，也有許多幫手，全家上下的衣服是由他們做。另外有馬夫、轎夫，夜裡還有兩個更夫打更巡夜，又出錢雇了兩個小偷頭兒，專門負責不許別的小偷入屋，他們常在夜間，躍登屋面，吹起口哨，警告其他小偷不得近屋，有時把我們嚇得不得了。這些人由幾個總管負責管理，他們也有許多幫手，和一個房，經管銀錢支付。母親主管一切——兒子、女兒、兒媳、侄媳、孫子和所有男女僕役。總管有事，必須向她報告，她的命令也由總管傳達。她督理一切，按著規矩，使這麼大的一個家庭有條有理。她的治家秘訣是：她嚴格的使全家上下大小，謹守禮節，彼此尊敬，服從長上，但是各家自己內部的事，則由各家主負責自由處理。

每日早晨吃過早點之後，做兒子、女兒、兒媳和表兄弟姐妹的，都要到我的父母房間來請安，喊「父親！·母親！·」若是沒有甚麼吩咐，他們可以各自回房。

父親身材瘦長，威嚴而持重，每天晚上坐著綠呢大轎回來，當他沒有下轎的時候，僕役穿著號衣，在大門的兩旁，整齊的站著，舉起燈籠，下轎後有隨身的跟班接著送入內院，喊著說：「大人回來了！」這是一個信號，使我們做子女的聽到聲音，立刻在廳裡按序排立，向他請安，他也點頭答禮。小玉——父親的姨太太這時走上前去，替父親脫下繡花官服，另外將家常的袍子給父親穿上。除了這類刻板的

場合，或者有事外，我們做子女的很少見到他。

第三章 黃金時代

中國的新年，是兒童們一年之中最快樂的時候，可也很受罪，因為我們總是要提心吊膽，唯恐在這時候有失禮貌。我相信如果能處處守住這些大大小小數不盡的禮儀，一年之內，必交好運，只要略有錯誤，便會全年倒楣。在新年前最少一個月，僕役們就開始在廳頭廳尾打掃房屋，又要預備大量的伙食。中國有句俗語說：「不分貧富，大家都要灑掃迎新年。」

在新年前七天，有些大人要集合到廚房裡送灶神。灶神的像經年貼在廚房的牆上，據說它可以把全家人一切的行為全看在眼裡，他們祭灶時便向這像磕頭、燒香、供糖果，拜完了，就將那像取下來焚毀。我們相信灶神吃了我們的糖果，甜了嘴之後，希望它回到天上僅說關於我們好的事。

年三十的晚上一—即除夕之夜——就是一年最後的一夜，一切得準備妥當，債務也得還清。大家在大門貼上紅紙的春聯。當晚人人都要沐浴，換上新衣，那個時候男人還蓄有辮子，他們帶上黑瓜皮帽，穿上緞面皮袍；女人和孩童穿上皮短襖，或絲綿襖，並穿紅繡花裙和繡花鞋，婦女們頭上帶起絨或緞的額包，使額部及耳朵保持溫暖，額包上裝飾著珍珠寶石，以增美觀；我們這些小孩子戴著流蘇（有繡縵的帽子），頸上圍著金鏈，鏈上掛著一把金鎖；每一個人帶一個小銅手爐，裡面放著炭灰，灰中藏著燃燒著的炭火，是烘手腳以禦寒的，因為那時中國還沒有現代的壁爐或水汀及電爐的裝置。

當父親和母親將賞賜給我們的壓歲錢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枕頭底下，以示明年好運來到，以後我們大家都到祖宗堂拜我們的祖先。祖宗堂裡的牆上掛著祖先的畫像，每個像前，擺著飯碗、酒杯和湯匙各一個，還有一副筷子，是給他們用的；又有一個長條桌，桌上放著熱氣騰騰的菜，有全豬、全鴨、全雞、全魚等等，是供給他們吃的。我們照著輩份大小長幼的次序，跪著磕頭，磕完了頭，再由僕役們將貯滿了錢紙的黃紙袋，每個祖先一袋，送給父親，由父親一袋一袋的點著了放在一個大銅缸裡燒，再在灰火上澆一大杯酒，表示向祖先辭年，儀式完了之後，全家都到大廳一同吃年夜飯。在除夕夜，我們很少去睡的，大家在家裡玩玩，直到第二天，這叫做守歲。在年初一——新年的早晨，把門都大開，僕役們將預備的爆竹放起來，爆竹放完，我們就要向父親母親磕頭拜年，又要向親戚長輩哥哥嫂嫂們拜年。此後一直到正月十八日；除了每天必要拜祖先外，我們喜歡做甚麼玩甚麼，可以完全自由。

每年初我們都叫算命先生來推算我們這一年的運氣，算命先生大都是瞎子，因為中國人說瞎子看不見這個世界，一定能看見人所不能見的世界。算命先生通常是由一個小童領路，他帶著一個小銅鑼，邊打邊走。他根據那人的「八字」，就是那人出生的「年」「月」「日」「時辰」，推算那人的命運。中國人計算時辰，以六十年為一大周（一個甲子），十二年為一小周，每年屬一個獸名。我是屬虎年二月十二日晚間十時出世的，因為我是虎年晚間出世，虎出外獵食總是在夜間，所以算命先生說我是個很勤力而不致缺衣少食的人，但是女孩子若出世在二月十二日——中國花朝節的日子，她將來不是極好便是極壞的女人，男人大都不願娶這種生日的女子。男子在做家庭中心的中國，一個女人如果「八字」兇惡，即令是天仙美女，誰也不願娶她做妻子。

算命先生這樣批我的命，我的母親便無法為我定親。我小時，北京有個富戶，央媒來我家為她的

兒子題親事，說了許多和這家人結婚的好處，我的母親也從其他方面打聽這家的情形。後來經過幾個月的說來說去，我的母親同意將我的和那男孩子的命運去推算，是否相合，於是就把我的「八字」寫在一張紅帖上交給媒人，媒人拿這張紅帖到男家，他們就叫個算命先生；推算我和那男孩子的「八字」是不是相合，能否成為美滿的婚姻，因為他們決不定我將來會不會成為賢慧的媳婦。假如他們認為我是個吉祥的女子的話，第二步便是將男女兩人的「八字」放在祖先堂的銅香爐底下，供在祖先桌前三天，在這時間內，若是這家沒有發生任何不幸的事，就是沒有甚麼東西打破，或是一個飯碗破了，或是一隻筷子斷了，他們想這個女子決不會破他們家的運氣，這樣就能很順利定成姻緣。當雙方同意訂婚後，就將男女雙方的「八字」都寫在金紅大喜帖裡，有了這個喜帖，等於取到結婚的許可證。

這種荒謬愚昧迷信的方法，說明紙系夫婦間幸福的紅線是何等的脆弱，如盲目般的人們，而對這未知的將來，要暗中摸索，以求逃避人生前途的悲劇，又是同等的渺無把握！事實上，我們中國也有一句俗語是說：「新娘坐了花花轎，就是拾到倒楣票。」但是像這種不幸，正可顯明慈愛的天父，隨時隨地看顧屬她的兒女，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他甚至用了一個瞎子算命先生的預言，使我來得到他的福氣。

在農曆九月，菊花盛開的時候，花匠把它們移種在千百個花盆裡，並依幾何學的設計，分置在花園行人路的兩旁，或放在五彩玻璃廳裡，父親母親哥哥弟弟嫂嫂表兄弟姐妹妹妹和侄子們，大家為著這盛會都裝扮起來，一同慶祝菊花節。沒有一個人不感覺到這花的美麗，它有許多的顏色，許多種的樣式，真是形形色色，美不勝收，使人看了心曠神怡。當我們在遊覽欣賞的時候，僕役們就把椅子和雕刻的茶几在這花盆中間擺好了，並擺上廚師所預備的蒸蟹，及吃蟹應用的酌料，如醬油、鎮江醋、薑絲和酒等等，每個坐位面前又有一塊板，還有一個小釘錘，一根剔簽和一個釣子為吃螃蟹鮮美之肉用的，於是我們每個人就坐在我們自己的茶几前慢慢的吃蒸蟹。廚師這時正忙著煮一大鍋湯，湯裡面有魚、有雞、有香菇、有青菜、有蒜、有姜、水茺菜和其他的美味，最後將一碗清潔新鮮的菊花瓣放在湯裡，這就是菊花鍋，我們大家都要為這個湯飲一杯酒。

我們吃完之後，大家安靜的坐下來，每個人要做一首短詩應景，順著長幼的次序將各人所做的詩讀出來，由父親擔任裁判，主持賞罰。我的七哥和六姐所做的詩大都是最好的，只有我從來沒有得到光榮的誇獎。這樣的方式，我們乃是遵照中國古時詩人的傳統辦法做的。

自然，一年之中，尚其他的節期，但是我們不是在花園遊玩，就是同教師們讀書，因為父親要我們女孩子也受教育。我家的荷花池相當大，夠搖小舟之用，我們常叫僕役撐著我們坐的小舟在池裡游來遊去，我們可以采荷花、吃蓮子。我的哥哥弟弟騎著馬在果樹園裡賽跑，我們這般女孩子常隱在菩薩廟裡看他們。我們喜歡西方的文化室，那裡有些從未見過裝置有腳輪的皮椅子，我們想把它在屋裡推來推去是非常好玩，可是我們從來沒有想到可以坐在它上面，因為我未曾想到它們是椅子。

我們住在這樣大的地方，它又美麗又華貴，我享受的東西都是很貴重的，但是我們的父母很少准許我們到外邊去。我們好像是關在皇宮裡的囚犯，我們常常夢想外面的世界，進入女子學校，那裡有外國女教員，我讀英文彈鋼琴，是多麼的好，然而那不過是我幻想罷了。

不過，一年之中有一天，當那些門為我們開了，我們敏銳的眼睛會陶醉在這外面的世界和那不可思議的景色和聲音裡。

在南京城南，那裡有一遊玩的地方，因為它緊靠著夫子廟，如是大家就叫那地方做夫子廟，我們每年暑期總去玩一次，未去前的幾夜，我們很難好好的睡。到那一天的早晨，我穿上我的絲質夏裝，戴著珠寶，坐上轎子，放下絲轎簾，到那著名的秦淮河旁邊夫子廟的地方下轎，那裡父親已先打發人預備了兩隻大花舫，我們都進入花舫裡，就在河的寬處撐來撐去的遊玩。廚師們和僕役們帶著飲食坐在後面的小船裡緊緊跟著，因為這是大宴樂的一天。先上些開胃口的食物，茶、小肉圓湯、蒸餅、春捲、火腿和胡桃餅、棗子和桃仁做的點心等。到了中午，開正式的筵席，先上八個冷盤，如火腿片、鴨片、薰魚、鹹蛋等，接著就是六個熱炒，一盤一盤的上，如青豆炒蝦仁、筍尖炒肉絲、栗子炒珍肝，再接著就是八個大的菜，如燕窩湯、紅澆魚翅、八寶飯，最後烤鴨帶薄餅、燉全雞、清蒸大邊魚、紅澆元蹄。自然，我們僅能每樣吃一點，後來幾個菜，很少下筷。

筵席吃了約兩個鐘頭，當我們吃的時候，有許多歌女，為我們邊歌邊舞，變戲法的表演他們的技巧，再有傀儡戲表演。在這下午，我們又坐一隻小舟，順河而下，到了一個大桃園，我們在那裡可以隨意摘桃子。近年來那一帶有了西餐館，晚上我們到那裡去吃西菜，功能表上常有牛肉湯、肉三文治、肉灌腸、布丁、可哥茶、麵包、牛油和果醬，這對於我們是十分的奇怪，我們不敢用刀叉，怕割了嘴，所以我們吃西餐總是用大湯匙，我們也進入餐館裡面的洋貨店，那裡我們可以買到皮面小簿子，小瓶的香水和糖果。

當我的母親四十歲的那一年，我們的家有雙重喜慶，一是祝母親的壽辰，一是三哥結婚之喜。三哥的新娘子是中國清朝派到美國的大名鼎鼎的欽差大臣（大使）李鴻章的孫女，我們請了一班著名的男女紅伶，在家裡一連演了三天戲。結婚前三天，李家派了許多僕役送嫁裝來，有椅子、桌子、凳子，各種桶和盆、搖床、茶盆，各種大小皮箱，各種雕花櫃子，一卷一卷絲綢，一卷一卷緞子，各式帳子，四季大小絲質被褥，絲絨地毯，珍珠首飾，江西瓷器，廚房用具，各種銀器，所有新娘的一切衣著，新房內一切陳設和飲食用具，不知多少，送嫁裝的僕役挑著這些東西，延長數裡，每個送嫁裝進我們的大門時，兩邊有八位點收禮物的文書，一邊收禮物，一邊對禮物清單，這嫁妝收進來就送到新郎新娘的院子裡，我們需要賞一大筆錢，給這些送嫁妝的僕役。

結婚的那天，我家所有的門都打開，從銅環前門直到最後的院門，所有的屏風和簾子都移開，使由前到後可以一目了然。用大紅和綠色的緞子結成花彩，掛在竹拱門上。大門旁邊站著兩排身材高大的男僕，都穿上一律的長袍，胸膛交結著大紅和綠色的飾帶，進來就是我的哥哥弟弟同表兄弟等站成兩排，歡迎一切進來的男賓，再進來就是我們姐姐妹妹等也站在那裡歡迎女賓。

當男賓來到大門口下轎的時候，我們的男僕中的一個就迎上去，接那男賓的大紅名帖，就把帖用一隻手高舉過頭，領客人到男賓禮堂，道完喜後，再送他到後院的戲院裡坐在來賓席上。女賓到的時候，她的轎子一直進到女賓禮堂外才下轎，道完喜後，也由女僕送到戲院樓上的女賓席坐下，女賓看戲要透過竹簾。

到了黃昏時候，所有的紅燈籠點著之後，我們聽到喇叭的聲音，曉得是大花喜轎到了，但是奇怪的，那時的大門忽然關了，並且下了門，沒有一個人在那裡迎接新娘。這個小手法，或許是教訓新娘在她的新家庭裡要能忍耐一切。當花轎到了大門外，轎夫將轎子停下來，新娘的親戚要拿出一大筆錢賞給我們的僕人，然後才開大門讓新娘進門。當大門開了，花轎一直抬到前廳，新郎就站在那裡迎接

新娘，同時響聲震耳的炮竹放個不停，有兩個喜娘過去將花轎的簾子掀開，扶著新娘下轎。新娘穿著大紅繡花禮服，滿頭戴看珠寶，又蓋上一條大紅巾，這時新郎新娘一同叩拜天地，再彼此對拜，然後新郎陪著新娘到新房，並掀去新娘頭上蓋的大紅巾。

接著，新郎再陪著新娘到大廳，全家的人都站在那裡迎接他們，並帶他們一同到祖宗堂，每個人都要向祖宗叩拜，後來新郎新娘要向父親叩拜，再向兄弟姐妹依序互拜，新郎新娘重回到新房，一同坐在新床邊，放下繡花帳於，彼此飲交杯酒，這才算禮成。於是大開筵席，歡宴所有的賓客，來賓也開始鬧新娘。

父親母親及尊長們，都要拿很貴重的禮物送給新娘，新娘也要拿出禮物分送給家裡的人，又要拿錢賞給所有的婢僕。這種婚禮的浪費，使許多的家庭終身負債。

第四章 義和團之亂

我們在南京王寵街之家的房子，是清廷在北京的夏宮——頤和園的縮影。我們是中國人，然而我們不曾知道那時已是滿州人統治的末期近了。他們自一六四四年起統治了中國，命令我們漢人的男人要留髮辮，當著征服的表記，於是他們在建立了強大帝國之後，隨著這不變更的專制程式，榨取我們的民脂民膏，以供他們窮奢極侈之享受。這時的統治者，是個非常出眾而奸猾的老寡婦——慈禧太后當朝，她坐在北京城內金龍寶座上，是用不正當的手段取得政權的，一切堅持舊的制度，宮廷之中，驕奢淫佚，而一般老百姓都在苦難之中，因著這個緣故，開始激起了百姓的憤怒，想推翻滿州人的統治，這些做官的漢人滿人，都盲目無所知，而一切自是自足，更不知西方世界的情形，所以他們拒絕一切與西方國家建立經濟和外交關係的努力。

英、法、美等國極盼與中國通商，以開展經濟資源，不幸因著英國來中國強賣鴉片煙，這時兩廣總督——林則徐先生抵制他們，並將當時英國運來的全部鴉片煙，盡付之一炬，英國以武力相要脅，於是中英開戰，就是所謂「鴉片戰爭」。英國戰勝後，要求割讓土地，開闢通商口岸，及治外法權做賠償。結果進步的西方國家在外交、軍事和經濟上都勝了東方國家的反抗，而降低中國在政治上的力量，使全國的百姓漸漸淪於更痛苦中。雖然慈禧太后應負這個失敗大部份的責任，而百姓們卻怨恨一切的外國人，暴動屢起，想以武力趕走他們，不僅是滿州人，也包括了一切的西方人。

光緒是清朝一位年青的皇帝，他是一位領悟自由主義的人，有心為國家謀真正的福利，他的那些智慧謀臣，幫助他準備國家改革大計，慈禧太后反對這個，所以他們計畫廢了她的地位。不幸其中的一個共謀者，甘心做做叛徒，到慈禧太后那裡，當時她正坐在戲院裡看戲，就將光緒的計畫，詳細的向她告密。她聽了這一切，毫不動聲色，下令把光緒監禁起來。所以去改革政府的最後努力在醞釀中即遭破壞了，光緒終身被監禁，而慈禧大後得意一時。

從此全國的百姓們更加仇視外國人，開荒的外國傳道人在那些年日也更加受到了迫害。中國的百姓很早就組織了一種互相說明互相保衛的幫會，對付不公平或仇恨的事。青幫普遍通用溫和的辦法，紅幫卻是用武力。紅幫在華北一帶有較大的勢力，而青幫的勢力在華南。紅幫、大刀會和義和團都是相做的組織，這些團體成了老百姓發洩怨恨的手段之機構，藉著團體的力量，以打擊壓迫者，不管是

對本地人，滿州人或西方人。

我的父親是位仁慈的人，又憐愛那些貧窮人。每到月終，我們總是見到一群一群的窮寡婦拿著領物簿，來領她們每月的救濟金。在酷熱的夏天，他吩咐僕役放兩大缸的新鮮茶水在我們家前則門，施給那些疲勞的過路人喝。他又預備一些救急的藥，送給那出門害病的人。在風天雪夜的時候，總是打發許多僕役到全城各處探望那些貧窮人，並送給他們米票及寒衣票。當一個窮人病了，沒有錢看醫生，或是死了人，沒有錢買棺材，我的父親母親總是鼓勵我們，將我們的儲蓄或是壓歲錢拿出來幫助他們，救濟他們。

我的父親又是位慷慨正直的官長。不論怎樣他絕對嚴厲禁止母親接受任何賄賂。當他需要判決犯人的罪時，不論是判那人的死刑或是釋放他，他總是全夜走來走去，詳細研究案清。他對外國人也盡了朋友之誼，有時冒著性命的危險去救他們。後來他因聽了外國朋友的話，將他的財產放在錯誤的投資上，遭受了很大的損失。

李曼查理先生，一八七四年來到南京，是第一個在南京買地建立更正教工作的傳教士。他穿著中國式的衣裳，頭髮也結成辮子，但是自從中國人捉人總是靠抓到他的辮子，李曼先生就把辮子剪下連在他的帽子上。他帶著他的錢，一錠一錠的銀子，縫在背心的襯裡，穿在長袍的裡面，當他需要錢的時候，就拿一把小刀，把背心割開，取出一錠銀子，秤一秤多少重，才去買他所需要的東西。在換季的時候，他將舊衣拿去當了，再去買新的。他在南京租不到地方，因為老百姓怕外國人，不敢租房子給他們，他只好找到了一屋簷，他就在那裡睡，吃的跟普通中國人吃得一樣，白天他坐在茶館裡和那些上茶館的人談天說地，討論他們各種的事情。每天三次他到街上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這時南京的老百姓對外國人不大熟悉，他們以為李曼先生是來自海邊的中國人。

李曼先生娶了克拉琪蘭西女士，她也是華南長老會的女傳教士。他們到南京，在那裡推行一個開荒的工作，計畫賣塊地，建築一座禮拜堂和一幢住的房子，當地的知事（縣長）不願意賣或租地皮給外國人，所以在那時候，李曼先生和他的夫人同小女兒瑪利小姐，在城外秦淮河裡的一個小船上住了幾個月。

後來他們買到一塊地，那是從前的戰場，中國人當那地是一塊凶地——不吉之地，因為他們想那是鬼出入聚集的地方。知事賣地時對他們說：「你們若是若是要這塊地，你們可以買去和鬼住在一起。」在那塊地上，他們建了兩幢房子，一座禮拜堂和一間學校。漸漸外國傳道人來得多了，又建了第三幢房子。這就是南京四根杆子的長老會最初的情形。

李曼先生的夫人曾在廣州一間著名的學校——真光中學當教員，這間學校就是她的好朋友勞雅絲女士所創辦的。她曾研究將來可能的話，希望在南京創辦一間真實的基督教女子學校。男孩子在中國常可得到教育，但是女孩子很少很少有讀書的機會。當她登招女生的廣告時，在南京沒有女子或者她們的父母能看到女子讀書的價值，所以她們對於進學校是毫無興趣。一直三個月之久，沒有一個女孩子膽敢進入校院。有一天有一個小女孩子進來，李曼夫人讓她先在院裡四圍玩了幾天，使她能夠對於一切東西和環境都習慣些，才建議她開始讀書，但這女孩立刻拒絕說：「我是僅僅進來吃吃玩玩，我不要讀書。」她說完話就走了。

第二個學生是學校門房的女兒，她必需付錢讀書嗎？在那時候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到李曼先生的女

兒——瑪利小姐和萊西小姐的時代，這間學校已有了一千六百多名註冊的學生，也沒有人能見到南京後來會有許多女子學校。近年來我常常看到這間學校的學生，紀念她們母校的創辦。將早期學校的情形演成戲劇，那對她們是千真萬確的，但是同時從她們做戲的立場來看，也是非常的有興趣。

在早年的時期，很多暴徒反對外國人，老百姓又怕又恨外國人，喊他們叫「洋鬼子」，並散播許多有關他們的謠言。有一天他們抓住李曼先生，用繩子將他綁起來，要把他丟到河裡，他的朋友們跑去告訴李曼夫人，她背著萊西，牽著瑪利，趕到了那裡恰好救了李曼先生。一群大刀會的人帶引另外一個暴徒，決定在一夜裡，殺盡南京城內的外國人，當他們正向李曼先生的家進發時，他們的大刀嘎嘎聲，遇上了一場狂風暴雨，這樣他們在中途耽延了，就有李曼先生的朋友——中國基督徒給李曼先生報信，於是他們急急的坐了轎子由後門逃跑，當時這些暴徒正從前門擁進來。

這個時候，那又狡猾又陰險的慈禧太后，看到局勢對她不利，希望從反叛人中救她自己，就煽動義和團，把惹起中國紛亂的緣故，都推在外國人的身上，並且激動他們掀起全國排外及反基督教的大屠殺，那時許多在中國的外國人被殺害。千千萬萬義和團的人虐待並且謀殺外國人和中國的基督徒，我的四叔——保定府的知府，也在那城正當可怕大屠殺的時候死了，那裡一天之內曾經殺死了四十六個傳道人。許多年之後，我曾站在他們被殺的地方，我也親眼見到他們的墳墓。一位著名的美國傳道人，手裡拿著一封信讀給眾人聽，那封信是那四十六個被殺中的一個女教士臨死之前，寫給她在美國的兒子，她把他們的痛苦和危險告訴他，然而催促他準備來中國當傳道人，他們死了之後，可以繼續他們的工作。「現在呢！」傳道人說，「這個少年人——那位女教士的兒子，已在赴中國的途中了。」那就是基督的靈，當她被人掛在十字架上時，她仍為她的仇敵禱告。

我的父親這時是代理總督，駐節在南京，他奉到慈禧太后的命令，叫他殺盡在管轄之內的外國人，當時總督不在南京，他知道總督也反對這個命令，他決定抗命，他將「殺盡所有的外國人」改為「保護所有的外國人」。這是非常危險的步驟，若是他擅改命令的事被發覺了，他和他的全家上下都要被殺戮。於是他回家對母親說：「我決定不殺這些無辜的人，然而我們可能因違抗慈禧太后的命令而全家被殺，你必需帶著全家老少，快快逃到鄉間躲避。」全家的人聽到這話，一齊哭了。直到母親說：「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一個人如何能照顧這麼大的一家人呢？」後來我們並沒有逃避，而所有的外國人和基督徒在我們的區域裡都沒有受害，我們全家的人也平安，因為慈禧太后從沒有知道我父親抗命的事，而八國聯軍已在這時攻佔了北京城，終於她自己被迫出奔了。

第五章 金錢萬惡

在一個思想簡單的人看來，以為我家富有，必定很快樂，誰知外表平靜的生活，骨子裡卻充滿了悲痛。經驗使我們知道生活的虛空和金錢的萬惡。我的父親自小刻苦，又經過科舉的考試，後來成就事業，都是他個人努力的結果，我們所用的錢，也都是他由心血的儲蓄和正當的投資中得來的，從未由賄賂中得到不正當的錢。

我們這班子女，都是生長在這富貴的搖籃中，甚麼事也不知道做，只是享受他的財富。在那裡面我們沒有受著勞苦的工作刺激，我們沒有找到甚麼快樂和力量，不過使我們養成了驕傲、浪費和懶惰

的性情。特別是我的幾個哥哥，拿了父親的錢花在吃喝嫖賭和放蕩的生活上。我的姊妹們——那些出嫁的，都是嫁給有錢財有地位的人家，她們常常帶著眼淚回家，控訴婆婆的虐待，和姑嫂的刁難。家裡許多人都吸食鴉片煙，我們的房間冒著帶芬香之氣的煙味。有一次當我胃痛得很利害的時候，我的姐姐將煙盤搬到我的房間，勸我吸煙，雖然我平時總是拒絕，但那時我也吸了一次，這樣，痛就立刻停止了，反而後來感覺我若是再吸，那是非常的危險，所以我決定不再吸了。許多吸鴉片煙的人，起初染著這習慣，是為著止痛才吃的，可是他們一上了癮，就無力戒除了。

我的三哥在這家裡是最壞的一個浪子，他愛穿美麗的衣裳，騎駿馬，若僕役或馬夫觸怒了他，不是將他開除，就是派人把他帶交給知事，當眾打他，直到我的父親下令停止。他不敢邀他的朋友來家，常常在夜間溜出去。有時父親派人看守他的房門，不准他出去，他卻從窗門爬出去，次日早晨，看守他的人打開房門，帳子是放下的，床前也放了一雙鞋，但把他帳子掀開，裡面並沒有人。

自從父親不再給他錢，他卻常用手段騙錢。一次他到一間和母親常常購買首飾的銀樓，告訴他們，母親叫他來買三對金手鐲，貨款記他母親的賬。這間銀樓的店東知道他的名譽不好，就疑心這又是他的欺騙手段，於是他派一個店員跟他回家取款，到了門口的時候，三哥很溫和的叫這店員等在門口，讓他去向他的母親拿錢，這店員等了半天，從不見三哥出來，後來這店員告訴門房，請他去稟告我的母親，為甚麼叫他等了這麼久！母親聽了這消息，派人去找三哥，不用說他已拿了那三對金鐲子，由後門溜出去，把它們當了，錢也已經花光了。當父親聽到了這回事，他極其震怒！就拿起一把大刀，跑到三哥的房間，捉到他，抓住他的辮子，用殺來恐嚇他。母親聽到這個聲音，一邊叫一邊追到三哥的房裡，她抓住父親的辮子，僕役們聽到這吵鬧的聲音，也跟著來，才將他們拉開。

我有一個出嫁了的姐姐——她的公公（丈夫的父親）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官，他家的住屋富麗像一所皇宮。這個官是極其放蕩的人，他的財產都是受賄賂積起來的。他有十二個美麗的妾侍，每一個妾侍，給她一座非常美麗精緻的房子，不管夜如何晚，這些妾侍的房門是不許關的，也不許去睡覺，要等到他的燈籠掛在那一個的房門上，這表示那晚他要住在那地方了，其餘的才能去睡覺。他的兒子——我的姐夫，比我那流氓的三哥更壞。

在一九一一年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們被逼從南京逃出，三哥帶著三嫂的一隻手提箱到上海，箱子裡全是金子和珠寶，請那個流氓的姐夫借一部汽車給他，那麼他可以帶著那隻手提箱到銀樓把金子換錢，這個請求他欣然地答應了，三哥如是乘著他的車出去辦事，當車子開到一個空曠的地方，車夫忽然的把車子開慢了，就有一個帶著面具的強盜，從一幅牆的後面突然出來，衝開車門，抓住那只箱子，急忙逃跑，三哥叫車夫幫忙，急急從車裡跳出來追趕，大聲喊「有強盜！有強盜！」但是那車夫是收了錢去幫助那強盜，並沒有將車開快些趕上去。三哥直追到精疲力盡，街上一大群人跟他跑幫著追趕，可是強盜已不見了。過了一會兒，來了一個員警，他詢問我的三哥，當時這一大群人圍著聽他們講，但是沒有一個人曾看見那強盜，或是知道他逃到那裡去了。後來有兩個小孩子走上前來說，他們曾看見一個人，在他們的衢口的門口之前，坐在一隻手提箱子上，這才捉到了這個強盜，我們從這車夫的態度，就知道那是這流氓姐夫，他策劃這陰謀，為要強奪這隻手提箱的金子和珠寶。

那僅僅是許許多多這類事實中，我所能講的兩件事。他們的行為，很足以表明在這樣的大家庭裡，若是沒有基督，罪惡滋生，是難以想像的啊！

至於我素來膽小，一向受著過份的驕養，一看見生人，就躲在奶媽後面，任何人對我說話，總是將奶媽的衣襟遮著我的臉。每一個生長在這樣大的家庭裡，常常處處聽到這罪惡的事情，並且被捲入在無數的陰謀和詭詐蘊藏在這個社會裡。我所看見的和所聽到的都使我懼怕，當我能分別善惡的時候，知道自己已長大了，我就想到我成人以後，對這一切虛空的生活，實在感到不寒而慄！我們家裡的人常請和尚在家裡或在廟裡為我們念經做法事。我們有一個年紀老的佛教講師，也教我在他的菩薩前燒香，讀佛教的經典，誦念佛經。我經常吃齋，許願不吃肉，甚至雞蛋也不吃，一個月有二十五天是這樣，這種宗教是逃避生活的實際，是出家的，是離開社會的，不過增進我的厭世觀念。我們鄰近有閩尼姑庵，我曾申請進去修行，但是主，他已為我的生命打算，雖然我不知道，她卻憐憫了我，保守我沒有走這一步。

我們的家有了一個改變。困難嚴重的臨到我們，接著財產一再遭受損失！我的父親母親素來極其恩愛，家中一切問題總是要經過商量之後才做。自然，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怎樣供應這樣一大家的人。母親的意思是要投資我們的錢，去購買南京城外揚子江畔的土地。她說：「那裡的土地現在很便宜，若是揚子江的沿岸商業發達，地價很快就一定飛漲，你沒有見到英國的輪船已經在沿江通商了麼？南京不久就要成為一個大的通商口岸。」

「我們怎能確定是那樣呢？」父親回答說：「江岸盡是污泥，現在不過是漁人的村落，已往的船是僅僅在岸邊拋錨停泊，所以相信英國不可能再發展多的商務，我們不敢拿我們的前途作賭注。有幾位歐洲人，曾周遊全中國，他們來見我，並告訴我，在安徽省的南部，有好幾個大煤礦，煤礦藏量是很豐富，只是需要資本開採。我們中國百姓將全部的森林大都砍伐了，樹都砍下來當柴燒，若是我們能將煤賣給人代替柴燒，我們全家人的生活就有保障了。」討論的結果，乃是照了父親的決定。後來事實證明，父親估計錯了，母親是對的。父親買了三座煤礦山，組織採礦公司，可是他所委派負責公司的人，是一點不懂，只將錢用在不智慧的開支上，我們從來沒采到甚麼煤，倒是那些礦山仍然像從前一樣，我也知道後來沒有人開過那礦山，至於城外江岸的地價，事實已經證明是高漲了。

我們重要的收入損失了，其他不幸的事又接踵而來，正像約伯曾經非常的富有和滿足，但在一夜之間，他已變得極其貧窮、又是生了惡病。我父親的投資也是一個接著一個失敗。先接到電報，說是我們一間大鋪子被火燒了，接著一個消息是另外一間店鋪完全虧損了，再是我們的一隻船沉了。若是我父親認識神，他必能學到約伯說：「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那時他雖然仍是撫台，但因為受了損失的刺激，得了很利害的病，我們想他這次會死，在危急的時候，中國的風俗，為著他的身後安葬，照著一切迷信都要先作個準備。

記得那時我正在留心僕役們清潔所有掛的玻璃燈籠，打開所有的門。大門外放著為他做的一個大紙轎子，紙做的轎夫和紙馬等等，又有許多紙箱子裡面裝滿了紙錢。全家的香爐裡都燒著香，帶著香味的煙，把滿屋的空氣都弄得鬱沉沉的。在花園裡木匠們正在用檀香木做一個大的棺材，大客廳堆了許多彩色的綢被單，是子女們孝敬他的。我的姐姐們忙著用大珍珠釘在他的帽子和繡花的壽袍上，這樣的事奉，乃是用著當光照引他在另一個世界的道路上。又給我們這一班孩子，每人一把香，告訴我們應該在甚麼時候點香，甚麼時候跪下來哭別，在他彌留的時候，所有的門必須打開，好讓死人的魂能夠出去，點起燈籠，燒燃紙紮品，我們也要點著我們的香，跪下來哭別。這樣的準備，表示我的父

親隨時有死的可能。

忽然母親叫五哥同我，對我倆說：「你兩個人到城隍廟去，向城隍菩薩許願，求菩薩將你們各人的壽數減一歲，加給你們的父親。」

這個廟裡菩薩的面孔非常可怕，對於一個少女，那實在是個可怕的地方，我記得我跪下拜那些菩薩時，我駭得全身戰兢發抖！同時小和尚撞鐘打鼓，大和尚穿上黃色的袈裟，大聲喊著我們許願人的名字，和我們所許的願。我回家之後，決定要做點事救我父親的命。中國的書裡常常有做子女的如何犧牲了自己救父母，以表示他孝順父母的心。我也曾讀到一個孩子如何勇敢地救他父親的命，於是決定學他的樣子，但是要使它有效力，我就許願在一百天以內，不將我所做的告訴人。

在那時候，我一點衛生的知識都沒有，當我回到我的房裡，拿出一把有鏽的剪刀，咬緊著我的牙齒，在我的手膀上剪下一塊肉來，就抓一把香爐的香灰，敷在手膀的傷口上，使它停止流血，再拿了一塊不清潔的手帕包上，然後放下袖子蓋著。很幸運的，我沒有剪斷我的脈管，以致流血而死。我將割下來的手膀肉，放在瓦罐裡，拿到廚房去，廚師要代我煮，我僅搖搖我的頭，我就加些水在罐裡，慢慢的燉成湯，於是把湯送到父親的床前，請他喝湯，當我扶起他的頭，他的頭又向後正倒在我割肉的手膀之傷口上，使我幾乎痛昏了。他喝了這湯之後，病的確好了，不是因為這湯，卻是因為這位慈悲的主，我那時不認識的一位元，卻看見我的孝心，聽了我說不出口的禱告，就醫治了他。

我的傷口慢慢好了，我所受的痛苦是非常的大，然而我始終保持我的手膀蓋著，所以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曾割手膀肉療父的事。一百天後，我所許的願也完成了。後來父親和母親發現我所做的這回事，都深深地因我對他們的愛受了感動。

第六章 進入世界

我的內心滿了煩悶，沒有安息，也找不到平安。雖然我得到雙親的寵愛，但是那不能滿足我的心，我的父親看見我不快樂，所以他常在禮拜天帶我去戲院看京戲，可是不喜歡看戲。我時常打麻將，不論我常常怎樣的贏，我也不愉快，而這一切對我沒有甚麼迷惑。我喝我們中國的酒，酒雖曾給許多人解愁，但它卻不能驅除我的愁悶。我們兄弟姐妹在家裡組織了一個音樂隊，每逢暑天的傍晚，我們常常在花園裡乘涼的時候，奏起中國的樂器，可是音樂對我好像是：「鳴的鑼，響的鈸。」我自沉溺於佛教，一直的吃齋，然而這不過使我更加消極。我發現與傳道書裡的那位傳道人同感：「凡事都是虛空和煩惱。」一切世上的財富和榮華，反使我內心產生無限的煩惱和憂悶，這些僅僅增加我的痛苦，而不能驅除我的痛苦。

我看到唯一可解決我內心不平安的辦法，就是離開家，可是沒有膽量向我的父母說出，所以我將我的心意盡情地告訴了我的奶媽：「我想進一間外國教會的女子學校去讀英文和學鋼琴。」

「你不怕他們要你『吃基督教』嗎？」她問。

「我不吃他們的基督教，我要做個知識份子，而不願做個糊塗人。」我再三的這樣重複著說。於是她將我的意思告訴了我的一個哥哥，他又婉轉的告訴了我的父母。他們看見我鬱悶不快，就準備送我到上海一間最新的基督教女子學校。入學的註冊費也付了，行裝也整妥了，當我正預備動身時，父

親把我叫去：「我曾想到你一個人離開家這樣遠，獨自去到人地生疏的地方，怕你會生病，所以我決定不讓你去了！」我不敢同他爭辯，卻因此極其失望。無論如何，我沒有放棄我的希望，到了下一個學期，我又把進學校的問題提出來，如是三次我付過我的入學註冊費，整妥了行裝，到了臨時預備動身的時候，總是失望！·當時青年女子遠離家庭，到學校去是前未之聞的事，父母雖願意，也因人言可畏，不敢實行。

我仍然沒有放棄我的希望，後來向母親建議一個折衷的辦法，「讓我進南京的教會學校吧！你也可以就近知道我的一切了。」這使她同意了我的建議。在一個好的天氣，我穿上新衣，坐上我的轎子，穿城而過，一直到四根杆子李曼先生的家和明德女子中學的大門下轎，我走進了那大院子，裡面有三幢樸素的西式住宅，一間校舍，院內地上都是鋪的青草，四圍都是種的大樹，人行道的兩旁栽上花，看上去又整齊又清潔。進了李曼先生的家，客廳的地板上鋪的地毯，牆上粉得雪白，陽光由窗簾透進來，令我的心裡第一次感覺到平安。一會兒，一位身材高瘦的美國小姐——李曼先生的小姐——李曼瑪利女士出來，她穿著黑色鑲邊的灰衣裳，態度安祥聲音溫和，心中充滿了平安，這種裡面的光和沉靜的力量，正是我所尋找的。

「我想在貴校註冊入學，因為我要學英語和彈鋼琴。」我說。她看我穿得那樣時髦的衣服，和繡花的鞋子，看出我是個有錢人家的女子。她問說：「你貴姓名？令尊是那一位？府上住在那裡？」

「家父是蔡興華，我的名字叫蔡玲芳，我是住在磨石街。」

「蔡先生，就是蔡撫台嗎？」她驚奇的這樣問。我點點頭，她很嚴肅的望著我，使我怕起來了。她說：「我們很歡迎你來學英文和鋼琴，但是我們不能給你做住讀生務，因為我們的學校很窮，我們的學生大都是孤兒，學校的伙食非常粗糙，學生也都要做此事務，我怕你不能過這種生活，因你是養尊處優慣了的。」

「啊！我能，」我堅決的說。「我不在乎粗糙的伙食和窮人，我只要能學到英文和鋼琴。」

「那麼，你的母親會准許你進我們的學校嗎？」

「是的！自然是他准許我的。」我回答說。

「好！我們的學校有一個規定，凡是學生入校，學生的家長必須來學校，親自告訴我們，准許他們的子女進我們的學校讀書，你能請你的母親到這裡來一趟嗎？」她問。

「我可以試試看！」於是我一回到家就告訴母親，她起初有點生氣，為甚麼要這樣呢？要一位撫台夫人到這麼遠去看那些窮傳道人呢？經過我的央求，她終於答應了。

第二天，母親坐了她的緣呢轎子，我也坐了我的轎子跟著，並帶了一隊騎兵的衛隊。當我們到明德女子學校的大門時，在進門的地方，有個大大的騷動，因為撫台夫人駕到。我們進去的時候，這裡的女學生有個熱烈的鼓舞。我母親的態度非常慈祥，李曼女士也十分的殷勤，又客氣又有禮貌，後來我註冊了做個走讀生，李曼女士仍然堅持將來不能給我做住讀生，同那些貧窮的孤兒生活在一起。於是母親為我買了一輛人力車，雇了一個車夫，每天送我上學，接我回家。

我所讀的第一課英文，是一個說到「一隻鹿在溪旁」的故事，同時又學了一課琴。過些日子，李曼女士問我說：「你要不要加入我們的英文聖經班？」

「不！」我加重我的語氣回答。

「但是你若不曉得這部書，你就不能算是真受過教育了。」她這樣解釋。我沒有回答，然而在我的心裡想：「我若不讀聖經，就不能算是受了教育嗎？你想我們孔夫子的書是甚麼呢？難道我們中國的文豪學者不算是受過教育嗎？」無論怎樣，我不情願應允加入她們的聖經班，因我不要她們的基督教，若是另加一堂額外的英文課是歡迎的。每次在上課的時候，當李曼女主讀：「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在我心裡總是憤怒對自己說：「這一切是無意思的，甚麼關於『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不懂得她在說甚麼？」

到耶誕節的時候，我被請到禮拜堂參加聖誕禮拜，但我不懂得耶誕節是什麼意思，我好奇的注視那五顏六色的紙旗交叉著掛在禮拜堂裡，牆邊插著許多樹枝，那些崇拜的人，把粗的藍布袍罩在厚棉衣上。對於他——牧師的長篇道理我是無法領會的，偶然的我從這位牧師的話也瞭解一點。當我不知所措時，我就轉身問我旁邊的同學：「他們是在說甚麼？」我問我右邊的同學：「那是什麼意思？」我又問左邊的同學，因著她們曾受過在禮拜堂裡不說話的訓練，所以她們只搖搖頭。於是萊茜女士——瑪利女士的妹妹，來到我的後面，很輕很客氣的對我說：「我們現在在敬拜神。」

「在拜神嗎？」我這樣想，「我沒有看見誰在拜，也沒有看見一個菩薩，連像都沒有一張。」

散會後，我正坐上我的人力車，萊茜女士匆忙的趕到大門口，將一個紙包的包裹放在我的手裡，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了。我一點不懂甚麼是聖誕禮物，也不知道她給我的是甚麼東西。當我把那包裹打開一看，發現是一本中文聖經，是我所不屑讀的書，這是我的第一次過的耶誕節。

西方傳道人和藹可親的態度，深深地刻在我的內心。每天我在回家的途中，時常遇到對面來的一輛人力車，車上坐著一位身材高高頭髮捲曲的外國女於，她見到我總是滿臉笑容，向我點點頭，她那和藹可親的態度使我迷惑了，我們中國人是受著向人說話要有禮貌的教訓，但是從未想到對一個陌生人要面帶笑容。後來我查悉這位女士是傳教士，她的姓名是德愛倫小姐，是由城南工作回來。她那和藹得人的微笑，一直到今天依然是我的一個寶貝紀念，因為這確實證明神的愛，充滿在愛她之人的心裡。

我家的人看我自從進了學校，沒有甚麼不好，看到我終日坐車來來去去很辛苦，他們才決定送我到蘇州，進另外一間教會女子學校，讓我在那裡做住讀生。這間學校是間貴族化的女子學校，吃用和設備都比較完善得多。我家的門已經為我打開了，我也從我兒童時所住的高牆裡走出來，進到一個廣大的世界裡。

第七章 世界之光

一九一一年滿清政府破推翻，就建立了中華民國，西方的教育、現代的發明和基督教，都源源的介紹到中國。排斥外國人暴亂的事，是已經過去了。男人的辮子已被強迫剪去，纏腳和吸鴉片煙則為國法所禁。美國的美孚煤油公司；將煤油介紹給我們做點燈用，人力車採用日本式，遠比轎子快得多。現在南京的街道有幾條最少有二十尺寬，百姓可坐著車馬往來較長的路程到江邊。英美煙公司派了他們的售貨員，到各鄉各村各城去推銷他們的香煙。

那時比一切更騷擾中國農民的，就是建築了由上海到南京，長約六百華里的鐵路。挑夫、車夫、

驢童、船夫和農民，看這條鐵路是他們生活的一個威脅，就決定去破壞被視如鬼魔的發明，並散播謠言，說機車的神要人做祭牲。八哥那時是這條鐵路的一位主管官員，他提議我們乘新火車到蘇州去旅行。如是二嫂同我到了南京火車站，就有點恐懼，我走過好奇的和發怒的群眾當中，他們正在注視這「靠輪子跑的小房子」。當火車從車站開出不久，比暴雨更急的磚石丟過來打破了許多窗戶，車離開南京不遠，又突然停下來，因為有些農民睡在車軌上，他們決定用他們的性命來阻止這列「火車」前行。車上負責的人同鐵路的人員下車和他們講了許多的理由，很久才得開車。後來上海到南京的鐵路——滬寧鐵路，是全世界平均每英里載人最多的一條鐵路，這條鐵路是成功的！

蘇州的屋宇整齊，有山有水，有樹有林，又有寶塔，並有許多橋樑點綴其間。蘇州又以產美人及文人著名，所以俗語把它與杭州同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把它們當作天堂的一半。我進的教會女子學校，英文及鋼琴比以前深些，所以我對功課很用功，只是對基督教以及和它一切有關的，我總是拒於心門之外。每逢禮拜的時候，我用盡千方百計的想法逃避，不是推說頭痛，就是背痛，又把校醫給我的藥偷偷倒掉。但是這種推託，不能維持長久，因為老師們已經看出我的計畫，就告訴我必須參加禮拜及其他的聚會，這不過是增加了我內心的反抗，在我的心中，我曾決定不去「吃」她們的基督教，所以每次去禮拜堂聚會，我暗中帶著中國小說去看，就是跪的時候也是在看小說。我不喜歡聽講道，不獨非常的討厭它，而且公開的反對它。有位吳姓的同學，她的家庭同我差不多，也恨惡基督教，所以我倆常常在一起發出憤怒的聲音，也曾在文字上反對基督教一切的教訓，並且主張孔夫子和釋迦牟尼是我們的先祖，我們不要基督。

一次一位美國著名的佈道家，用英文在我們的禮拜堂裡講道，神籍著我喜歡英文一再的吸引我歸他。在那一個短短的時間，我放下我心門的門子靜靜的專心聽，為的是要聽英文演說。他講的題目是：「耶穌——是世界之光。」他曾用了一個比喻來解釋，那比喻打動了我的心。他說：「若是一塊木頭放在黑暗之處，所有毒蟲都願意躲藏在它底下。但是我們若把木頭翻開，讓光照一照，那些毒蟲就都跑了，因為它們愛黑暗，而恨惡光明。我們人類的心也是這樣：我們若沒有耶穌——這世界之光，在我們的心裡，我們的心原來也是黑暗的，有各種罪惡的思想充滿在裡面，當我們一接受他，她就進入我們的心裡，成了我們的光，一切的惡念，因為受了他的光照，立刻就都趕了出去。」

記得我從小是最怕蟲，所以這個比喻，使我的內心有個深刻的印象。一天我們在院子裡玩木棒球，我發現一塊很光滑的石頭在草上，我馬上想到那光的比喻，就用玩球的小棒撬起那塊石頭，當光照到那塊石頭底下，立刻看見了一條大蜥蜴，一條蜈蚣和許多小蟲，東奔西跑的逃走，因為有光照著它們，這時忽然有個聲音在我的心裡說：「你正像這塊石頭，外面光滑美麗，可是裡面卻充滿了罪惡！」

我現在看出我以前說我是遵守我們中國傳統的仁義道德，不過都是假道學，是外表的，在我的內心，我知道是充滿了罪惡，我實在也是一個罪人。因此，我馬上放下我的木棒，急忙回到我的寢室，想到李曼女士告訴我凡事應該禱告，並且怎樣禱告，我向四圍一望，看看沒有人，立刻跪在我的床前禱告說：「主啊，饒恕我的罪，並且使我明白你的旨意。」說完了急急的站起來，我的心不住的跳動，臉也漲紅了，結果我找到了平安，罪的重擔和悲觀與不信的噁心都離開了我。我找到基督了！從那時起，我就愛讀聖經，因為我從那裡找到了真正的安慰。

我將我如何找到平安，及如何得著基督的見證告訴吳同學，她立刻受了感動，過了一會兒，她也

接受耶穌做她的救主，如是我倆就有了甜蜜的交通，只是沒有告訴我們的家人、父母、兄弟、姊妹，那時我們雖然仍沒有加入教會，然而我們的生命改變了，昔日心中的不安寧已經消逝了，世界的一切對於我，成了主美麗的花園。從前我在家裡，父親經常為我們做女兒的，買些芬芳的茉莉花，編成美麗的樣式，給我們姊妹戴在頭髮上，我想那是愚昧的事，看它一點也不覺得美麗，同樣對於音樂和詩詞，也不過是這樣；現在我的心裡有個愛的源泉，無論是一雀一花一草、或彩雲、或星宿，它們唱詩讚美神——它們的創造主的時候，我的心也和他們一同唱詩讚美。

吳同學已經和一位青年訂了婚，他的妹妹，也是我們學校的一個學生，她寫信回家告訴他的哥哥說：「你的未婚妻已吃基督教了。」吳家不久也聽到這消息，雙方的家庭都非常震怒！有一天，吳同學在課室裡被叫出來，發現她的一個親戚在會客室裡等她。他一見到她就說：「你的父母派我來接你回家，趕快捆上你的行李，我們預備立刻動身，我已經雇好了船，在河邊等著我們。」

上了船，他拿出一把剪刀和一根繩子給她，說：「你吃基督教，羞辱了你的家族，我們曾經警告你，你為甚麼不聽呢？你的父母和全家都極其震怒，不再要你做他們的女兒，你若不答應放棄你的基督教，再回到我們的宗教，你現在可以揀選任何一個辦法，就是用這根繩子自己吊頸，或是用這把剪刀自殺，或是跳河了了你的一生吧！」

她帶著慘白的面孔回答說：「我不能捨棄耶穌，她為我的一切罪惡而死，並為我開了上天堂的路，我已屬於她，你可以奪我的性命，但是你不能損傷我的靈魂。」這位親戚因她的意志十分堅決而畏懼，就沒有逼她去自殺。她家的人對她加以怒罵及嚴厲的刑罰，終不能搖動了她，所以他們不得不放棄了這個企圖。多年以後，我仍常常見到她，知道她一直的堅信著基督，只是她的全家仍是反對基督教。

佛教的教訓，就是生存的子孫可以幫已死的父母在另一個世界裡；我的父親已經死了，我的三姐要送點東西給他。她定做了紙紮的房屋像我在南京的家一般大小，和一切的設備，甚至有僕役，衣履靴鞋等等。這種虛謬的迷信，就是燒燒這紙紮的房子，它去到冥界，使死了的人住在它裡面。她以為這樣做，表示盡了她的孝心；可是這對於和尚，它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來源；我現在看，這是再愚笨不過的舉動。

紙紮的房子極大，各部分開紮妥後，在做佛事的日子，搬到一個露天大空場裡把紙紮的房子拼起來。三姐曾發出許多請帖給親友，又雇了些和尚來為死人念經，因為我在蘇州是蔡家唯一未出嫁的女兒，叫我代表家族，陪著和尚。這時我僅是初做基督徒，仍以為這樣做是尊敬我的父親。雖然這樣，但是我的內心，自開始做佛事，和事後很久的時候，一直的覺著非常不平安。

當做佛事的那一天，我跟著大和尚，其他的和尚列成一大隊跟著我，巡視這紙屋，大和尚第一個走進一間紙屋裡，當他念了一大遍經，將那間紙屋獻給我已死的父親，我這時匍匐的跪在地上，其餘的和尚，環繞著我們，有的打鼓，有的敲鈸，有的燒香，同時他們嘴裡都在喃喃的念經。這樣一間一間的重複的做，整個佛事做了一天的時候。在末了他們圍著這紙屋成個大圈子，仍然喃喃念經，我才將那紙屋的紙鑰匙交給大和尚，他將它掛在紙屋的門上，然後點著火燒那座紙屋，當時我仍一直匍匐在地上，直到一切的餘燼最後變成黑灰，才算禮成。於是大開筵席，請親友坐席吃飯。

你可以想像我的內心，那時是多麼的矛盾，一方面我要順著風俗人情，盡我對父親的孝心，和三姐之情誼，可是在另一方面好像心裡極不安靜，並有聲音在我裡面責備我說：「你現在是個基督徒，已

經接受基督做了你的救主，就不能與佛教的和尚在一起，你怎能仍去拜菩薩呢？」這次屬靈失敗的陰翳，老是掛在我的心上，直到我明白了：「我若承認我的罪，耶穌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淨我一切的不義。」這次的經歷，也給我一個教訓，就是不再和一切屬世——屬魔鬼的妥協。

不久我受了洗禮，並且加入教會，然而我沒有勇氣告訴我的母親；將近學校的假期，我想在回家之前，最好先寫一封信告訴我的家人，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嫂嫂，請她將我信主耶穌的經過婉轉的告訴母親。很決的，就接到母親帶怒的一封信，叫我馬上回家。

記得我一到家，走進廳堂，母親正在和我的六哥閒談，她一看見我，突然放聲大哭，六哥滿面怒容，厲聲的說：「你羞辱了全家，我們意思是叫你去受教育——不是叫你去吃洋教！」他看到我手上拿著聖經和讚美詩，就搶了過去，把它們撕成碎片，丟在我的臉上！我驚奇我家的人，有這種野蠻的舉動！因為我家的人素來彼此客氣有禮貌。當時我一聲不響，安靜地仰望神。突然我看到一個異象，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頭戴荊棘的冠冕，手上釘著釘子，我曉得他的犧牲，是為了我的罪，用他戴著荊棘冠冕的頭，贖了我的頭，用她被釘的手，贖了我的手，因他為我曾受了這樣多的苦難，我又怎能不為他忍受一點點呢？所以對於他們的無禮和辱罵，我就一直默不出聲！

當時他們開始一齊討論，就聰明的決定，他們覺得沒有任何辦法能奪去我的信心，唯有留我在家裡，好像看管犯人一樣，他們用了許多方法來譏諷我。當我低頭謝飯時，就有人說：「你若是頭痛，最好離開桌子。」有時他們乾脆叫我離開桌子說：「如果你這樣做，鬼要出來了！」有時我的姐姐妹妹發現我在床邊禱告，就說：「她病了！我們去請醫生吧！」當家裡拜祖宗時，他們來拖我，威脅我說：「若是不拜你的祖宗，他們定要降禍給我們。」我走過這個房子，婢僕們瞪著眼竊竊議論我。就是兒童們也多方的躲避我，然而我從不同他們爭辯，只是一心祈求神賜我智慧，神也憐憫了我。

我的八哥，那時他比別人待我和藹些，一天他為了一件事情來找我，他讀狄更斯的雙城記，並且喜歡這故事。他說：「讓我們一同把這本書譯成中文吧！」我聽了非常的喜歡，因為一同翻譯時，有機會可以同他談談。有一天他說：「告訴我甚麼是基督教，你為甚麼做基督徒呢？」我將光照在石頭底下蟲的故事，和我怎樣知罪認罪，如何信了耶穌，罪怎樣蒙神的赦免，又如同得到平安和喜樂的經歷全告訴了他。「那真是寶貴的經歷。」他回答說：「我覺得我們現在這樣惡意的對你，但你好像比以前更加喜樂，我想我也願意相信主耶穌。」

八哥將他對基督教有興趣的意思，告訴了母親，母親聽到又忽然的大哭著說：「我可受不了！我可受不了！真不幸！我的女兒信了這種宗教，我將要把她嫁給人，隨便甚麼人都可以，讓她快點出嫁，不願再留著她在家裡羞辱了我們的家門，然而你是我的兒子，我要靠你養老，死後也要靠你給我燒香，我不准你再同她說話！」母親這樣的大哭了七日七夜。

有一天母親叫到我房裡，對我說：「七女，我要將你嫁出去，這裡有許多的美麗衣服，和各種首飾，都是為你預備的嫁裝」

我望著那些東西說：「啊！母親，耶穌比世上甚麼東西更寶貴，我不願嫁出去。」

母親想出了另一個計畫。過了幾天又對我說：「七女：我不願留你在家裡迷惑你的兄弟信你的基督教，你還是回到蘇州去讀完你的書吧！」她們看到將我關在家中沒有益處，但是我的心卻非常喜樂能以回到蘇州！

第八章 聖靈的果於

我是中國那一班最早高中畢業的女學生之一，那時候女子從學校畢業的很少，所以有許多人請我去工作。母校的校長叫我擔任本校的副校長，另有個傳道人請我當女青年會的總幹事，蘇州的縣長，聘我考察本省各縣的教育，好推進婦女教育。但我另有一個志願，覺得比那些更重要的，就是要回到南京，帶領我全家的人到那會使我脫離黑暗和迷信的救主——他施恩的寶座前，使他們能得到我所得到的平安與喜樂。許多朋友聽了極力的反對，說我應該為全國服務，不要拘於一個城或一個地方。可是我心靈卻很清楚的感覺著要回南京，所以婉謝了一切的邀請。當我回到南京，最先去採訪李曼女士，「你願我在福音的工作上，協助你麼？」我問。她很驚奇的望著我，因為她從來沒有這樣想過，但是她非常高興的接納我的意思，並且同意我在家裡住，在她那裡工作。

自家父去世，母親就成為一家之主，若是她接受了主耶穌，其他的人就會跟著信主。可惜每當我向母親傳福音，她完全不聽，而且很冷酷的拒絕一切。我一再的勸她，她漠然的回答說：「除非我死了，放進棺材，釘上了蓋子之後，我才會信你的耶穌！」

母親喜愛聽音樂，是她開始接受基督的楔子。一天當她聽我唱「耶穌領我」，她入神的說：「這是多麼美麗音調！再唱給我聽。」我立即又唱了幾遍，又教她唱，只是沒有將歌裡面的意思解釋給她聽。

母親又喜愛聽故事，因為她不識字，所以常常對我說：「講一個故事給我聽。」我就將聖經裡的事實講給她聽，只是沒說那些都是聖經的故事，所以她很喜歡聽。

母親吸鴉片煙的癮，成了她接受基督最後的楔子，它打開了她心裡的門。當革命軍佔據了南京，清廷被推翻，中華民國建立之後，新的國法，不准吸鴉片煙，犯了的人要受刑罰。母親怕犯國法，就想戒煙，總是沒有辦法。我告訴她有所南京基督教婦女醫院，那裡的醫生能夠幫助她戒煙，後來我勸她去那裡。

戒鴉片煙是件極痛苦的事，一直不容易戒去。當李曼女士送花及她能吃的東西給她時，她很感激並且很高興地接受。事實上我們每晚都為她禱告。有一天她告訴我說：「若是你的耶穌能使我戒掉這個嗜好，我就相信他。」

「不要說『若是耶穌能』，只要相信他能！」我說。

那晚她見到一個異象，就是耶穌站在她的面前，將她榮耀之光遮蔽著她。這是我母親得勝的奧秘；此後很和緩的就把煙戒掉了，一切的飲食也正常了。

母親回家的那天，已經成為一個新人，真是充滿了喜樂！她用事實來見證她歸了主，與從前判若兩人。她到家廟去，對那些偶像說：「你們以往欺騙了我多年，今後我不再受你們的欺騙了！」說完了就將一個一個的偶像扔在地上，用腳將它們踏成粉碎，但是她把一個偶像另放在一邊，就是一個裝金的觀音菩薩，它是戴著珍珠的頭飾，鑲著珍珠的五臟和純金做的心，我們的家拜它已經一百多年。後來李曼女士來探望我們，我的母親就把它送給她。母親接著說：「這是送給你當紀念品的，因為你曾使拜菩薩的我，轉過來信了主耶穌。你留住它，可以見證我們蔡家的偶像都摔碎了。」

當八哥聽到母親戒了鴉片煙，又信了主，立刻帶著嫂嫂從上海趕回來，也接受了耶穌做救主。在

顏料坊有個小禮拜堂，是李曼先生所建的，母親同八哥、八嫂、二哥、二嫂、和二位表兄弟，都同時在那裏受了洗禮。

從此以後，母親成了我不可分離的同工。她開始了一個家庭禱告會，邀請四鄰的人參加，那樣殷勤是從沒有聽見過，因此大家都非常願意地來，想看看我們的房子。我記得有一位劉太太總是按時來聚會，她們兩夫婦素來和睦，她的丈夫經營一間小百貨店。一天她流著眼淚來我家，因她的丈夫帶了一個小老婆來家裡住，這實在使她難以忍受，所以她氣得要自殺。

母親說：「為甚麼你不求主耶穌幫忙呢？」

「耶穌怎麼能幫忙我呢？」她驚訝的問。

「求耶穌使這個小老婆離開你的丈夫。來，我們一同為這件事禱告吧！。」

不久之後，在一次的晚禱會，劉太太又來了，她面呈笑容，心裡充滿了喜樂的說：「你們猜想甚麼事發生麼？這個小老婆昨天逃走了，又偷了我丈夫的錢和衣服，他發誓不願再見她，惟有我知道這是主耶穌聽了我們的禱告。」

這件事情發生以後，劉先生開始到我們的禮拜堂來聚會，成為極忠誠的一個基督徒，後來又在我們的禮拜堂做了執事。

在這時期我的母親約六十歲了，她為了不識字不能讀聖經而難過，所以她叫她的小孫子——永樂拿他的看圖識字書教她識字。老太太與小先生一同讀書，後來她竟然會讀全部新約聖經。

現在母親喜歡接待傳道人了，李曼女士是第一個被請到家的，我記得那天她到我家的時候，她從轎子走出來，帶著一隻非常大的母雞，送給我的母親。母親極其高興，因為這只母雞每天生個雙黃蛋！另外一位，是安汝慈路得小姐，她能說很好的北京話，並且曾經為母親禁食禱告，求神給她力量戒去鴉片煙癮。不久即登愛麗絲小姐，她是教我鋼琴的先生，後來她嫁給斯美司衛斯理牧師。明美麗小姐我的好朋友，是個非常謙卑又是極勤力的傳道人，她到蘇州的四鄉工作，她們兩位都是我在學生時代的好先生。李瑪寶小姐常常帶著她的六弦琴，同我們一塊兒唱讚美詩，她稱呼我的家，為「家庭禮拜堂」。我們兄弟和全家的僕役都特別喜歡董海倫先生來，因為他常常幫忙他們的屬靈問題。他來南京也很早，當李曼先生來了不久他就來了，他在南京也曾遭到許多苦難，以及戰爭和政治的變更，他是同我們這一般人，從在南京開始教會工作就在一起。

母親從前拜菩薩所用的錢，現在都拿來事奉主。那一年將他做壽的錢拿出一半送給英國慕勒孤兒院，另一半送給美國紐約之猶太人公會的路得堂。

自從母親信主後，我常常離家，參加許多聚會，或是講道，或是擔任翻譯。聖靈在我的家裡做工，不只對我的親屬，也一樣的對所有的僕役。一個女僕正在洗衣的時候，忽然覺得她有罪，她的心需要潔淨。她跑到我的母親面前跪下，喊著說：「主耶穌，求你洗淨我心裡一切的罪！」一個丫環名叫雙喜，她所遭遇的感動和一切不同，有有一次地震，窗門受震動倒下來，很可怕的打在她臉上，她喊說：「耶穌救我！」我的小妹夫，是個法官，他曾譏笑我們信耶穌，但是有一天，他來對母親說：「我要到滕縣神學院學習做傳道人，七姐肯為我安排，使我能以進去麼？」這令母親大大的驚訝，而我卻照他的意思做了，後來他曾經進那間神學院。

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剛由華北開會回來，正和家人一同吃菜湯，他們告訴我，我有一個表妹忽然

的瘋了。她提了一桶水，到祖宗堂去洗祖宗的牌位，這在不信主的人，是一種極侮辱的行為，有十幾天她不吃我們給的飲食，她到水溝裡找小蟲吃。所以她的哥哥將她用鏈子綁在一間房裡，一會兒有鏈子落在院子的聲音，我們都趕到院子裡，我看見她那可怕的样子，她的臉上現出怪相，人又瘦又黃，頭髮散著披在肩上，這時正是酷暑的晚上，她還穿著棉襖棉鞋。

「七姐的耶穌救我！七姐的耶穌救我！」當她看見我，她再三的這樣喊。我立刻回答她說：「若是你求耶穌，他定能救你，但是你必需要聽話。坐下！」她馬上很順服的坐著，我即刻拿了一碗菜湯給她，「吃這個」，我說。她接著一聲不響的吃了，我又給她一碗，她也吃了。這時家裡其餘的人也回來了，都圍著看她。「我奉主耶穌的名，命令這個邪魔離開你！」我說。她立刻撲倒，她的頭碰著桌子，那使她的力能擊斷鐵鍊的邪靈就離開了她，我們將她抬進她的房間，給她休息。從那時起，她就完全好了。後來她進了德茜小姐的聖經學校。

我這個表妹好了之後，不久她的哥哥染了傷寒病，由學校送回來，奄奄一息，那時我也發熱睡在床上，讀到耶穌對那同釘十字架的一個強盜說：「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同時我好像聽到一個聲音說：「為甚麼不去向你的表弟傳福音呢？這或許是他最後的機會。」我想到很多不去的理由，而表弟的影子一直的在我的心裡。結果我起了床，到他的房間，看他實在病得很利害，可是他仍認得我。「表弟，」我說：「你要不要接受主耶穌？」他的臉顯笑容喘息的說：「我正在這樣想，你能否替我請一位傳道人來給我施洗禮？」

傳道人請來了，給他施了洗，並且希奇我的表弟能夠回答他所有的問題。我叫丫環——雙喜在那裡侍候他。當她看護他時，他打開他的眼睛，喊說：「我看見了！我看見了！那是多麼美麗啊！但是那個門是關的，我不能進去！啊！為甚麼門是關的呢？我要進去！」

「請安心點，」雙喜很聰明的說：「也許開門的時候還沒有到呢！」

「是的，」他回答說：「我還有點事要做，去請我家的人來，我要向他們說話。」雙喜就將他的哥哥嫂嫂都請來了，他定眼望著他們，說：「我請求你們接受基督，在一剎那之前，我看見了天堂，那裡真是美麗，我要進去，只是那門關著，現在我又看見，那門已經開了。」他的臉上忽然現出光輝，闔眼而逝！

這個見證，曾經感動許多人，但是經上告訴我們，種子也有落在石頭上的。如今，直到我執筆之時，我曉得他的哥哥嫂嫂心裡仍是剛硬，不聽基督的呼召。過了不久，雙喜嫁給一個基督徒，他們一同回到他們的家鄉，為基督活著。

第九章 種子落在好土裡

每年暑假，我們常請七間女子學校的學生，同我一塊兒渡暑假。我一部份的工作，是在國立女子師範學校當教員，在那裡我有兩百多個學生，我常在下課休息的時候，對他們傳講基督的福音。內中有七十二個學生接受了耶穌，他們常常來我的家，也去參加教會的聖經班。一天有姊妹兩個——春山和梅山，哭著來告訴我說：「啊！七小姐！你看見報紙有篇侮辱你的文字麼？」

「沒有，」我回答說：「那裡怎麼說呢？」

「它說：國立女子師範請一位元音樂教員，結果是一個基督教的宣傳者，她教這些女學生大聲的呼叫：神阿！神阿！使她們做基督徒。學生的家長都起來反對了。」

「這沒有關係，」我說：「為主耶穌的名受侮辱，實在是極大的榮耀！」

師範學校學生裡有姓郎的三位堂姊妹，常常來我們的家，她們喜歡唱：「天堂是我家！」一天下午有三位不認得的太太站在我家門口，聲稱要見我，她們不等僕人通知，一直跑進我的客廳，每個人拿著一顆像花生米那麼大的鴉片煙丸子，說：「我們是姓郎三堂姊妹的母親，她們是我們們的一切，我們送她們進學校，希望我們到了老年的時候，她們能夠供養我們你教她們終日唱：天堂！天堂！當我們死了沒有人送錢送飯，供給我們在另一個世界的需要，現在除非你答應不讓她們再到這裡來，不然我們就吞了這鴉片丸子死在你這裡！」

這是中國人通常對他的仇敵或所恨的人最惡劣的恐嚇作法。我試試向她們解釋說：「若是我開了一家鞋店，當然是盡力的想賣給每個進我店的人，是不是呢？但是我若跑到街上，拖著人進我的店買鞋，那就不對了，是不是呢？現在你們是幾個女學生的母親，不准她們到這裡來，是你們的責任，若是她們自願來的，我是個基督徒，為著本份，應該勸她們做基督徒，況且這也是基督給我們的使命。」

「我們曾經禁止她們來，她們卻不肯聽，今天為了我們要到這裡來，剛才把她們關在家裡。你一定也要不准她們來。」

「我不能那樣做！」我說。

「好罷！·若是你不肯，我們就留在這裡同你一塊兒住。」

「歡迎你們同我一塊住，住多久都好，只要你們不嫌我們的粗茶淡飯。」我這樣回答。但是她們一直與我爭辯，直留到半夜二時才走。

第二天這三個女學生來看我，微笑的說：「你知道我們的母親回家說甚麼？」

「不知道，告訴我吧！」

「好罷！她們說：幸虧是三個人一同去見蔡小姐，彼此有了支持和幫助，假若只有一個人去，她一定會給她說服了做基督徒呢！·」

在那個時候，因為報紙登了攻擊我的文字，師範學校就從天津聘了一位卜小姐來擔任教務長，她的身材短小，生得美麗，對於處理事務，精明強幹，是位元有決斷力的人，只是她不信神。當她在家接到聘書寫回信給學校的時候，她的叔叔進到她的書房，拿著一份報紙，指著那一篇對我的文字說：「讀讀這篇！你最好不要去南京，我怕你也會被引誘做基督徒。」

卜小姐讀了那篇文，將手拍著桌子，大聲喊著說：「不要擔心，叔叔！就是全世界可能都轉向基督教（拍著她的胸），惟有我永不會信！」

卜小姐到了南京之後，開始嚴厲的對待那信了基督教的學生。春山同她的朋友，一個名叫偷鍾，一天很急的到我這裡說：「魔鬼來了我們的學校！你知道你給我們這些學生的新約聖經嗎？好，我們聽到卜小姐是反對基督教的，所以我們將它藏在床褥底下，她聽到這消息，就搜查我們的宿舍，給她找到三十七本，叫人堆著稻草在院子裡，又叫我們都站在那裡，她就點火燃燒那堆稻草，再將所搜到的聖經，一本一本的拆開，丟在火焰中，並且嚴厲的告訴我們說，以後若是捉到那一個學生再去蔡小姐的家裡，就要將她開除！阿！七小姐！這個女人若不是魔鬼，那就是為主來的將軍，我們應該為她禱

告，因為我們羨慕她的才能，但是我們也怕她，希望她能得救。」這兩個學生是非常盼望著為主的緣故得著她。

當我到學校裡，初次在走廊遇見她——卜小姐，我停步預備向她說話，她卻板起了臉，把眼睛轉到另外一邊，從我的身旁溜過去。一次學校的家事班學生請吃下午茶，我叫學生請卜小姐，並將她的坐位擺在我的旁邊，當她坐在我的旁邊，她的臉漲得通紅，並且帶著怒容，因為她看出了這個計畫。於是她將臉轉開不和我說話，那好像我們是面對著一幅石頭牆。從此我們已把她的名字列在代禱名單內，而且懇切的為她禱告。

有一次，四根杆子的傳道人，請女子師範學校的學生，到明德中學參加慶祝耶誕節，卜小姐帶了學生來，給李曼女士一個機會遇見她，她請她吃飯，卜小姐很冷酷的拒絕了所有的邀請。我們只好不停的為她代禱。有一天當這班學生在李曼女士家裡禱告，正唱著：「為你——我今祈求」的詩歌之時，說是有客人來了，這客是誰呢？正是卜小姐。她很高興的參加我們的聚會，當大家一同讀完腓比書，她雖然仍是那樣固執，無疑地，從那一天，種子已經撒在她的心田裡，開始生根了。

不久之後，南京城內發生了傳染病，所有的學校都停課，卜小姐是負責帶領一部份的學生，搭客艇由河道送那些學生回家，當船撐離了熱鬧的城市，她看見兩岸碧綠的稻田麥田，井井有序，這種天然的美景，緊緊的抓著了她的心，同時她的內心好像有個聲音很清楚的說：「誰做得這麼美麗呢？你是無神派的人，你能夠解釋這些是怎麼一回事呢？你看這一個奇妙的世界，難道沒有一個創造者麼？」

「一位創造者，」卜小姐這樣想，「那是基督徒說的，或者是有一位神，我願意再讀腓立比書，僅僅讀讀聖經不能使我做基督徒。」所以她開始秘密的讀聖經，但她敏銳的頭腦，不久就能解決了她內心的饑渴。一天她到我的家訪我，很直爽的說：「若是你是個基督徒，是不是必需要守主日？」我用耶穌的話回答說：「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神的國。」她的臉立即露出痛苦的神情，朝另一邊，不一會她告訴我：「你的回答好像一桶冷水澆在我的背上，因為我在學校的責任，主日也要做事的。」

我被召到了北戴河參加聚會，有一天，收到愉鍾的信說：「卜小姐已辭去了師範學校的工作，做了基督徒。」

接著，明德學校的校長，即刻聘她做教務長，卜小姐、愉鍾、春山和我們很快樂的工作了幾年，後來她們設立了中國的地方教會，工作沒有工資。他們的教訓，是每個基督徒做傳道的工作，是他們的本份，這三位虔誠的女信徒，後來以文字來事奉主和主內的弟兄姊妹，這個團體過了幾年，發展得很快，分散到全中國，和太平洋的各島嶼。

我們組織了一個探訪隊，到城內去和每一種階級的人來往，我們也去探望政府辦的學校，請她們的校長教員，參加我們的家庭聖經班，又請他們的學生參加顏料坊禮拜堂的聖經班，我們也辦了一個婦女半日學校，給一百五十個從來沒有進過學校的女子讀書，這個學校開辦以後，是很有意思的事實。因為是由一粒很小的種子長成了一棵大樹。

司大德愛瑪小姐是位美國賓州人，她送了兩個大洋娃娃給我們，它的眼睛可以開閉，也會喊「媽媽」。這洋娃娃的名聲像野火一般，由四鄰傳出去了。大人同小孩子都來看它，一個曾看過的女孩子，帶了些朋友來，很不好意思的樣子問道：「你肯把那個能說話的洋娃娃，給我的朋友看看麼？他們要看看那是不是真的小孩子。」當我拿出來，他們伸手摸摸它。

「衣裳真是美麗！不像我們中國人的衣裳。」

「看看它的眼睛！一會兒張開，一會兒閉起來。」

「看看它的頭髮，那是真的哩！」

「聽聽它的哭聲！那是個真的美國孩子麼？」

一群一群的人來看這個奇怪的洋娃娃，因著這個洋娃娃，曾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我們考慮怎樣轉移他們的興趣到更有意義的目的，忽然掀起了一個思想：「讓我們為那班從未讀書，年紀又大的女孩子辦個半日學校，她們早晨在家做事，下午可以來這裡讀書。」

這個學校正合了她們的需要，我們的禮拜堂，不久就滿了那些說說笑笑的女孩子，拿著花手巾包的書，我們定名叫它「重生半日學校」，這些女孩子熱心的自己申請要讀聖經，讀一面背一面的讀下去。

我們用通知書，請些年紀大的，來我們的禮拜堂參加「得人會」。那些女童都非常努力帶她的父母和親戚來參加這個特別聚會，後來她們的家長和親友，有許多的名字，登記在我們禮拜堂的信徒名冊上，幾年之後，在南京或別的地方，有很多的禮拜堂，也舉辦半日學校，許多女孩子後來進入較高的學校讀書，有的也做了傳道人。因著這兩個洋娃娃，曾為教會做了很好的工作，但誰能知它之影響的止境呢？

莖晉歡作醫院的探望工作，我護現最好是帶點花、水果、酥餅、梳於、明信片、和鉛筆等等，因為我見到許多的病人，當我啞則去看望他們，他*且刻閉上眼睛，將臉轉開，妻不不要我們向他們談基督教的問題，若是我看型個靈熱的病人，我說：「你願一意我為你梳梳頭髮嗎？」她把眼歪開，現出很奇怪很感激的樣子，d這種禮物能夠移去障礙。有時我看昱個鄉下女人，就問她要不要我代她寫封信回家，U迫使她感到十分快樂，我就坐在她的旁邊，請竺邊說，竺邊寫，薨丁之薑遍給她聽，下星期，我可能有機會代她讀回信。這樣的作法使基督得到人。

司德華威廉夫人是懷德博士的妹妹，紐約聖經書院的創辦人，在她家裡有一個聖經班，是為政府高級官員的太太們開辦的。這些太太裡面有一位是省長的太太，她是北方人，穿的是很不入時的衣服，頭上梳了個極花工夫的髮髻，可是極難看，在那麼許多的太太中，她被人看起來就像個「小丑鴨子」。她請我去探望她，當我到了那裡，她叫僕人對我說：「告訴我的女僕，怎樣可以把我的頭髮梳得合適？」當這個完成以後，她說：「你可否將你做好的衣裳，借給我的裁縫做樣子？因為我喜歡你衣服的樣子。」當然我同意了。她再一次的請求是：「我是沒有受過教育，不會讀書，請問你肯教我織絨線麼？啊！·我又想學彈鋼琴！」她很熱切的望我盡我所能的幫助她，使她都做得對，她感覺得她的成就而非常得意，我也滿意我的「小丑鴨子，變成了一隻天鵝！」有一天她請了十二位傳道人在她的家裡吃飯，飯後，她宣佈說：「我現在彈琴給你們聽！」她彈的是「耶穌愛我」，一共彈了三遍，她轉過臉對她的客人說：「耶穌愛我，現在我也愛耶穌。」

一個主日下午，在我們婦女會未開之前，一位年紀已有八十的一一婦人夏老太太，招呼我坐在她的旁邊，「我有點事要告訴你，」她說：「你可知道我全家的人都到西方去了，只留下我一個人在這裡看守房子，我僅僅有很少的錢過生活；但是神看顧我！去年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很好看的青青植物，從我的空院子長出來，我仔細一看，它像菊花佬——植物之名，我的鄰舍認得，那是我最愛吃的青菜。它是那裡來的呢？我問我自己，我沒有種過它，這個地方從前也沒有種過，一定是麻雀含著種子，落

在這裡，所以它從石縫裡長出，我想是神打發麻雀來幫忙我。後來我將石頭搬開，天天澆水，它長得很快，我摘了一小籃的葉子，拿到鄰舍，給她們看。」

「你從那裡得來這些菊花佬的葉子呢？」她問。

「神將種子栽在我的院裡，我天天澆水，它長出來的葉子。」我說。

「我願意出兩角錢向你買。」她這樣回答。

「我很高興拿這錢，又回來栽培它，它長滿了院子，我在整個夏天很勤力的澆水和鋤去野草，我將它都賣了，你想這一年我一共賣了多少錢？」

「我猜不到。」我回答說。

「二十塊錢！想想看！現在主給我，我要拿出十分之一還給他。」她摸出兩塊錢，這是她奉獻給禮拜堂的工作。

「所以種子落在好土裡，它結出來的果子，有的卅倍，有的六十倍，也有一百倍。」

第十章 我的瞭望台

我在磨石街的家，自己用一層樓，有臥室、書房，面對著高牆的花園，在院子裡的一角落，裡面斜著上去有座玻璃台，我可以坐在裡面，低著頭能看見在花園的樹杪，和那邊大花園裏的花草樹木，又可以看見四鄰的灰瓦屋頂，遠遠處可以望見城牆。雖然在冬天，我的花園也有許多花卉。開黃花的臘梅樹，尤其在雪天裡開得更鮮麗，氣味芬芳，沁人肺腑，我們叫它「十二月梅」，就是臘梅。在我們的花園裡，有許多這樣的樹。到了和暖的春天，飛鳥也喜歡我們的花園，知更鳥，它那黑色的羽毛，黃色的嘴，是我的園中經常有的歌鳥。初夏間，我有時被一種活潑嘹亮的歌聲喚醒，我四周眺望，看見鮮黃色的一閃掠過窗前，就知道金鶯要來同我渡它的假期。到了農人收割的時候，晚間我不時聽到印度的布穀鳥從空中飛過，聲聲叫喚，它在通知農夫：「麥子已經成熟了，快種稻吧！」這座台和它的全景，成了我禱告的地方，這裡也是我過著快樂時候的所在。

一天早晨，我正在書房裡面寫東西，女僕送來了幾封信，內中有一封，是由美國來的。那信封的筆跡和郵局的戳記是五年前的，當我還在蘇州讀書時，這種通訊便已開始了，現在看這信的郵戳，倍覺珍貴。我記得那天我的校長白馬大小姐喊我到她的辦公室。這位美國小姐，是我理想的老師，每次她派人找我，我總是有點懼怕。在這次的場合裡，我的牧師也在座，他們向著我微笑，並叫我坐下。這位牧師將一封信放在我的手裡叫我看，那是一間男子大學裡的一位青年教授的求婚信，我曾看見過他，也知道是甚麼樣的人。每次音樂獨唱會後，我總要收到許多這樣的信，但是我從來不理會，我讀了這封信後，臉也紅了，一聲不響的還給牧師，因我不曉得如何回答。

「蔡小姐」我的牧師說：「你的校長同我商量過，我們覺得這一位優秀的青年，他是個超群的教師，也是一個好基督徒，我們勸你慎重考慮這封求婚書。」

「是的，克萊絲娣娜——（蔡小姐的英文名字）」我的校長接著說：「我知道這個青年，是他家唯一的基督徒，他在教職員中算是一位優秀的青年，他的校長也寫過一封信給我，請我為他做媒。我不知道甚麼時候，像這樣的請求，給我有更大的愉快，因為我看重你們兩個人，也覺得這是理想的婚姻，

請你慎重的考慮。」

我很敬重這位青年，心裡覺得不好意思，我就沒有回答他們，也沒有回信給他。後來這個青年繼續寫信來，其他的人也知道一點。有幾位老師勸我，我卻一直的不予注意。當我回到南京之後，他仍不斷地寄信給我。我的哥哥，信笥經常都是從他轉過來，因見了太多他的信，以致怕他看出那是男人的手筆，所以我心裡很納罕。

「寄這樣多信給你的這位朋友是誰？」有一天當我們一塊兒吃飯時他問我，雖然我盡力表示不當一回事，可是我的臉紅了，「啊！啊！她的臉紅了！我一定要看看這信，那是男人的手筆。」

母親現在加入談話說：「你從來沒有告訴我關於這個人的事，你一直和他通信嗎？他叫甚麼名字？」

我就把那青年教授求婚的事告訴了他們，「這樣說，那人好像是個好年，你是說他廿一歲麼？我不看見你要怎樣打算一個更愉快的婚姻，為甚麼你不回覆他的信呢？」她問。

「她不好意思寫，」哥哥說：「讓我來替她寫吧！」從此我們開始通信，我由敬重他而羨慕他，由羨慕而愛他，這位大學教授，成為我心目中的愛人了，我們同意在我們結婚之前，他到美國再去讀博士學位。所以他去美國時，我就留在家裡，他在美國大學最後的一年，在他的來信裡，看出他的靈性開始在改變，他本來是一位徹底的基督徒，從他到美國去讀書之後，他便懷疑了聖經，他的信裡寫：「所有聖經裡的故事，關於耶穌是童貞女生的，和她在世所行的神跡，不可能是真的，那不過好像希臘的神話。」另有一次他嘲笑聖經學院的學生說：「他們想他們的手上僅拿著一張福音單張，坐在搖椅上，這樣就可以立刻得救。」我那時正在讀聖經函授課，他這種話，給我深刻的痛苦！我一再的寫信給他，要他明白每一頁聖經，都是聖靈的感動寫成的，並且「隱秘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的神，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於我們和我們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申廿九章廿九節)很痛心的，我的信，沒有改變了他的意志，我也不能改變我的信心。母親——她贊成這個婚姻，所以很熱心在為我預備嫁裝，然而我不能將我內心的傷痛告訴她，只有把一切隱藏在我的心裡。

一晚又一晚，我在我的花園裡走來走去，或在瞭望台裡跪著，為他禱告，祈求我的主：「他是個基督徒，也曾承認他自己是神的孩子，如今他不信在主裡的神性，若是我們的信仰不相通，將來怎能有個愉快的生活！·我怎樣辦呢？如何是好呢！·」

一天我注視這一封信，我的感覺是多種的，有希望有前途也有痛苦，他會不會最後對於神的話改變了他的心思哩？當我把信拆開一看，我的心變成一塊石頭，他告訴我，他畢業了，得到了博士學位，極願回國到我這裡來，可是在那信裡，沒有提到他有否改變他的意志，我認為極關重要的事，反對我沒有表白。

我拿著這封信，到我的瞭望台，但我的腳非常沉重，好像是綁著鉛！我將信展開在主的面前，這是一場屬靈戰爭的開始，我將跟隨我的愛人拒絕我的主呢！還是跟隨我的主拒絕我的愛人呢？

我將跟隨我的愛人去拒絕主，或

我將跟隨我的主去拒絕我的愛人呢？

我的主或是我的愛人？

我的愛人或是我的主？

我兩樣都不能犧牲，我離開那裡的時候，這個戰爭依舊勝負不分，一天一天過去，一夜一夜過去，

戰爭仍是繼續著。一天在台裡，我的眼睛忽然看見基督在客西馬尼園裡的一幅圖畫，我被聖靈充滿了，我知道他的痛苦，它也知道我的痛苦，我就放棄我自己，她便立刻滿足了我。記得我由台裡出來時，我能讚美，但，當我坐在打字機前，我的手指不能打字，我將如何寫信，割斷了我們五年來愉快的情誼，和美滿的夢想呢？終於我不得不那樣做了，我靠著加給我力量的主做了！直到如今，我從不後悔，自從那天，我救主的愛從來沒有離開我！我們的交通更是一年比一年甘甜！

第十一章 走上大路

有些分明是很平凡的事，倒成了轉變命運的樞紐，那可能是僅有的機會，決定一個人定數的選擇，並且一句笑話可以激起一個人，使他能成就他的終身事業。一個基督徒，每每回顧他的當初，找不出什麼意外，因為那沒有不幸的意外敗壞他的命運。但神照著他的美意，為他的生命打算，不論環境，他計畫他應該做的，他會給他預備工作。

激起我要學英文的興趣的，是一件極小好玩的事。記得當我做女孩子的時候，我的哥哥在讀英文，男孩子的意思，他們總愛表現本領，他們時常在我面前誇能幹，我是個小妹妹，自然也要學，雖然我盡力的試，他們教我讀早餐、午餐、晚餐、」我總讀不出，於是他們笑著向我說：「走開吧，小妹妹，你是沒有希望的，你的舌頭太鈍，你需要一個敏銳的舌頭才能學說英文。」

這刺激了我的野心，我要使我的英文能駕乎他們之上，這也是使我進入明德女子學校，和我第一次與基督教接觸的媒介。後來聽了傳道人講道，在那值得記憶的一天，領我得救。為著我愛讀英文，它一直帶領了我在中國非常的高興由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〇年。

一位美國的富豪，司狄威米敦先生，他是一位謙卑的基督徒，有一次為了傳福音的工作，他奉獻了三百萬美元，那筆可觀的錢有許多用在中國，由那筆款請了些美國著名的傳道人來中國，負責在許多大都市領會，在這些佈道聚會裡，我特別蒙恩擔任安汝慈路得小姐、提摩太季理斐博士、川伯查理斯博士等等的翻譯，他們大都是對基督徒講道，但是我有時同非基督徒聚會，我們常對中國基督徒的領袖在北方的北戴河，華中的牯嶺開會時說話，我們也在各大城市，向國立學校，及教會學校的教員和學生，與醫院的醫生和看護，並在各教會的禮拜堂向群眾講道。當時沒有那宏偉的建築，能夠容納那樣多的人，於是張了許多帳篷。在那時司狄威米敦先生拿錢出來為福音的工作，給這世界的益處，是無法可以估計的，因著經濟的力量，給福音信息極大的幫助，他也幫助絡那些分散了的傳道人之工作，訓練中國基督教的領袖們，出版了許多基督教的好文字，給了千千萬萬的人，使神的話大大的傳開了。

當世界其他的國家仍在戰爭時，中國是享受著一個比較平安的時期，我們可以自由地在國內各處旅行，只是那時仍有許多大的城市，缺少現代化的交通工具，我們由南京到北京，再由北京到漢口是坐火車，我們由上海——世界大通商口岸之一，乘輪船循揚子江溯流而上，江面廣闊，黃水滔滔，兩岸池沼，沿途滿布著如畫的帆船往來其中。長江下游多屬一片平原，要上駛許久，才見得到青翠的山嶺，輪船越往西行駛，山也越高。我們的船，在各通商口岸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漢口均有停泊。到了漢口，我改坐馬力大的船，帶我們溯江而上，經過湍急偉觀的揚子江峽而進入華西。有

時我們坐沿海的輪船由北方的天津出發，經過風景美麗的煙臺、青島而到上海。有時我們由上海乘輪船南航，經過許多的礁石小島，沿途有黃色水的江口，那裡航行著一對一對的漁船夾雜這水像水泡。船再往南，又是叢山峻嶺，海水是碧綠的，帆船的樣式，又與別處不同，船一路停泊於福州、廈門、汕頭而抵有東方明珠之稱的香港。

這樣的旅行，給我一個機會，就是我國本部十八省，我已遊歷了十一省，也看了各教會的中心點，和教會在這廣大地區的活動。這是演變的時代，教會開荒的時期過去了，而進入現在他們中國人自建的禮拜堂，開始有他們自己的傳道人和領袖們的時候了，第一代信了基督的家庭，他們的孩子都受了教育，而且是為著預備做領袖。學校的畢業生如浪般湧出來，誰能估計傳道人的工作在中國的成就呢？那使基督被廣傳了，建築禮拜堂，興辦學校，辦理孤兒院及醫院，布及全國。又為婦女們開了入學之門，和男子一樣，為一般人除去惡習，如女子纏足，吸食鴉片煙等，醫治各種疾病，帶給瞎眼、耳聾、啞吧和患麻瘋的人得安慰。又貢獻了衛生知識，及如何避免饑苦，如何看顧因戰爭而受傷的人的方法，並幫助下一代的人擔起教會的工作，和帶領他們自己起來傳福音，建立他們自己的禮拜堂，它顯在神的眼中人的靈魂有無限的價值，那裡有福音發光，它照耀那社會，很快就傳到別的地方，使它走向近代的文化裡。

至於我的觀點，不僅需要普及教育，而方言在中國也是一極大的問題，在北方我聽北京話演講，音調的變化，非常清楚，所以中國選它為國語。當我來到山東，我聽到鼻音很重。南方的方言加一些高的斷頓音韻，其他的都較為平低。我們下到揚子江口之上海，斷音雖修簡，但說話十分的快。我們也訪問過福州、廈門、汕頭和香港，他們有許多子音母音都改變了，音韻也複雜。我們聽出廣州方言有十一個音調，北方只有四個，不僅如此，我們就同是中國人，常常彼此言語不通，有時還得請外國的傳道人做我們的翻譯，就福建這一省來說，那裡就有許多方言，在山這邊的人，不懂得山那邊人的話，然而我對於傳道人將聖經用羅馬拼音翻成各地的方言，（用英文字母拼成當地語音）教基督徒讀聖經，於是就有一大部份基督徒能照羅馬字拼音讀聖經，這，給我一個根深刻的印象。在廈門，每一位老年婦女到禮拜堂禮拜，差不多都自己能翻讀聖經，在大多數內地其他的地方，唯有那些少數讀過書的人才能識字，這羅馬字拼音，雖然很好，可是只給那些沒有讀過書的人，僅能拼出他自己的方言，中國需要一個普遍的國語注音符號制度，用這個制度，使每個人都能學到說一個標準的語言，叫那些目不識丁的人，他們自己能讀也能寫。

在有些學生的地方，我住在他們的宿舍，常有機會對那些學生做個人的工作，每次講道之後，有時一天三次，我總是給學生們一個機會，和我個人談話，有許多學生等候機會要和我單獨談話，常常使我忙到午夜兩點鐘，當我就寢時，連脫衣服都感到疲倦，我幾乎能蜷縮在地板上睡。在這裡我知道個人的工作是十分重要，並且知道有許多的青年人對神的話語是饑渴萬分！

我們每到一個城，關於計畫我們的聚會，和安頓我們的住處，都是由各公會聯合委員會負責準備，我們常被安排住在傳道人的家，或是住在從不認識亦沒有聽見過的基督徒之家。一個滿滿的秩序表，總是為我們安排好了。我們有時忙著東聚會西聚會，一時車，一時船，跑來跑去。有一次在漢口，我從船上下來，急急趕到我住的地方，又忙於趕到禮拜堂去聚會。在這忙碌的時候，我住的地址沒有詳細記下來，然而我記得把一張福音單張給拉我到禮拜堂的人力車夫。當聚完了會，不曉得如何回去，

當我站在那裡正在為難的時候，那個車夫跑過來，顯示那張單張說：「今晚你要不要我拉你回去？」散福音單張在那晚給我發現了另一個新的價值。

在香港，我曾遇見一般有財富的中國人，他們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他們吃的是豐盛的筵席，住在華麗大廈裡，穿的也是極名貴的衣料。有一天幾位小姐，請我到她們的家，她們的家是在太平山頂，那裡是極富有的人才能住的地方。她們讓我由視窗眺望風景，我往下一看，那峭峻的山，和港灣碧綠的海水，點綴著小的帆船，和世界各處來的大郵船，海的那邊，就是九龍城！·九龍半島，連往中國的大陸，是如畫一般的美麗！·

這幾位小姐為了討我歡喜，不斷的請我吃巧克力糖，和其他名貴的糖果，說：「蔡小姐，請吃點甜的。」

忽然有個思想讓我馬上說：「小姐，為甚麼不將錢為主做點事哩？」

她們當中有一位回答說：「啊！蔡小姐，我願意做，但，不知道如何做呢！」

另一位說：「我告訴你，你做傳道人，我們願意支持你。」我回答說：「你們為甚麼不組織一個中國傳道人的傳道會，幫助傳福音，和協助中國的傳道人哩？」

這是一個偶然的談話，結果好像一根燃燒著的火柴落在一堆草裡，內中有幾位小姐在一九一八年到江西牯嶺，她們在那裡組織了第一個中國傳道人的會！基金籌到了，一年以後，由那裡送了六位中國傳道人到西南的一個省——雲南——去傳揚福音。

因著這一句笑話激動了我的志氣，結果帶領我由我家的高牆裡出來，進入主偉大的工廠。花了狄司威米敦先生許多的錢，在世界各處傳福音。和幾位小姐一句偶然的談話，好似星星之火，燃起了傳道人火般的熱心，然而這一切並不是機會的巧合，乃是神的工作。「用奧妙的方法，去完成她奇妙的帶領。」

第十二章 走上僻路

傳道人在大城市裡，建築大的禮拜堂、學校、醫院，和組織其他的大團體，像我們在南京一樣。不僅如此，事實上他們做得更多，中外傳道人一同到鄉村偏僻的地方，所做的開荒工作是非常不容易，那裡沒有現代化的交通，生活方式還是過著未開化時代的生活。

我可以看見他們騎著蒙古馬經過中國西北沙漠之地，每次在驛站停留時，就分散些福音單張，給每個經過那驛站的旅客。有的是從遠方中亞細亞來的，我可以看見他們坐在硬木板塌車上，在北方多塵的路上趕路，希望在太陽未落山時能達到一個城鎮，我又可以看見他們的兩腿架起，橫跨在耐勞的驢背上，跋涉在山邊小徑，經過了四座山，四個小鎮，到了一個小村落。我也可以看見他們坐在由人推動有軋軋聲的獨輪羊角車——又稱狗頭車上，經過水與田中間的羊腸小路，有時下車，也去同趕墟的鄉下農夫談談，讓推車夫松松骨休息休息。

我可以看見他們坐在小帆船裡，沿著運河的邊緣慢慢的航行，在大拱形橋之下，那裡有許多村婦蹬成一排，在光滑的石上洗衣裳。我可以看見他們坐在茅屋裡和農家談談，那家的貓、狗、雞都繞在他們的腳旁。我可以看見他們穿著中國的厚棉襖，晚上休息在那又污穢又狹小的客棧裡，和鄉下人混

在一起。我看見他們日中坐在路旁的小茶館裡吃燒餅，有許多好奇心的小孩子圍著看他們，有些叫怪聲的地痞，嘴裡喊「洋鬼於」，又擲石頭打他們。我可以看見他們在偏僻小鎮裡的一條小街上的一個小耶穌禮拜堂裡，教導那些不認得字的鄉下人。我又看見禮拜堂的後面，有半中國式的小平房，是為傳道人的眷屬住的，或是二位單身的女傳道人一起居住。背著十字架的傳道者，完全是靠著信心，寄居在國外地方。

記得一次我同李瑪寶小姐下鄉去，我們帶著一切必需的東西，在頭一天晚上，如衣服套鞋，洗臉房用具，洗臉盆和鋪蓋用油布包上，再用繩捆好。火油爐子、廚房用具、一個洗碟盆、木桶、一罐白糖、牛奶、麵包和茶葉等放在一個有網的網籃裡，又帶幾個小木箱子當桌子和凳子用，兩張帆布床、一大卷讚美詩、紅色福音單張、圖畫、聖經和一個六弦琴。我們雇好了人力車，將一切行李堆在車上，拉到城外河邊，那裡有許多帆船，就找了一艘清潔的，告訴船夫我們要去的地方，講妥了船價，然後人和行李都上了船。

船夫和他的一家人，住在船的後艙，我們住在前艙，船婦在後搖櫓，船夫在船邊撐船，很快船就離開了噪雜的城市，經過許多橋樑，才來到鄉村空曠的地方。那時正是春天，冬麥已經開始收割，有些農人正忙著用水牛耕田，也有的正在修理圍著他們田地周圍水溝的土壩，或是由河裡塘裡取出肥土放在田裡當肥料。

在我們的家鄉，冬麥割後，農人趕著灌溉加肥，耕種夏稻（也叫早稻）。沿著運河的小路上，鄉人帶著他們的出產到城裡，騾子馱著滿袋谷米叮叮噹噹的向前走，農夫挑著滿筐的蔬菜，搖搖擺擺的過去，獨輪的羊角車堆得很高的一捆一捆做柴燒的蘆葦，我們經過白粉磚牆的房子，高的城牆，茅頂的小泥屋，路邊紅牆的土地廟。這雖是很長路程，空氣卻很暢爽。我們來到野外，田裡有帶看清香開黃花的芥菜，也有又香又美的豆花，那時喜鵲和烏鴉在大樹上做巢，百靈鳥在碧綠的天空唱歌。

到了黃昏，離我們要到的地方不遠了——那個鎮——溧水那裡，遠遠看到一大群的鴨子在水裡向著我們遊來，那裡鴨子很出名。到天黑了，我們才從船裡的跳板走上岸，雇力夫，拿著我們的行李，由一群小孩子引路，帶我們到了一個小小禮拜堂的門口敲門，門一打開，陳長老同他的師母十分高興的出來歡迎我們，一會兒，我們的行李搬到一間空房子裡，陳長老點了一盞小火油燈，我們坐下來彼此訴說主的恩典，陳師母拿著乾草燒爐子，為我們煮面作我們的晚餐。

陳長老的身材很高，穿的老布衣裳，黧的臉皮，長著不規則的鬍子，牙齒幾乎都沒有了；他是一位努力工作的人，他愛主和屬於他的人，我們吃完了面，禱告之後，各人才去睡覺。

第二大早晨，我們把隨身帶來的東西，都加以整理和佈置，因為那裡沒有可用的傢俱。鄰舍的人開始來探望我們，村婦們看到那些當傢俱櫃和當桌的木箱，覺得很奇怪，她們內中有一個人，摸摸李小姐的手臂，看看她穿些甚麼，問這樣，問那樣，十分友善。石先生的家，是基督教的家庭，他有個商店在街市上，打發他們的大女兒拿一些雞蛋送給我們，她還帶了兩個鄉下女孩子同她來，她們蘋果紅的臉，梳著劉海形的頭髮，她說：「這是給你們的兩個學生。」

我坐在靠近一位老太太的凳子上，她講了許多她的複雜困難的經過，我十分的注意聽，當她講完了，我說：「我聽了你的話，現在請你聽我說吧！」我就把耶穌來尋找勞苦挑重擔的人，使她能得安息的道理講給她聽，只有這個辦法，才能贏得她注意聽我的話。陳長老同陳師母進來說：「我們必須為著

今晚的聚會去請人。」陳長老綁好了驢的鞍，預備去較遠的地方，陳師母包上黑頭包，陪看我們去請左鄰右舍的人。我們到了一家，聽到裡面有打麻將的聲音，當他們看見我們，忽然猛力的把門關了。「為甚麼他們不要我們進去哩？」李小姐問。陳師母帶笑望著我，回答說：「若是我們帶看書進去，當他們正在打麻將的時候，他們認為我們會將惡運帶給了他們，使他們的牌打輸了。」（輸錢的輸字，和書本的書字同音。）又到另外一個地方請人，他們說：「我們要來，我們要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誠意要來聚會。再到一個地方，他們很誠懇的接待我們，這家的男人剛從田裡回來，洗好了臉，就和我們一塊兒坐下談談，孩子們遠遠的把眼睛望著我們，婦女們煮雞蛋拿來請我們吃，又告訴我們，在過去一年他們所遭遇的一切。

我們找到一位老朋友——陶師母，她是非常清潔，非常有智慧的婦人，也參加我們一同去請人，在路上她對我們說：「散福音單張，實在是好，你記得我們去年到銅井去探望一位汪師母麼？你給她些單張，又教她唱求耶穌，救救我。今年我到她那裡去探訪，那些單張貼在她的牆上，並且她也能夠讀。你是怎樣學會讀的哩？我問她。我的兒子教我，他從學校裡回來，我叫他讀給我聽，我是這樣學會的。她說。」

我們到了一間刷得粉白清潔的小茅屋，一位中年婦人，一眼看見我們，立刻放下她的掃帚，跑向我們這裡來：「啊！蔡小姐！·李小姐！」她雙手抓住我們，並且喊看說：「神真的打發你們來。我的水牛病了，我想它會死，你們能進來為它禱告麼？」我們沒有笑她這樣的請求，因為中國的農人差不多把水牛看得很神聖，他們把牛當為他們的祖先看，晚上和牛同睡在一間屋裡。這事關係著這個窮婦人的命運，因為沒有水牛，她的田就沒有法子耕，所以我們進了她的屋子，為她的水牛禱告，結果水牛的病好了。

到了晚上，我們回到禮拜堂，人們開始來聚集，我們就坐在先來的人的旁邊，試試教他們讀單張，我坐在一個手裡抱著一個吃奶嬰孩的婦女旁邊，他緊抓著她母親的衣服，她一面注意他的孩子，一面聽我說話，我教她認字，她就連讀幾遍，當我解釋意思給她聽，她也連連的點頭，後來嬰孩吵她，她就站起來繞著禮拜堂走，我也跟她一塊走，繼續的教她，「雖是失敗，仍然一直努力追求！」

李小姐一眼望見，那幾個看到我們來趕緊把門關上的婦女，她就勇往直前對她們說：「除非你們接受主耶穌，求她赦免你們的罪，不然當他看見你們，他就把天堂的門關了。」她就將她的六弦琴拿出來，掛上寫好的大詩歌，我們就開始唱詩，在唱詩歌以前，先講解詩歌的每一句的意義，然後唱幾遍給她們聽，已經會唱的照著各人的音調幫忙我們一同唱，雖然音調唱得不夠和諧，但心靈卻十分興奮，所以我們曉得主定是悅納我們的歌頌。

當我站起來傳信息，我用的話語和見證；都是合乎她們的經驗，因為他們不懂得別的，若是我用的話語不合乎她們的需要，她們就完全無所得，或是她們照著自己的意義解釋。比方有一次我用了聖經上的字「走廊」代替她們自己的話語，後來問一個婦人，發現她想到我說的是“豺狼”。「但是種子已經種下了，每一年都結出它的果子，第一是撒種，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結成飽滿的子粒，因為主已把得救的人數加給了她們。」

第十三章 經過金門

在東方的沿海岸——我所愛的祖國，和西方的沿海——那美麗的美利堅大陸，中間是個廣闊的太平洋。我是非常盼望由「太平洋」的水劃分東西兩岸的大陸，照神的旨意，在我們之間，能保持和平，共同生存。我們兩大民族大致相同，但唯一是彼此遠隔重洋，並且兩個民族都知道，中美兩國的和平，就是維持世界和平唯一的途徑。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現在陷入政治混亂之中，如我們這樣年紀的人，必需出來求適應這急轉的新時代；神許可這種遭遇的來臨，使我們可以承認我們的錯處，從那裡出來，讓所有的人都跟隨她的和平，那就是十字架的和平。

有一次，一個在上海的中國學生，問我關於美國的情形，因為他想到美國去。我問說：「為甚麼你要到美國去？」「在上海沒有一個學生，他不願去美國的！」他回答。或者是個言過其實的人，但那確實代表過去五十年來我們同胞的心意，並且有一部份因著來中國傳道的人甚有貢獻，再有一部份希望他們在物質上，有大的成就，或是他們名字後有個博士的銜頭。當李曼女士在一九二一年休假回國的時期，我很高興的陪她去，當我們抵達夏威夷時，接到一個電報，乃是從熱心愛主之人拍來的，請我在幾個禮拜堂遊行講道。

我們的船在晚上經過金門，我首先看到的美國，是三藩市的燈光，在碼頭那裡我們聽不到夫力噪雜的聲音，和看不到混亂的情形，並且我有個印象，就是很有次序，把行李交給海關檢查。在人多的中國，處於這種環境裡，就有許多夫力爭著拿行李。但在那裡，尤其是異鄉的中國女子，名叫克萊絲娣娜蔡，她發現不論她到那裡，就是從汽車夫、售票員、火車稽查員，或是熱心的基督徒，都找到真的民主和仁愛。

金多娜小姐和吳庭芳小姐，她們是三藩市中國長老會派來接我們的船，她們迎接從中國來的船之工作已經有好多年了，她們將我們安置在一個預借的公寓裡住，因那裡的主人已到紐約去遊歷了。

我願意對這兩位現在已退隱的小姐說幾句表示敬佩的話，頌揚她們給予許多中國女子和小孩子脫離三藩市中國街的陷阱的救助，在金多娜小姐的小房間裡，床邊有一座電話，當員警同她一塊工作的人打電話給她，不論她睡在床上夜裡甚麼時候，她總是即刻起來，出去搜尋那些被拐的人，若是必需的話，也要跟著這個案子上法庭。記得我們在那裡的時候，她接到警察局的電話，叫她去找一個中國女子，她是被人拐在妓院裡的，金多娜小姐到那個地方，由救火梯爬上去，進入一個房間，她牽著那女子，帶她出來，正當那時活板門忽然隔在她們的中間，迫她放手，並且空著手回去。但是這個案子後來帶到法院，我同金多娜小姐一同出庭，她站在法官面前，臉好像天使，控訴妓院的中國院主，當律師為被告辯護，像一個狺狺豺狼，想證明那個女子是做合法的生意。

每一個人稱金多娜小姐叫「老母」，稱吳小姐叫「孀母」，許多女子對我們說：「老母同孀母為救我們，好像我們中國人說，下到深海裡，去到火焰中，進入虎穴，走進狼群裡去搶救我們！」後來大部份的女子出嫁了，分住在美國各地，為基督作見證。

主日我們到中國人的禮拜堂，在那裡我們遇見一位元熱心個人工作者——「為主的獵狗」。李曼女士在路上談話時曾經提及，她感覺很失望，因我們沒有機會和同船的一家中國人談話。做完了禮拜，我們回到公寓，那裡的設備都是現代化的，我們覺得好像小孩子忽然看到一個機器。李曼女士離開她的祖國約二十年，我又是初次到美國，所以我們沒有使用現代化設備的經驗。第一件古怪機器我們突

然遭遇的，就是自動升降梯，我們如何的操縱它哩？她請我試試開，我請她試試，我們兩人都怕開錯了因而發生意外，所以我們上下四層樓，總是由樓梯走上走下。我們的好朋友金多娜小姐和吳小姐，在各方面幫助我們，但是她們沒有猜到我們甚麼都不懂。當電話的鈴聲響了，我們兩人都感著害怕。「你去聽吧！」我說：「不，你去聽吧！」她說。因為我們兩人都不曉得怎樣聽電話，並且神經太緊張了，不曉得說甚麼。

「這裡沒有喝的水，」我說：「你想我們能喝水喉的自來水嗎？或者我們最好是煮開了喝。」所以我們就像在中國一樣，將水煮開了再喝，不曉得水喉的自來水是清潔可喝的。

當吃飯的時候到了，我們剛剛坐下吃飯，忽然有人敲門聲甚急，使我們嚇得一跳，開門一看，發現是那位熱心朋友「獵狗」在門口。「她們在這裡！」她喊著說。「我在街上找到他們，現在帶他們來看你們，你們在船上要同他們說話的中國人是他們嗎？」她非常熱心，但不夠機警，在她的後面，就是她所遇到的那一家迷惑的中國人，她用手抓住她們，強迫他們上來看我們。他們迷惑了，就跟在她後面走，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但是他們不是那一家人，我們請他們進來，在這特殊的方式下彼此經過介紹，他們很高興的遇到由中國來的朋友。他們表明他們是從香港來的一家高尚人家，我以前也遇見過，並且真的快樂聽到我們的見證，在這裡遇到了基督教的朋友，所以這位忠實「獵狗」，結果將她的獵物帶到主這裡。

我們在三藩市的時候，聽到許多奇怪的宗派和崇拜都很流行，尤其不幸的，就是在這城裡發現有一個有美國佛教廟。我們決定去看看那是怎樣的地方。我們一到它的門口，就聞到燒香的氣味，一走進去，它的佈置好像基督教的禮拜堂，在前面的壇上供著貼金的菩薩，他們用中國女人的繡花裙子掛在神龕上代替絲織的簾子，有一個尼姑站在壇邊輪著敲鐘擊磬，一個剃光頭的美國人，穿著和尚的橘黃色袈裟，對聽眾講解，他說當主耶穌十二歲的時候，他不是到耶路撒冷的聖殿，乃是到佛教廟受佛家的教訓。講完之後，收捐、唱佛教禱告歌，音調和基督教的讚美詩一樣，在結束的時候，和尚奉菩薩的名為聽眾祝福。這對我們是一種褻瀆，模仿基督教的儀式來拜他們的木偶，我看那些原眾，每個人的臉上都現著愁容。

我們急急的離開那裡，深深地感覺著在那裡的痛苦！傳道人將我從中國的佛教裡拯救出來，現在這些佛教徒，又在這裡引誘這班容易受迷惑的老百姓，我不知應該說甚麼，因此我心裡很難過。我走在橋上看見兩個女人在我的面前，一個又矮又黑，另一個又高又瘦，我認識她們兩人是剛才的聽眾，所以我趕上去對她們說：「對不起，請原諒我的唐突，我是一個中國女於，我在中國時，本來是拜菩薩的，我可以告訴你們，在那條路上你們永遠找不到平安，要找平安唯一的路，是經過主耶穌基督，我知道，因為我從那裡得到了。」

那位高個子的望著我，眼淚也流出來了。「啊！青年中國小姐，請告訴我在那裡我可以找到平安！我是馬禮遜羅勃先生的親戚，我在這裡曾去過所有的教堂，而我的心，從來沒有找到平安！」

「請到我的家來坐坐，我願同你談談這個問題。」我說：「這是我家的地名。」當我拿鉛筆和紙在寫的時候，那位矮個子的很狂暴的轉到我這裡，大力從我身後一推，我幾乎被推倒。「你不要來感化我們吧！你這年青中國女於！你自己已經被這些傳道人欺騙了。」她急急的用力拉了那位高個子的走下街去了，我吃驚的站撲克。馬禮遜先生的親戚在三藩市一個佛教的廟裡！啊！是一件不可信的事！馬

禮遜先生是第一位更正教來中國的傳道人，是他將聖經譯成中文，現在他的親戚在美國不能找到平安嗎？記得當他來中國時，那船上一個職員諷刺的對他說：「所以你去感化拜偶像的人。」他說：「我不能，唯有神能！」現在卻有人要去感化他的親戚信佛教。此後我沒有再看見她，但是這個經歷卻深深的銘刻在我的心裡，永遠不能忘記！我曾為她祈禱，求主給她能認識耶穌基督，並能找到平安之路。

我在美國的時候，總是站在高峰上，我所看見的，都使我受震動；並且除了那個信奉佛教的婦人之外，每個人都待我很好。我看見民主精神的行動在各級各種人中，和基督教的工作，天天的展開在每個角落。

在百色丁那，司德華米爾登先生同夫人是最先來探望我們的，又接我們住在他們那樸素的家，親自服侍我們。

在底特律，當我向長老會的大聚會演講，在那三天我是非常的緊張，甚麼我都不不要吃。當我一走上講臺，看著那些圍坐聽眾的笑臉，代替著那些緊張嚴肅的面孔，我就不致怯台了。

我在芝加哥的慕迪聖經學院演講之後，全體的學生都站起來唱說：「願一切榮耀歸於他——我們的主。」這種屬靈的情形，直到我臨終的那天，我都不能忘懷！

在紐約，我對在新新監獄的犯人講道，那是非常的滿意，那些我所遇見的犯人，凡聽到我所傳福音的人，都表示真正肯相信耶穌。散會之後，他們站成一排，一一同我握手，他們的眼淚都滴在我手上，好些人說：「我要與你在天堂相會！」

在麻薩諸塞的諾司非德那裡，當我對一班在慕迪先生家裡的女工們講道，她們每人捐出一小時的工資，買一個樂器送給我為鄉村工作之用。

在華盛頓，當我去覲見哈定總統，他同我握手，我送他一個墨水匣，那是清朝的皇帝賜給我父親的，他非常喜歡的和我談了一會，就派了一位侍從帶我們參觀白宮裡面的一切。

在賓夕凡尼亞李曼地方，我記得有一件事深深的感動了我也幫助了我，就是李曼女士的叔父李曼亨利博士，他在費利地非亞行了五十五年醫；每晨六點鐘起來禱告，從不間斷，現在他的眼睛已瞎了，但是他一直的沉靜，我對他表同情，他說：「這個世界充滿了罪惡，還是不看見的好。」

有時我在電車或火車上，有人——我不認得的，將一張五元美金的鈔票放在我的手裡，說：「這是為你在中國的工作用的。」

在賓夕凡尼亞的西徹士特和其他地方；我對一群一群的小孩講道，給每個孩子一個有孔的中國銅錢，叫他們將這個有孔的銅錢，系在拉窗簾的繩子上，記得他們每晚放下簾子的時候，那時就是中國的早晨，請為中國人代禱。多少年之後，中日戰爭了，從前我送銅錢給他們的那些孩子，寫信並且在報上建議給美國所有的孩子們，記得每晚放下窗簾的時候，請為中國人代禱。

第十四章 浪子回頭

沒有人能夠在波濤上游泳太久，因為它一定很快的沖到頂，把游泳的人帶著一同沉下去。在不久以前我曾經過了這深水。記得我仍在美國的時候，母親已把我們在磨石街的房子賣了，因為那幢房子太大，維持修理費也太不容易。她搬到漁夫碼頭一幢較小的房子，這個房子非常幽暗，因我的家境已

經低落了！·她拍了一張電報，我在日本時收到，她請李曼女士同我們一塊往，因為在多年前，母親已把我給她做誼女。我們回到南京，當車子把我們送到我的新家時，使我非常驚訝這新屋僅僅是一進大門靠右首的幾間房子，我一向是住深宅大院裡慣了的，在這裡使我感覺好像我們正面對著大街而住。

母親看上去身體特別的好，我很驚喜再看見她和我一家的人，可是我自己的健康卻從那時開始的不好，許多的工作也放棄了。當我親愛的母親第二年忽然的逝世，這給我受了很大的刺激，那時我正在牯嶺休息。回憶當我離開她的時候，她很高興，身體也很好，可是才離她十六天，我突然收到電報，說她已經離世了！我趕忙回家，辦理喪事。一切遵照她的意思——照基督教的簡單儀式，雖然家裡有些人反對，她又曾說不願意安葬在杭州，因她已是基督徒，願意同基督徒葬在一起，我們就遵照遺囑把她安葬在基督徒的墳山，靠近李曼查理先生的墳墓。

我的六姐本是個很實在的佛教徒，因著這次禮節的安靜，感動了她，因此她的靈魂有了希望。在廿五年前，她嫁給南京一個很有錢的人家，她的公公曾擔任過許多職位像我的父親，但是可惜他很早離世了！她的丈夫——我的六姐夫也老早死去，只留下三個孩子，永健三歲，光雲兩歲，永富只有六個月。那時在這家裡有三個寡婦，就是一位祖母，一位母親，同一位媳婦，所以永健是這家財產的一大部份的繼承人，在這種背景裡，誰能曉得這一家的後果哩？這三位寡婦在他小的時候，就縱壞了這孩子，所以當他長大了，她們就無法管理他。永健養成為一個邪惡的莽漢，又是個流浪子，他輕看她們的眼淚和勸戒，若是她們不給他錢，他即強翻家裡的箱子，找到了貴重的東西，他就拿去，他把千千萬萬的錢如水般揮霍在酒、女人和賭博上。

曾記得一夜在一個賭博的場合裡，他輸得很利害，所以在第二天大清早回家，決心很兇暴的去威嚇他的祖母，一直等她將錢給他。在她還沒有起床，他昂步的走進她的睡房，威脅的說：「給我那屬於我的珍珠項鍊，我現在需要它！」

她由夢中驚醒，喘著氣說：「甚麼珍珠項鍊？」

「就是你說當我結婚時要給我的那串鏈子。」他回答說。

「那串珍珠項鍊嗎？」她喊著說：「那是很貴重的東西，我們是留著給你的新娘的。」

「我現在要它，當那時候到了，你們可以給她別的東西。」他咆哮的喊：「快點拿來！」

他這樣驕橫的強逼，她回答說：「不行，永不能給你！」

他跳起來，跑上去摑她的臉，喊說：「你給不給我？」她大聲號叫，六姐聽到她的叫聲，馬上趕進來，他很野蠻的推她出去。廚師剛從那裡經過，聽到這聲音，他也急急趕進來，他手上正拿着一個水桶，他看見情形不對，將水桶和裡面的東西向永健丟去，他恰好低頭避過，這個廚師大大的憤怒！呼喊說：「我決定要為這家除去這個流氓！」又將一把刻花的筒子向他丟過去，但是這個年青人又躲開了，從那裡溜走了！·

他離開南京到無錫，那裡他們有幾間大的鋪子，又去威脅那些經理給他錢。同時他寫信回家，恐嚇她們，他要打斷弟弟的腿，使他終生殘廢，不能做這家的繼承人。他甚至雇了兇手守候永富，當他上學的時候，要在途中傷害他；這個陰謀事先被人發覺了，這樣他的弟弟不得不躲起來。六姐寫信給無錫幾間鋪子的經理，告訴他們不要把錢給永健，又寫信到警察局，請他們逮捕他；但是他很狡猾，又被他逃走了。八哥用計騙他，叫他的家到他的家裡下象棋，於是他的母親通知警察局包圍這房子，永健

進來剛坐下要下棋，很快地他又猜到這個計畫，立刻逃走了，又避開了他們！

他又到另一個店鋪的經理那裡拿槍指著他說：「你若不給我錢，我就開槍打死你！」有幾個職員要抓住他，又被他逃走了。當時可憐的六姐聽到這個消息，人都被急昏了。對他好像那只有一个辦法，就是將他逮捕，關在監獄，她請員警這樣辦，所以結果將永健逮捕了囚在監獄裡，於是他的母親又登報聲明，不要這個兒子了。這些日子，她的心很難過，她帶著光雲和永富到漁夫碼頭，同我們住在一塊。她那些拜佛吃齋的朋友，對她這次的遭遇沒有幫助她，所以她願意聽我們的話，怎樣在基督裡找到平安。在她未接受基督以前，經過好幾個禮拜把神的話——聖經向她解釋勸導後，她才不吃齋了。後來光雲、永富也接受基督，三人都受了洗歸於救主了。像這樣多方的試驗，她的信心更加堅強，並且將永健交給主，為他懇切的禱告。

永健寫信給我，請我向他的母親說情，將他從監獄裡保釋出來，李曼女士送給他一本聖經；他從聖經引證，表示已經悔改，當我向全家建議保釋他，大家都反對說：「對他實在沒有辦法，若是准許他自由，你必需負後來一切的責任。」雖然，我決定再給他一次機會，我寫信給他，如果他回家同我住，答應聽我的吩咐，我才肯為他擔保，他回信答應了，我得到他回信，就商請他的母親把他保釋了。

一天全家聚集早禱告，我們正讀到使徒行傳裡記載彼得如何由監牢裡得釋放的時候，當時外面有了騷變，門忽然的開了，永健站在我們的面前。我一望他那削瘦的臉，很長的頭髮，和閃光的眼睛，我立刻覺得他沒有改變，他的恨和怒一直在他的心裡焚燒，我的心也沉重了！「他沒有悔改嗎？他騙我嗎？我怎麼辦哩？」我自己這樣問。他的母親對他說話，他完全不理，他僅向我說話，我就指定一間房給他，並且清楚的告訴他，沒得著我的允許，不能離開家，他出去只能坐我的人力車。

六姐、二嫂和其他的人都歸咎於我，說：「你沒有看見他一點都沒有改變嗎？他騙了你，現在我們有個老虎在家裡，沒有人能告訴我們將要遭遇甚麼哩！」

在他的房間裡，他張貼了許多標語在牆上，「我的死母親，」「那個死經理！」「殺死我的弟弟！」他狂怒的把門踢成一塊一塊。我對他說話，他也不回答，含怒的坐著，眼睛看著地板，他的老奶媽說：「他真是個最凶的流氓，我從來未見過的，若是這個孩子悔改，我全村的人都願相信耶穌！」我試試找些事情給他做，叫他為我抄福音單張，他做了，但是他的外貌總是像塊石頭。

他開始寫些小品文章，寄到報館發表，他寫得很美麗，有智慧的時式筆法，他所投的稿，報館都給他很好的代價，因此不久之後，他找到了一個職業，工作上使他總是很忙。過了兩年，他投考大學，名列前茅，這時他大大的改變，以前他很浪費，現在成為十分的節約，從前他很懶惰，現在很勤快了，以前他很粗魯，現在很安靜。這樣的經過了幾年，他一直沒有向他的母親說過一次話，所以我們曉得他仍然記恨，沒有承認他的罪，可是他的母親從未放棄為他禱告。

畢業之後，他到杭州一帶考察幾個學院，在那裡傳染到傷寒症，送到家的時候，他的病已是非常嚴重，臥病在床好幾個禮拜，人又瘦又軟弱，已經徘徊到死亡的門口了！在這極度危險中，神應許了他母親的禱告，打開了他的眼睛，給他看見他自己犯了罪，和母親、弟弟作對，不是他們犯了罪來和他作對。最後他像浪子一樣，回想他的自己，是被重罪所壓倒，他就找他的母親，可是她的心一直傾向他，這麼多年，他第一次看她的臉，他看到他所引起的痛苦，就哭著說：「母親，你愛我，看顧我，而我像條惡狗，咬那喂我之人的手，傷害那唯一愛我的人，你能饒恕我嗎？」

「你是我的兒子！」她的心像碎了，極為傷感地說：「當然，我能饒恕你，但你必需要懇求耶穌赦免你，唯有耶穌能除去你的罪，潔淨你的心。」

「是的，」他回答說：「我是要求耶穌赦免我，做我的救主。你願為我禱告嗎？」當她禱告，她那傷痛的眼淚流在他那消瘦的臉上。從那時起，他的病開始好了。無知的女僕給他吃些不清潔的食物，他的病又發了，一天他叫人請牧師給他施洗，幾天之後，永健的眼睛向這個世界關閉了。當他進入天堂之門的時候，再打開他的眼睛看見他的主的榮臉。

第十五章 暗室之后

我們在漁夫碼頭住了幾年，看見母親、二哥二嫂、表姐、侄子、永健個一個的先後逝世，以及我們家庭的東分西散，自從我自己的身體不好，李曼女士決定把我們遷到從前所建的那幢在顏料坊我的禮拜堂後面的房子。在那時我們沒有錢完成那房子的工程，左鄰右舍叫這房子：「上面穿著一件豹皮的衣裳，下面光著腳。」因為這房子的樓上四圍和窗戶都完工了，只是樓下需要彌補著各樣格子的門。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們一直住在顏料坊，看見李曼女士做成她最大的工作，又看見我經過這深水的苦難，李曼女士知道她的父親所幻想的，回憶五十年前，當他來中國，他自己感到學習中國文字的困難！當時又要教別人學聖經，他幻想著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學習中國字。

對於我們中國人，寫字是具體表演我們最好的文化，它不僅是機械化的符號，表音聲音，像英文字的字母，每個字也像一個圖畫的組成，包括著不同的基本意思，來成為一個新的意思，它寫法的構造及樣式，表示我們最深的思想，同美術的學識。學讀和寫中國字需要多方顧到，用全副精神才能達到目的。但是——在這裡有個致命的缺點，它須花費極多的時間才學得好，這個根本的限制，只有少數空閒的人能以享受它。當時這般不識字的人，最多只希望能學習認識幾個字，這就是說在現代教育制度之下，亦僅百分之二十的人能夠學習讀和寫。

因著西方的文化帶來了一個新的觀念，就是：文字是人類交通少不了的媒介，不是少數人的一種奢華的享受。中國的新領袖們，看到我們的教育最大的需要，乃是要除去四萬萬五千萬人中的文盲，並且統一現在全國混亂的方言。如果方言不改革，中國永不能在現代的世界裡有它的地位。

韓國已經有了這種制度一千多年，日本也已經由同樣的辦法，除去了他們的文盲。

所以中國國民政府制定了一個五年計劃，它希望提出以北京方言做全國的標準，並通過一個普及教育的方案，他們推展一種注音符號，簡化讀和寫的方法，用卅七個符號聯合成字，每字不超過三個符號，人能夠寫任何俗語，且能讀出所寫的。

推廣這個有用的制度，每個注音符號放在與它相符合的字旁，並排寫在一起，所以任何人學會注音符號，也能教他自己認識注音符號旁這個字。

注音符號在字旁邊，不僅是對每個字正確的拼音，差不多也是對聖經約有五千字的準確指示，它也產生音調的準確。一個很難讀的字，有一個注音符號在它的旁邊，它就不難讀它的音，更勝於那些很容易的字，這樣一來，在幾個禮拜裡好好的學和讀就可以熟悉，若照老的方法讀，最少需要十年。

至於這些西方傳道人，想熟悉世界上最難的文字，正如中國的文字，是很難的。惟有注音符號教他們說話準確，音調也準確，別的方法是很難學習的。在這一般新來的傳道人中，時常發生許多笑話，因為語音和腔調產生了許多極可笑的錯誤，當他們繼續在錯誤的方式說話時，那就不是笑話了。

李曼女士看見這個計畫，可能將聖經的字和注音符號並排印出，又放在千千萬萬普通人的手中，她的目的：「是讓中國每個男、女和小孩子都能有一本聖經。」大眾都讀聖經，能夠使福音廣為傳出，比任何辦法都好，基督教會的力量，就是靠這些能讀聖經的廣大的百姓。

一天，正在吃飯的時候，我們同一位朋友談到關於同政府合作普及教育方案的可能性時，這位朋友忽然地說：「我願意送給你們二千塊錢開始這個工作。」

真是從天上賜下的禮物、李曼女士雙手緊捧著它，在那時候，這二千塊錢就等於現在的六千元，可以付創辦這計畫的開辦費，李曼女士找到一個有經驗的印書人和兩個學徒，於是在上海找到一間小辦公室為他們用，所有的工作，如找出每字準確的拼音和音調，聯合字和注音字，設計鉛字的樣式，裁剪模型，熔鑄字型，字的排版，校對和印刷，在南京與上海之間，用信聯絡，她負責校對，他們做機械工作、鑄字、排版和印刷，聖書公會同意它做好後，給她出版。

一位孤單的外國婦人，僅僅只有兩千塊錢，為中國人擔任全部聖經附印注音符號，那是一個勇敢的事業，而她做得非常的好，她對於中國文字的音調和普通言語，有完全的知識，又有堅強的毅力，及充足的信心。

我對於這個計畫很有興趣，也預備幫忙。但，放在我的面前的，我尚一無所知。一個很冷的早晨，為著些事我去拜訪市長，我看見有兩個很美麗的火爐在他的辦公室裡，我也想有一個像他那樣的。當我回家，我發覺人們為了冬天，給我換了一個較小而且很舒適的房間；又有人送給我一個和我在市長辦公室看到的一樣的火爐。在我就寢之前，我是怎樣的欣賞享受這精美舒適的房間和那明亮的爐火啊，事實上我享受這房子不到一年，在一個早晨我才醒的時候，感覺房子忽然的圍看我旋轉，當時的光好像刀戮我的眼睛，我的身體僵硬得像一個死屍在冷栗的地方，我不能對人說是怎麼回事，僅能發出呻吟的聲音，和手的移動。李曼女士同僕役們知道了，都小心的看護我，她們在牆的四圍掛上深黑的簾子，使光不能透進來，又用黑帶子遮著我的眼睛，我的旁邊總有個女人陪看我，然而我睡在那裡，真是生不如死，足足有十七天不能吃，不能動，八個月不能說話，一年半不能打開眼睛。

長老會的但以理司醫生常常來看我，為醫療我做了許多工作，經過了約有一年，由專家商討的結果，表示我這病無法醫治，並且通知我的家人，我的兄弟姐妹，和朋友都為我預備衣巾棺柱子槨，及一切後事，只是李曼女士一直沒有放棄希望，發電報到外國，請人為我禱告，並且雇了裁縫在樓上為我做夏衣，當時我的家人在樓下為我做壽衣。我家的人極力主張請一位有名的中醫來看我的病，他拿著我的手說：「蔡小姐，我們都很欽佩你的聲名，只是你要曉得，油乾了燈也要熄了，你的壽命是不能超過三天。」

我躺在床上，病得要死，連痛都不曉得，然而我看見了一個異象，就是一頂美麗的冠冕，被舉向天堂，我又聽到美麗的歌聲，我想：「這是多麼隆重的歡迎啊！」過了一會兒，我又聽到一個聲音說：「不是，不是歡迎，是練習而已。」我醒來聽到李曼女士在我的旁邊禱告和嗚咽之聲，我已病得十分深沉，現在才開始回復了。

第二天，但以理司醫生送來一個通知，說：「我們診斷這個病症，它是癘病和腳氣病，沒有藥可以醫治，只有勉強我吃點東西。」（然而，經過了十六年長久的痛苦，後來才查出我的疾病根源，是惡性瘧疾在我的骨頭裡。）試試勉強我吃點東西，因為我嘔吐得利害，大家都為著這緣故擔憂。若是我多吃營養的東西，覺得病又要發了，並開始痛得利害，我的頭髮熱好像火一樣的燒，用冰袋冰我的頭，一共兩年，看護我的人用火酒擦我，為我揮扇，瘧疾在我的骨頭裡雖在冬天夜裡，也是非常可怕，打開窗戶，雪花飛進來，我也只需薄的衣裳和被蓋。當我嘔吐得利害，就不能吃東西，一吃了就吐，我的嘴痛，我的手發黑，我的指節裂開看得見骨頭，慢慢的，我的神卻將我由最深處領上來，使我又活了，也能多吃一點東西。

過了些時，好了一些，接著又退下來，我好一點，病又回復，不久我又病了，雖然都在黑暗裡，但神的愛、神的光從沒有離棄我，我不能說盡他對我一切的大慈愛，也不能寫盡她的眷顧和預備，縱使像中國有句話說：「我筆雖能生花，」可惜我只能述說了一點點。

在揚子江北岸約廿英里，那裡有個小村莊，住在那村四圍的農人，每聽到一個十八歲的女子，名叫小美，她的兇惡丈夫和她家的人常常狠狠的打她，和她所發出尖銳號叫的聲音。一天晚上，小美從她的家逃走了，躲在田裡，當她聽到丈夫和婆婆呼咒罵的粗大聲音，就嚇得發戰，以為他們要捉拿她。到了夜深，一切靜寂無聲的時候，她才開始向著南京跑。後來一個朋友帶她到我們的家，她請求讓她可能躲在一間房裡工作，或者在屋裡，因她不敢出去，怕被她的丈夫找到，就這樣，她同我一道住在這安靜掛著深黑色簾子的暗室裡。

她是個天生的護士，在她每次休息的時候，很快的學會了讀和寫住音符號的字母，一大堆的書上填滿了她那些日子的護士記錄，她是很可愛也很有思想的，我常發覺她的熱淚滴在我的手上，也聽到她很小的聲音說：「啊！天上的神，當我疲倦了，我可以出去休息，但是當我進到這房裡，不論是早晨，中午或半夜，她一直躺臥在這個地方。」差不多我有八個月不能說多少話，我想要甚麼，只能表達在我呻吟的聲音裡，她一切都懂，不感到任何的困難，確實是神將他的愛放在她的心裡，如此一天過一天，一月過一月，一年過一年，她看護著我，從來沒有表示怨言或訴苦。

自從我的房裡保持安靜和黑暗，老鼠開始有了機會，它們在我四圍遊戲和跳舞，它們喜歡爬上簾於，又跳到我的床頭，從我的肩膀走到我的手。有幾個早晨，天還沒有亮之前，我聽到窗外一個小鈴釘釘鏗鏘的聲音，這個小的鈴聲攪擾了我，女僕走去看看究竟是甚麼，她們發現一隻很美麗的全白波斯貓，有個大得像刷子的尾巴，有一對可愛的眼睛，頸上有個小鈴系著，自然我們不要留住別人的愛物，李曼女士將一張淡紅色的福音單張系在貓頸上，再打發它走，過一會它回來，只是單張已經沒有了。李曼女士另外再系上一張單張在頸上，又把它打發走了，因此它成了我們的傳道貓，它送了許多的福音單張給許多人家。不久就留在我們的家，不肯再走，你可以想像當「白後」在這幢屋子四周來往，這些老鼠很快的都逃走了。

在我的窗外有一個小院，那裡有一棵小桃樹和一棵桑樹，到了夏天，太陽從這個空院子照進我的房子，特別的光亮，又特別的熱。記得我得病兩個月之後，一位有愛心的朋友送來三棵樹，種在離我的窗戶幾碼之外，沒有多久，全院裡又長了約三十棵樹，若是我們詳細的計畫在那裡栽種它們，我們不能選到像這樣的好地方，它們長得這樣的快，僅僅三年的期間，這個空院子成了一個小樹林，這些

樹頂上的枝子和美麗的葉於，互相交著叉，形成了一把大傘，遮蓋著整個的院子。朋友們來看我的時候，常常談到我窗外的風景，那美麗的蔭影，和透瀟過來的日光，說：「這是一個神跡。」

我們的老門房在我們的家做了四十年，每當我請他接受耶穌，他從來不回答，僅僅站在那裡，不說一句話，既不拒絕，也不接受。自從那一天，他聽到中醫說我僅能再活三天，他立刻跑去見牧師說：「我要和七小姐一同去，我要懺悔我的罪，和她一同去。」所以後來在我的盡頭，他回轉歸了主，由我心的最深處如今我可以說：「我們人的盡頭，就是神的機會。」

我病的時候，一位有愛心的朋友問我說，是否一個人終日消磨在一個黑暗的房子裡，會感覺孤單和疲倦嗎？「啊！不是！」我回答說：「主是我永久的伴侶——真正的朋友，我是這暗室之后，她是我光明之主。」

第十六章 不滅的光

在我的長期病痛中，李曼女士是否因為照顧我而曾停頓了她對注音符號聖經的工作呢？啊，不是！若是你那樣想，你是不認識我的誼母——李曼女士。困難對於她，不過是證明她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她安安靜靜的面對著它們，然而工作都是這樣安靜的決定。雖然她經常為我禱告，她的愛心，和鐵般的意志，幫忙我從死蔭的幽谷出來，而她卻仍繼續她自己排裝翻譯的工作和相同的奉獻。或者有許多人想她是位堅強、勤奮而又健康的人，但她自從脊骨受傷之後，常使她的身體痛疼和孱弱，所以她很少外出。她閒暇的時候，除了留心我的需要之外，她常常坐在一把睡椅上，放一部打字機在她的旁邊，又放一個小桌子在她的膝頭上，工作直到深夜。在這樣情形之下，同時她處理許多的來往信笈和做校對的工作，一直沒有間斷。她並且訓練許多教員和學生擔任幫忙校對，她又須登記那些願意做這工作的人。她教僕役們讀注音符號的聖經，為用著擔任表演注音符號的目的，司瑞球海倫小姐花了兩年的時間幫她發行和推進。

在上海有個教會的注音符號促進會，也支援她，又有根多傳道人具有同見，盡他們的力量教一般人用這個方法讀書。奇妙得很的，不僅是不識字的人，就是有學問的人，包括傳道人在內，都喜歡接受這個機會或者相信這個方法。為了另外一般人是太喜歡堅持用字，太疑惑採取北京音來拼各地方的可能性，為著創辦一個新制度的困難很容易氣餒。開始時許多人很熱心，當他們遭遇到無情的反應，立刻就停止了，因為許多不識字的人，若是認識了幾個字，時常大大的驕傲了，去反抗任何新的計畫，尤其是它對他們好像外國的文字。

對於西人用語音制度拼音，好似很容易，但對於我們中國人像是胸有成見，顯得格外的難。中國人經常認字，僅靠記憶，雖然他們說話有音調，卻從不當音調瞭解它們，只當它們是每個不同的字。用他們的智力直接認識這些字，過於瞭解它的目的，他們常完全失去那字的意義，除非附上個極簡單的例子。在事實上，這個計畫的困難是很多，沒有政府的強迫實行，個人能做的實在有限。但是當一個愚笨遲鈍的婦人，被勸誘學拼音，從福音單張或聖經句節意義的光照耀她的心，激勵她的情緒，使她從呆板裡，理論的力量裡，蘇醒過來得了改變。當她認識她所讀的是中文（不是英文，因為他們以前愚昧地推測。），她自己能寫信，當神奇的話語紮根在她的心靈裡，她變成非常喜愛聖經，並且火

熱的生了一個創始的悟性。一位老年太太更正一位講經人說錯了一個字音說：「在我的聖經裡（這指注音符號），這個字的音是這樣。」並且十分確定，結果她是對的，是他錯了！

約拿書是第一本完工付印的，接著就是其他各書，所以我們有種種課本，為著一般鄉下孩子，到我們的禮拜堂裡來讀書。這些鄉下人差不多全年都很忙碌，一到冬天，過了中國新年之後，他們有點時間讀書，那卻是我們工作最忙的時候。小孩子比大人學得快，小孩子在六個星期內，把拼音、誦讀和寫字學得很好，所以我們送些書給他們，告訴他們回了家仍要繼續的讀，並且試試教別人。當他們回到家，因為他們受了新的教育，使人羨慕，他們常常用注音符號寫明信片給我們。後來，一個農夫從他那裡特來看看我們，他的臉充滿了高興的笑容帶來一個「謝謝你們」的禮物——雞蛋和炒米，並告訴我們一個故事：

「這注音符號，」他開始說：「是一個活寶貝。我的女兒——寶珠，今年曾讀了貴校的速成班，當她回到家，她對我們讀聖經，又為我們管賬，使我們大家對她感覺奇怪！所以我們的四鄰常常到我們的家裡，叫她讀聖經給他們聽。」

「這完全是一件神跡，一個人說：這個孩子從前是不認識字，沒有多久，現在她能讀聖經，誰聽見過像這樣的事呢？」另一個人說：或者她讀得不準確，讓我們喊一個進過學校的大孩子來試試她。所以他們喊一個大孩子來，給他一本聖經看，又叫她讀她自己的，她讀得每個字都準確，那個大孩子已經讀過了五年書，還沒有讀得像她那樣好。從那時，我們鄉里的人找到些又新又難的字，就來到她那裡，若是那個字旁有注音符號，她能告訴那是甚麼字，所以他們都叫她做小字典」

油漆匠和木匠是另外一個有趣的故事。我們雇一個人油漆我們的房子，這個人是個很誠實的基督徒，又是勤力的工人，可惜目不識丁。第一天他參加我們的早禱，給他一個深刻的印象，他看見廚子，洗衣的女工和工人，每人手裡拿著一本新約聖經，大家輪流讀。過後，他們也勸他學注音符號，他站在那裡，臉發紅，耳發燒，說不出一句話，原來他是個結舌的人，但是他也要學，那就成為不可思議的事了。看他在閒暇的時候，坐在一塊石頭上，雙手緊拿一本書讀拼音，就是站在梯子上，忙著油漆時候，也在背誦，他停下來的時候，放下他的刷子，立即拿起他的書，尋找生字。

一天他告訴我們，有些木門木窗爛了，應該找個木匠修理後才可油漆。木匠來了，剛要開工之前，油漆匠過來勸他學注音符號，當木匠開口念拼音，他們兩個都大聲哄笑起來，大家連忙過去看他們是為甚麼事這樣高興！「他也是個結舌的！」油漆匠說。但是鼓勵結舌老師和結舌學生總比沮喪好，為著他們有共同的阻礙，常看見他們坐在一塊大石上，每人拿著他的書，一道喝茶，一塊兒讀得津津有味。

政府為著注音符號的計畫，現在正是全力推進，所有小學的課本都注著注音符號，許多公共的通告也是一樣。有一個縣的縣長，命令百姓要到大眾班學注音符號，只是到的人很少。「我們太忙！」他們說。所以縣長安置些教員在城門口，考一下凡進城的百姓之注音符號，那些能讀的才准他進城。這就解決了問題，大家都來上班，因為鄉下的百姓都需要進城做生意。

在南京，一九三七年六月教育委員會召集全國代表會議，有一百多位的代表由全國各處來受訓練，教百姓讀注音字的方法。群眾教育組的主任曉得李曼女士的工作，請她派幾個讀注音符號的學生表演給代表們看。她同嘉頓小姐接洽，她是我們中國的一位老朋友，她在離南京城南廿英里的鄉下，開始

了傳福音的工作，她將她自己儲蓄的錢拿來建了一幢小禮拜堂，她幫忙泥水匠和木匠做工，又教一班男女孩子讀注音符號。他們整天工作，挑菜、挖山上可吃的野植物、拉人力車、放牛、或是砍柴，每晚只來讀半小時的注音符號。一天，嘉頓小姐雇了兩乘馬車，又告訴她的學生，她要帶他們旅行到城裡去，當大家都剛好擠進車子裡，男孩子手上拿著書，女孩子頭上綁條黑頭巾，他們的書放在籃子裡，孩子們想這次旅行是個大遊戲，他們睜大著眼睛注視這奇觀的首都。李曼女士接著他們，帶他們進那偉大堂皇的教育部。

他們被帶到一個大會堂裡，他們舉目四望，在前面有個講臺，又看見那裡有許多的教育家，他們也不懂得害怕，經過所有的試驗，得著美滿的結果。代表們被請試驗這些孩子，於是內中的一位走上來，拿出他們的一本書，隨意翻一面，叫一個孩子讀，他就照著讀，又讀得很好。接著，另外一位代表走到前面，自己帶一本有注音符號的書，給其中的一個孩子讀，他從前沒有看見過那本書，他也能讀那些字。當第三位的教育家指著牆上的題句，叫一個女孩子讀，她照樣也能讀。這次的表演，給教育家們一個最深刻的印象，結果他們送給李曼女士一套趙元任博士——注音制度的權威——所備的注音錄音片，並請我們預備一篇關於注音價值的演說詞，要在中央廣播電臺廣播。我剛剛充分預備好，就口述演說詞，後來這口述的演詞，印成了小冊子，都是講到注音符號的重要。

第十七章 漂流在曠野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南京是中國的首都，在這時期中，南京的人口突然增加，由二十萬增到一百萬人，內外的街道都加寬闊了，公共汽車也有了，許多政府的大廈，如雨後春筍般建築起來，這城裡擁擠著從本國各地或世界各處來的陌生人，政府正在努力統一全國，改革法律和教育制度，把軍隊現代化。

但是，當時國外的敵人有如在內的一樣，在黃海另岸的一個強國，對它存著野心，因中國在戰略上的重要，就計畫征服它。這時中國正在計畫改善國家經濟，日本卻乘機侵略華北，一塊一塊的侵佔，中國那能夠在這短短的幾年成為堅強，有足夠的力量去抵抗它呢？若是它能，日本就決不敢冒險了。

在一九三七年夏，日本首先襲擊北方的北京，又在海岸中心的上海發動攻擊，政府一方面在華東華北抵抗，一方面撤退到華西多山的地帶，所以，當日本軍隊從沿海前進，百姓成群結隊往華西逃難，高等教育的機構都搬到幾千里地的後方，把現代的工廠拆卸成為一件一件，由陸路向著後方搬遷。南京是個瓶頸，在那裡有千千萬萬的避難者像瘋了似的擁出來想逃避，他們被迫不是選擇留著忍受日本佔領的恐怖，就必須逃往內地，經過長途崎嶇跋涉之苦。火車、公共汽車及輪船，因著容量有限，僅能運連出不及百分之一的人，我無法能形容那次的大逃難，但，我可以告訴你們一點，乃是神在那時候奇妙的看顧屬於她的兒女，包括逃難的人和留在那裡的人。

雅柔小姐和維勞小姐——兩位在中國的佈道者，曾決定搭火車往南京以南的鄉下去，當她們到了火車站，那裡已是人山人海搶著要上已滿了人的火車，她們發現有些行李遺留在後面，雅柔小姐趕回去拿行李，卻沒有找到，回到車站時，火車又已經開了！維勞小姐與錢和其餘的行李都被火車帶走了，雅柔小姐站在人潮中，一隻手裡只有五塊錢，另外一隻手挽著一個小手袋，裡面只有一套換洗的衣裳。

另外一列往南開的車，也擠滿了人，有些人從窗戶爬到車頂，那裡好像是完全沒有希望了，就是站的位子也沒有了，而她仍然站在那裡，突然間一個陌生的人問她說：「你要在車上找個位子嗎？」

「當然，」她說：「你能為我找得一個位子嗎？」

「跟我來，」他回答說，就帶她到頭等車廂，那是為政府官員的家屬留著的，她非常感激的得了一個位子，不久之後，她嚇呆了，原來車於是不在她要去的地方停車，乃是要到很遠的一個陌生地方，那裡每個人都下了車。這也是神的預備！在同車的一家人，租了一條大帆船，請她和他們繼續前行。當他們在第二個地方分手，她找到一個基督教的禮拜堂，她住在那裡，就這樣參加另外一個基督教的團體，再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西行，在那裡她找到一個家和找到一份工作做。

嘉頓小姐的遭遇也是相同的，只是時間還長一些。她帶了她的小布袋，和很少的錢，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經過中國的內地，她每到一個地方，找到小的禮拜堂和傳道人的站，是由愛主的基督徒管理的，他們接待她，那大多數是中國內地會的人。她睡在地下的稻草上，在井邊洗衣，吃他們預備的簡單食物，傳福音、教主日學，又參加新的難民團體往西走，因為傳來的惡耗是日本軍隊往西推進。他們前進是用帆船、獨輪車、驢子或是步行由華中而西南。經過如畫般的山野和鄉村，內地的基督徒歡迎她請她向大眾講道，作見證，一直前進，一路上都是這樣，作見證的機會從沒有停止，一共八年之久。由一九三七年戰爭的開始，她這樣的漂流經過十省，講道、教訓、見證，除此沒有其他的任何團體支持她，她收到甚麼，她就憑信心向前行。她沒有回到南京，直到一九四五年戰爭過去了。她告訴我們，那時中國內地會廣泛的工作，和它們犧牲的服務，同殷勤的對待中國人，是她從未想到的。

有位王老太太——她和她的一家躲在離南京不遠的鄉下，他們住在一個小村莊裡，是一排三幢房子的中間一幢。那裡面的青年婦女，白天是躲在地板底下，逃避遊蕩的日本兵禽獸般的情欲。有一天，他們看見了一個日本兵向前走來，青年婦女都急急地躲藏著，讓年老的守望並禱告，那個兵從第一幢房子出來，正要進中間的那一幢，突然一條狗向著他跳出來，他立刻轉身去趕狗，就這樣的漏了中間的一幢，向著第三幢走去了。

陳老太太同她的一家，沒有錢雇車由南京逃走，所以不得不留在家裡。有幾個日本兵進了他們的家，看見男人站在院子裡燒火，不問理由殺了他們就走，只留下她同她的媳婦，這證明他們的殺人，實在是狂暴的。這兩個無依無靠的女人，怎能夠活下去？她們因著害怕就跳下井裡自殺，她們正在水裡掙扎時，另外一個日本兵進來，聽到這聲音，望著井裡的她們，微微地笑，表示告訴她們不要怕，他即放下一根繩子，把她們吊上來，給她們些乾的衣服，又給她們些錢，當她們想表示她們的感激，他簡單的說：「我是一個基督徒。」

一位有卓越勇敢的美國女傳道人，走到街上的時候，又是那些日本凶兵正在行兇，馬上一大群驚惶駭怕的婦女，跪著並懇求她幫助他們，於是她帶著她們到金陵女子學院，那裡她同一班有愛心的朋友，把這美麗的校舍改成大難民營，在美國國旗之下保護她們。她們供應她們，看護她們，抵抗強暴有五個月之久。在這些時期裡，有成萬的難民也住在其他教會辦的難民營內。南京的婦女通常說：「那是美國的教會，救了我們南京人，我們想到她就是基督自己。」

至於李曼女士同我，曾生活在日本侵略計謀的陰影之下好多年，又看見這只老虎一再出現，我們

永不知道甚麼時候它要跳起來，可是我們仍舊得照常生活下去，希望著有好的轉變。李曼女士想把注音符號聖經的印刷工作完成，同時叫我不必擔心。我從不知道會有甚麼事發生，一直到一天一個中國朋友走進我的房間，告訴我這百姓逃難躲避的事，並勸我們遷到上海的租界居住，因為在那時日本人還沒有進攻上海的租界。

我們考慮之後，就決定趕快收拾行李，早點離開。汪先生——我們的印刷者，在車站花了三天的工夫，才為我們定到一間頭等車房，後來稽查員很客氣的准我們的三個女僕同我們在一處，她們可以不坐在三等車裡。若是要她們到三等車裡，她們就要等下一班車，那一定會在混亂中走失了。因為她們都是頭腦簡單的鄉下人，從來沒有坐過火車，她們中間有個名叫小金的，整夜呻吟不停的叫：「啊，我的媽呀，啊，我的媽呀！·我們要遭遇到甚麼事哩？我們怎能住在這間小房子哩？」

忽然，我第一次感覺有個可怕的思想，我說：「李曼女士，到上海我們住在那裡？」

「我不知道，親愛的，」她回答說：「主必預備！」火車準時到了上海，李曼女士由窗向外一望，喊道：「喜鈴在那裡接我們，」她同一個護士帶著一輛有輪的椅子，站在人群當中，我們希望喜鈴來，因為我們曾經打電報給她來接我們。但我們不知道為甚麼，她沒有收到我的電報，只是她在晨更禱告的時候，她被帶領到車站來接那列車。現在我們那節車的門，剛巧停在她站的地方。當我們從蜂擁的人叢中出來，發現另外一個神跡，就是有兩輛出租的空汽車等在路旁。

「這裡人山人海，都在上海找地方住。」喜鈴告訴我們：「今天用不著找房子，你現在最好到醫院找一間房。」但是醫院的房間小，不能容納我們五個人，並且房金又太貴，所以我打電話給我的八哥，請他為我們找地方。

「現在上海一尺空地都沒有了！」他大聲喊說。

「盡你的力量吧！」我們再三的求說。所以他打發他的兒子——永愉同媳婦——光雲為我們找房子。他們整個早晨滿街跑，都找不到。到了中午他們又熱又倦，就在環龍路一個小俄國飯店吃點東西，剛剛對面街是一排磚房子，當他們吃的時候，發現一個俄國婦人貼上一小塊方紙——像名片般的大小——在大門上。

「讓我們去看看，那是甚麼東西？」光雲說：「那或者是有房子分租。」他們急忙跑過街，在這緊要的時候，看見確是有一間房子分租的通告！因為滿街是找房子的人！那個俄國婦人仍站在外面，看見他們到她的門口，就帶他們進了那幢房子，上樓看見那房子連著一個洗澡房，那正合我們的需要！所以光雲為著保留那間房子，就留在那裡，因為還有其他找房子的人也跟在那裡，永愉去打電話給我們。「我們為你們找到了一間房子，若是我們現在一離開這裡，我們就要失去這間房子，」他說：「你們儘量趕快照著地址馬上來吧！」

我們進了我們的新家，充滿了喜樂，只是我們搬進來已有七個鐘頭，還沒有打開行李。「從李曼女士的箱子裡，拿出幾件乾淨的衣服給她。」我告訴小金。

當她把箱於打開，她喊著說：「那裡面盡是注音符號的書，一件衣服也沒有。」

「怎樣！」我喊說：「你沒有把她的衣服裝進去麼？」

「她叫我把注音符號的書裝進去，因為她要用這些。」她這樣的回答。

「好罷，小金，把你的衣服借一套給她，等我們替她做新的罷！」我說。

第十八章 多了三隻羊

上海的租界，是在新城和老城的中間，有英美區、法國區、日本區、俄國區，後來有猶太區。外國人僅是極少數，現在因為戰爭逃來了許多難民，人口比平時增加了三倍。雖然上海的外國租界，在這般愛國學生的眼裡好像是一根刺，他們痛恨中國自己缺少了自主權，但卻是有錢人的避難所，因為他們覺得在國際管理之下有保障。當中日戰爭前一段時期，就是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上海的租界成為大的難民營。

我們住在法租界，可是住在這裡的法國人很少，周圍的外國人大部份是白俄，他們在俄國革命之後，逃到這裡來的，所以這個地方成為了白俄區。在霞飛路的四周，普通稱為“小莫期科林蔭路”，因為那一帶俄國的商店林立，甚至在行人道上來往的人，許多也是俄國人。

我們搬到這裡僅僅一個禮拜，日本軍隊就開始圍攻上海了，然而沒有炸彈落在租界裡，中日軍隊在週邊開火，炸彈的尖銳聲和大炮的吼號聲從不停止，直到三個月之後，日本終於佔領了上海！

李曼女士繼續校對注音符號聖經，從前她把所有印刷的器具由上海搬到南京，在我們離開南京之後，這些器具搬到漢口基督教聖書會，在那段期間存著不動，若是仍留在上海原來辦公的地方，那是日本租界，或是在南京，可能已經被毀了，那麼李曼女士的心血和資本也就付諸東流。

我們的女房東奧爾加小姐是一個白俄，和其他大多數的二房東一樣，我們才到的這天下午，她已經出去打麻將了，她的中國男僮僕帶我們看房子，當晚，奧爾加穿著高跟皮鞋，辟辟拍拍的走上樓來看我們，她是個很能吸引人的年青婦人，穿得很時髦，說得不甚完全的英文，「你們是這新來的客人，李曼女士同蔡小姐，是麼？我現在帶一張被單和幾個碟子給你們用。」

「謝謝你，我猜想你是我們的房東，請問你貴姓大名？」

「我的名字叫奧爾加，你們喜歡同我打麻將麼？」

「不，我們不打麻將，我們是基督徒。」

「不打麻將！為甚麼不呢？」她轉身又克裡克拉的下樓去了。

過了幾天，她又來了，「請你們現在付我房租罷！」

「當我們租你這間房子時，不是已經付過了嗎！」

「不！不！不是這個月的租，是下個月的租，我打麻將輸了許多錢，請你們現在把下個月的房租預先付給我罷！」

以後奧爾加來看我們，不是請我們打麻將，就是借錢，其餘的時候，我們雖然看不見她，我們可以聽到她在樓下呼號的聲音：「波！啊！外！到這裡來！」或是「咪咪，（她的狗）你在那裡？」甚麼時候她輸了麻將，這些杯、碟、叉、匙羹就要開始辟哩拍拉，狗也吠，因為主人打它，趕它進房，有時她同所有的房客爭吵，只是沒跟我們爭吵過，我常能聽到猛力的關門和尖銳發怒的聲音從樓下傳來，差不多每天員警都來這幢房子查問，為甚麼爭吵和打鬥？奧爾加同一個瑞典男人名叫尼而斯已同居了七年，只是沒有結婚，他是租界監獄的看守，當她向他發脾氣的時候，杯碟亂飛。他們常常一同去跳舞，到了第二天早晨才回來，高聲的歌唱，喝得酩酊大醉地回到他們的房裡，有時我們的女僕早晨下

樓撞著他們，因為他們睡在樓梯上。

她的男僕有一些難處，因為我是中國人，所以常常上樓來向我們訴苦，「女主人把她的鞋和襪子丟在地上，叫我把它們拾起來。她有許多衣服，但是沒有一件是合意的，她卷起它們，丟在衣櫃裡。」

奧爾加的母親、姐姐、侄兒、侄女從旅順口來，她們都在我房子底下的一間房子住，奧爾加常跟她們打架，抓著她侄女的頭髮，母親和侄兒便跳到奧爾加身上，而奧爾加和侄兒、侄女、桌子、椅子打成一團。

一天，有個住客做生日，請奧爾加同她搓麻將，她們一連打了四十八小時，奧爾加輸了二百塊錢，為著還債，她將她自己房間的一部份分租給人，當搬移一個沉重衣箱的時候，一不小心，她受了很利害的傷，有幾個月她仍是那樣的軟弱，很難行動。一天，她上樓來看我們，坐在椅上哼著告訴我們，醫生說她的傷一定要動手術，李曼女士常對她談到耶穌，現在又勸她去為自己禱告。於是奧爾加回到她的房裡，跪下來禱告說：「親愛的神，我是個頑皮的女孩子，求你醫治我，使我的傷好了。我向你許願，以後不再頑皮，不再搓麻將，也不再喝酒、跳舞，不再和人爭吵了。」立刻她覺得傷不痛了。尼爾斯那晚回家說：他已經為她準備好了，要送她到醫院去。

「不！不！尼爾斯，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的傷已經好了。」

「你不要胡說，醫生說你若不經過手術，你的傷不能好。」

「尼爾斯，我不需要動手術了，耶穌醫好了我。」她拒絕進醫院，因為她確實好了。她趕快的上樓到我們的房間，雖然我們正在招待一班客人，她急不及待地，就把這神跡告訴我們。

奧爾加遵守她所許的願，她確實從那時候起，完全的改變了。這幢房子後來也安靜了。她常來我們樓上禱告讀經，她禱告很簡單，像小孩子一樣，「父親，你知道我可能會跌倒，求你救我起來。」一天正在讀箴言，她的心靈被感動，她告訴我們說：「聖靈告訴我：你這懶惰的小東西，去看看螞蟻，它在整個夏天工作，為冬天預備。」所以她將丟在衣櫃裡的衣服拿出來，開始學做自己的衣服。

她又去還她的賭債，她站在賭房的門口，當她望著那些貪婪的面孔和賭錢人戰抖的手，她怕又被引誘不敢進去。一個大的拯救曾臨到她，使她已經從這個捆綁得著釋放了，她感謝神，讓她得到了一個新的生命！

現在她要幫助她的男朋友，請李曼女士教他，她說：「我有一個新的心，我要他也有一個新的心，聖經裡有許多寶貴的東西，我也要他讀聖經。」

但她這種新生活的方式，尼爾斯不喜歡，他說：「你說不跳舞，不吸煙，不喝酒，我終日在監牢裡工作，你現在又使我的家變成一個監牢了。」

然而，奧爾加學了藉禱告來到神的施恩寶座前，她這樣地禱告說：「父啊！我愛尼爾斯，我要他同我走一樣的路，若禱願意他離開我，也可以，求你將你的意思放在我心裡。」神應許了她的禱告，因為有一天，尼爾斯有一個假期，帶她到一個禮拜堂裡舉行了結婚禮。

我們的房子充滿了各種聲音，一位受過教育的中國女子在樓下租了一間房子，她是被丈夫遺棄的，所以她在佛教裡去找安慰，每天黎明提高她的聲音念經，大部份的住客是夜裡宴樂才回來睡覺，他們指責她在早晨打擾他們的睡覺，我們曾常常對她說在基督裡才有安慰，但是她表示無興趣。後來，有一天她告訴我們，她決定往西去尋找她的丈夫，臨行時我們送她一本聖經，當作送別的禮物。幾個月

之後，我們收到她的一封信，原文如下：

李曼女士蔡小姐：

我好久沒有見你們，但是我常常想念你們，自從我離開上海去找我的丈夫，在漢口因為被誤認我是間諜，將我下在監裡，我在這裡還要坐六個月的監，因為在監裡無事可做，所以我就讀你們給我的那本聖經，它曾帶給我真正的平安，進入了我的心，我讀多一點，就多看見它裡面的奇妙，今後我也喜歡將聖經告訴其他的犯人，管獄的人准我對這些人讀聖經，特別謝謝你們送給我這奇妙的禮物。

xx 謹啟

她第二封信告訴我們，她已經由監裡得了釋放，又找到她的丈夫，並且他們已言歸於好了。

另外一個住客是個猶太婦人，是從歐洲來的難民，我們常常聽到她哭，她可怕的經過和憂鬱傷了她的健康，並且使她的精神不正常，加上她丈夫的責罵，使她的情形更壞。因此，她曾被送到精神病院，穿上緊衣（瘋人穿的緊衣）。過了一個短時期她回來了，不久，又病倒了，她拒絕聽耶穌，當逾越節這個星期，她來訪問我們，她在我們房裡，就是給她一杯水她也不喝。奇妙的，在不久之後，她開始讀我們送給她的聖經，這些生命的話給她帶來了安慰，她找到平安以後就安靜了。之後她有一個機會到美國，她就帶著她的聖經一道去，在美國，她寫信告訴我們，她繼續每天讀聖經，因為從它裡面才找到安慰。

三隻失去的羊！一個俄國難民一個中國難民！一個猶太難民，但是好牧人把她們都找了回來，而且他帶領她們平安的放進它的羊圈裡。

第十九章 黑雲和日光

在疾病或衰弱的時候，黑雲或者緊集在我們家的上頭，但是一個芬芳的基督徒特質之影響，從黑雲裡照出金色的光輝，並帶著長久的祝福；給那些存留在世而專心信靠她的人。這讓我嫂嫂——冠華的經歷來見證吧！

我們住在上海的時候，常常看見我的八哥和他的一家，他的大兒子——永愉，同光雲結了婚，他的女兒——永智是個護士，他的小兒子——永名，仍在大學讀書，他的妻子——我的嫂嫂——冠華，是個又活潑又愉快像太陽光芒的人，我們都喜歡她。

一個秋天的下午，她到我這裡來和我有一個簡單的閒談，臨行時還是愉快的告辭，在晚霞陰影之下走了。那知道我們彼此再也沒有夢想到的，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聚談！過幾天她得了病，就送進了醫院。

在感恩節那天，八哥來看我，雖然他想隱藏這事，我已經知道他認為冠華快要離開我們，我的心終日不住為這事禱告，覺得冠華回天家去，或者可以藉此證明給她留下的人得到祝福。那天下午在醫院裡，正當她所愛的人圍集在她床邊，注意她每一個動作的時候，只有北風吹得這間房子窗戶上的玻璃發震動的聲音。大概在太陽落山之時，冠華很軟弱的張開她的眼睛，在她的病中，第一次抓住光雲的手，向上指著呼喊說：「那是多麼奇妙的地方！多麼美麗的光景！你能看見嗎？」

一霎那，她離開了我們，往那最美麗的地方去了，天父已在歡迎她，為著她，那一切都是美麗，

只是我的哥哥失去了他最好的伴侶，她的孩子們失去了他們慈愛的母親，他們在各方面都缺少了她。永智告訴我說：「當我第二天早晨醒了，我甚麼也沒有看見，僅僅我的白孝鞋和白孝衣在我的面前！」

然而冠華的聲音沒有停止，她繼續對她的家人說話，這個時候遵著她的遺囑，她最後的要求是在她入殮之前，要替她帶上金的十字架，又要將聖經放在她的身旁，這感動了永名，他現在決定每天讀聖經，並且常常到我的床邊來讀。當耶誕節到了，在他的家裡是空洞的，好像是無法舉行，這一年沒有舉行慶祝的宴會，因為沒有了母親款待他的教外朋友，沒有人對他們講聖經故事，也沒有供應茶點，或送他們禮物。但是永名想到一個非常節省而又適宜的方法以代替慶祝，他拿出他所節省下的積蓄，買二十本聖經，送給他的教外朋友，作為紀念他的母親。他將每個朋友的名字，寫在聖經封面內空白的頁上，又將它送到每個朋友的家裡去。

一個朋友，名叫隱珍，對這聖經特別的發生興趣，於是他們常常花許多時間一同讀經禱告。後來她也成為基督徒，在一個短的時期內，他們訂了婚，現在已經結了婚，過著快樂的家庭生活了。

這並不是她的遺囑唯一所祝福的。在我的生日，永名跑進我的房間，他的臉完全紅了，帶著好的消息，「七姑，你想我們的老僕人——老高，今天對我們說甚麼嗎？」

「我不會猜，告訴我吧！」

「她說，我永遠不能忘記太太去世前，她的笑臉和她所說的話——那是多麼奇妙的地方！多麼美麗的光景！你能看見麼？——日夜在我的耳邊響著，她常常勸我信主，我那剛硬的心充滿了罪惡，因著我的拒絕使她難過，現在我也願意看見那美麗的地方，我曾拒絕耶穌有二十年了，如今我要相信她，也希望受洗。」

永名走了之後，小金仍在我的房裡，對我說：「七小姐，我和你在一起已有七年，在我的心，我早已經信了，我現在也要在人的面前承認耶穌，我可以和老高一同受洗嗎？」

小苑、我們的洗衣女工，不久聽到這消息，她也熱切的來到我這裡，她說：「你知道我相信耶穌，我也願意受洗。」

所以有一天下午，這三個女僕聚集在我的床邊三個鐘頭，為著就要受洗，我們有談話有禱告。為著主在她們三人心裡有奇妙的改變，我也受了感動。她們充滿了喜樂，有許多可述說的見證，尤其是老高，她述說她有時忘記求神在她吃飯前祝福，所以她求主赦免她，並且幫助她每次記得；「現在他一直提醒了我！」她說。

另有一次她宣告說：「現在我要寫一封信給我的丈夫，叫他回家，並告訴他，我是怎樣的快樂，也要勸他相信主。」又有一次她述說她怎樣的向鄰舍的女僕談到基督，並教她信主。這個女僕轉過去告訴她的女主人說她要信耶穌，但是這個女主人嘲笑她回答她說：「你怎麼知道？你又不認得字。」

「不是，」她說：「知道怎樣認得字，是不必需的，因為聖經說：若是你的心裡相信，你就必得救。」

「我又告訴她，」老高繼續的說：「不要聽人說甚麼，要聽神說甚麼，不管人家笑你，只要求神喜悅。你看，我們隨時可以禱告，就是煮飯、或洗衣、或掃地的時候，神總是聽的。」

在我們難民區的黑雲，也已經散開，並由黑暗轉到光明了。這些僕役都很發奮讀聖經，天一亮就到我這裡禱告，她們能讀注音符號聖經，當她們得聖靈奇妙的感動，她們的臉上發光，並領會到她們的生命和喜樂，每天早晨她們在菜市裡遇到老高，就一同向那些碰到的人傳揚主的救恩。

但這也不是冠華臨終遺囑的終結。她，人雖是已經死了，卻仍舊在繼續說話；光貞，一位年長守寡的表嫂，住在八哥家裡已有許多年，她曾受過教育，她也是一直拒絕相信救主，經過以上事實的見證，使她受了深刻的感動，她現在終於開始讀聖經，這樣她就找到了主，也請求受洗。

復活節來臨，這群曾經戰禍的難民，齊集在這暫用的禮拜堂，（原來這個美麗雄偉的禮拜堂曾被炸彈炸毀）光貞表嫂同那三個女僕就在這天受洗，永名同永智被接受參加聖餐，永愉同光雲把他們的兩個小女兒奉獻給主。

如此，同樣對我，它不容易去叫一個因病在暗室已有廿多年的痊癒，雖然我不能見光，而我總記得，在黑雲之上，日光仍然是照耀著。

第二十章 集中營的陰影

校對注音符號需要目力不停止的注視，推展需要毅力，繼續的工作也是這樣。自從李曼女士不能出去，她儘量利用每個機會，使來看她的人感到興趣，常常增加探望者的人數，表明人重視她的工作。無論她是怎樣的疲倦，她的通例，從不造次或輕忽對每個來採訪的人。在各方面，她是中國化了，她準確的音調和慣用的方言，是勝過中國人。她穿著中國衣服，遵行中國的習慣。當客人在吃飯的時候來，她就延遲吃飯，或者請他們坐下一同吃她簡單的中國菜飯。有時候當老顏——我們的廚子，將碟子蓋著的菜放在桌子當中，又在每人面前擺一碗飯，李曼女士完全專心討論注音符號的事，沒有注意到將蓋著菜的碟子掀開，直到客人吃了一半白飯（無菜的飯），老顏雖然心裡著急，又不敢失禮去向她的女主人建議，把菜上的蓋子拿開。

早在一九四一年，正在啟示錄最後一章完成之前，李曼女士的目力不濟事了，所以最後幾頁的校對工作不是容易做的。而且，直到最後，她勸聖經公會將各書裝訂一起，把注音符號聖經全書出售。直等到他們這樣做，她才以為她注音符號聖經的工作算是完成了！可是那時她要搭的那最後一艘去美國的船已趕不上了。在注音符號聖經完成不久，珍珠港的事變發生，日本軍隊占了上海的租界。過了一年，雖然給在上海「好戰的外國人」（日本人稱呼與他們作戰的國家的人）有限的自由，可以在本城內往來，但不准同由中國內地出來的外國人，一同搭一九四二年六月第一批交換戰俘的船回美國去。

在一九四三年，有幾個地區成立了集中營，將「好戰的外國人」都捉到集中營去，至於年老的和有疾病的給他們緩一年的恩典。因此李曼女士沒有接到傳票，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我們接到通知，祇給我們五天的時間預備，雖然我們儘量不把這消息傳出去，可是所有的朋友聽到這事，在最後的幾天，當我想將她必要的東西都捆綁好，這時客人卻源源而來，一天四五十個人，表示他們的同情，處在此情此景之中，李曼女士同他們談話，從沒有一次向人表示她是太疲倦或是太忙了。

在她進集中營的前一夜，當夜深一點鐘最後一位客人走後，她到我的房裡一同禱告，小苑——我的女僕，難得信她是那樣的愚蠢，可是對她是極關切，她將開我門鎖的鑰匙斷在鎖裡面，費了一個鐘頭才開了這房門。

第二天清早，客人又開始繼續不斷地來，她的房間一會兒就擠滿了。快到中午，我們的朋友——又是親戚——林太太來看我，她產前清兩廣總督林則徐先生的孫女，林先生就是一八三〇年在廣州焚

燒了英國人的鴉片煙；而引起了中英鴉片之戰的。記得我從小，當我們在一塊兒讀佛經的時候就很熟，這時她是高級的佛教徒。每逢我勸她信耶穌做基督徒，她就勸我再回到佛教。她有一張被，那是曾經過百數以上的著名和尚，為它念過千遍以上的經，是她留著當她死了以後，在棺材裡蓋她的身體用的，相信它能夠有效力為她在來世投生做人。她有幾副念珠，都是磨得非常光亮，這證明她自己已念過千千萬萬遍的經，所以在佛教圈裡，她的道行是很高的。當她進入我的房間，也注意所有來拜訪的人擠滿了李曼女士的房間，她驚訝的對我說：「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告訴她李曼女士就要去集中營了，她立刻被感動了！

這天特別的熱，在中午的時候，約有五十位朋友聚集在大門口向李曼女士說再會。她含笑走進我的房，在禱告之後對我說再會。等到外面的人力車和自行車都走了，林太太仍在喊說：「沒有哭叫的，沒有暈倒的！僅僅一點微笑和一個禱告！她就這樣到監牢去！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她站起來轉過臉對她的福州同鄉——胡小姐，她是同我們在一起的，她說：「甚要宗教有這樣的能力給李曼女士和蔡小姐，使她們能夠在這種環境中還有笑容？是不是可能使我在我心裡相信耶穌哩？」

胡小姐回答說：「你可以請教蔡小姐。」

我對她解釋羅馬書第十章第九、十兩節：「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她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林太太當時沒說甚麼，她很像是在再三的思索。過了幾點點鐘，那些朋友回來說，他們看到李曼女士上了等著載囚人的車去集中營了。在所有的朋友還沒有坐下，林太太即從她的椅子站起來，她說：「朋友們，若是耶穌賜下這樣能力，我決定放棄佛教來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那時我們不明白她這個宣告是不是一個真的懺悔，所以沒有回答甚麼。

過了個把月，我沒有再聽到她甚麼消息，在這時候，我搬到另外一個地方，所以我請胡小姐去看看林太太，打聽那天所講的，是否她的真心？林太太說：「我已經試了整個月，請上海的主持和尚將我的名字，從佛教會友名冊上劃去，但是他拒絕了我的要求。我們這些時候一直在辯論，這件事一辦妥了，我要參加相信基督教。」

李曼女士進了集中營五個月之後，林太太已經受洗了，參加教會做個經常的門徒。一天她跌斷了腿，不只沒有發怨言，並且帶笑的說：「或許是主不要我太活動，寧可使我花費時間在床上讀我的聖經。」

林肯路的集中營，拘禁了約二百五十個有疾病的，或年老的，已經有十四個月了，一切都是殘暴和欺詐。日本的官吏應許說營內有完全的醫藥設備，當被拘留的人進了營的大門，裡面甚麼都沒有，僅有一個空場和空房子，同幾個殘暴的兵。有些被拘的人是昇床進來，有些是瘸子拿著拐杖進來，有些長了惡瘡，有些是瞎子，有些是衰老扶著拐杖的老年人，有些是彎著腰患疼痛的。指定了他們的宿舍，只是不加分別，跛子看顧那無法救治的，年老的看顧臥病在床上的，睡的床都是被拘禁的人自己帶來的。沒有藥、沒有護士，沒有醫生，過了三天，有三個被拘禁的人死了，後來又有許多的人死了。事實上，若不是有五十個其他集中營裡健壯的青年自願的來擔任這種辛苦的工作，看顧這般可憐的人，他們就會全拖死了。集中營裡有不同的國民，不同的宗教、頑固的罪人和賭徒、信邪教的和世俗的、傳道人和嘲笑宗教者、富人和窮人、衰老的和小孩子，都拘留在一起，各人都現出本來的真面目，自私的更是自私，這不自私的人，竟不顧自己去服侍別人，心裡有怨恨的發怨言，信邪教的咒罵，賭徒們賭錢。但是他們集中他們的力量為著共同的目的，就是他們必需將他們的藥品，醫生和護士專門分

配給那些特別需要的人。吃的米和鹹魚；是由倉庫的地上掃起來的，不久，開始發生各種痢疾，雲集般的蚊子帶來了瘧疾。李曼女士坐在她的床上削馬鈴薯，或是從污穢的食米中揀出乾淨的米來，在她的旁邊有許多賭徒玩牌。自然，我送給她的食物，她儘量的分給別人，不久，她得了痢疾和瘧疾，在十四個月中，她瘦了四十磅，因此她的脊骨彎曲得更利害，所以矮了五英寸。

至於我，錢差不多用完了，我們的僕役們都已走了。老顏死了，小金回家去看她唯一將死的兒子，小苑到她的婆婆那裡去。我租了黃家沙花園一間老房的閣樓，我把它遮成一個暗室，因我不能見光，又不能行走，我學著在地板上爬動，不論何時，我可以四圍移動。隔壁一位基督徒的教員，每天晚上她回來的時候，送給我一餐熱飯，其餘的時候，我吃的是硬餅乾和鹹菜。

我常常對主說：「這條路是太窄了，我不能再過下去！」但它總是回答說：「藏在我裡面，我要帶你過去。」一位朋友看到我的窮困，就想到一個最好的方法幫助我，有位佛教的女居士——苗太太，她也有個極大的需要，同意和我成立一個契約，她應許今生幫助我，若是我應許在來世幫助她。她忠實的遵行她的諾言，替我做飯，同我作伴，如是我們成了好朋友。她同我一塊兒在我的暗室裡，她繼續數她的念珠，我也照舊敬拜我的神。在不知不覺間，她願跟我學唱聖詩和讀聖經，到了這年底，她同她的女兒接受了基督，他使她們永遠做他的子女，所以我也照著契約履行了我的諾言。

我些外國朋友同意每個月送一個包裹給李曼女士，不久他們回來說，他們沒有錢這樣辦。我在那個月只送了兩個小罐頭的水果和一點炭給她，好的有營養的罐頭幾乎在上海買不到。這時銀行的錢也凍結了我將我的東西都賣了又以高利借了許多錢，為她買些麥餅、棗子、花生醬和其他的東西，至於牛奶要向黑市買，一次僅能買到一小罐，並要小心藏在衣服裡。胡小姐和別人常為我到各商店去搜購。

街上有個普遍的傳聞，就是日本人想要餓死這些被拘留的人，所以有一個早晨我禱告，求得五磅裝的奶粉送給李曼女士，過了兩個多鐘頭，我們的朋友春山打電話來說：“維勞弟兄是一個富商，他存有三罐五磅的奶粉，一個主日，他曾到禮拜堂，聽到傳道人說，任何人不將他的十分之一拿出來說明那有需要的神的兒女，就是偷了主的錢。所以維勞弟兄叫我拿一罐交給你轉送李曼女士。”

你可以想像我的重擔是如何的卸下了！我信心的力量如何增強！那是神賜的，因為我就是付出任何代價，也無法取得的，這些包裹救了她，也救了其他的人，不過他們及其他的開支，使我欠了三千美元的債。

勝利的日子終於臨到了！中國朋友帶著禮品和食物，成群結隊的來到集中營，有一個人藏著咖啡和罐頭牛奶，現在他開了一個貨攤，請這些被拘留的人飲咖啡，一概免費。一個婦人帶著熏雞和烤的馬鈴薯給他們，其他的人用不同的方法來幫助他們。我獨自一個人不能坐車，一位女醫生陪我坐了一輛三輪車去看李曼女士，我看見她又瘦又矮，不禁戰驚，她告訴我，美國當局命令她在一個月之內；不可以離開集中營，她必需要回到美國，因為醫生檢查他的脊骨，告訴她絕對不能舉東西，也不能受震動，恐怕脊骨折斷了。

當我回到家裡，有許多探訪者絡繹不絕的來，一直到半夜兩點鐘，第二天來的人更多。結果在第三天早晨，當我醒來的時候，不住顫抖，苗太太抱著我，顫抖仍然不能訂止。最後我一倒在床上即失去了知覺，四個月一直是這樣。李曼女士聽見我病了，幸而神為她開了一條路來看我，有一位官使用他的車載她到美國的總部，她請求准許她離開集中營，說她不能回到集中營生活，靠此附近她有一間

房和一張床，在這一天經過了許多的請求，醫生始准她住三個禮拜，她就慢慢的走到我住的地方，這個距離約有一英里。當她進入我房的時候，我已經不認識她了，叫她「大哥」，一這時她的脊骨快要斷了，我也正在如火般的發熱失去了知覺。戰爭、通貨膨脹、和囚牢是毀滅人和人的錢財。她已不名一文，我又欠了三千美元的債。然而，在人的絕境，又有一個神跡顯現。一位我僅會過兩次面的朋友，進來找我，李曼女士將我的情形告訴他，他將他的錢包放在她的膝上，說：「現在我不需要這包錢，你可以隨意的使用或是拿去還債。」

「請教您貴姓？」李曼女士問說：「你要一張收條麼？」

「蔡小姐曉得我，我給她錢，因為她是個基督徒。」他說完就走了。李曼女士打開錢包一看，裡面有三千一百塊美元。飲食、藥品和僕役都有了，債逐漸的還清了。那裡有生命，那裡就有盼望！

第二十一章 僅僅一隻獵犬

李曼女士打發我的老僕人小金和小苑去為我找能夠醫治好我的病的藥。過了一年半，病狀還是這樣，大多數的時間我在昏迷中，因為在我骨裡的熱度不能降低。醫生們當時的診斷說是這病狀很複雜，也是癘病、赤痢及惡性瘧疾。瘧疾不能早發現的原因，是因病菌在骨裡和在腦細胞裡，而不是在血液裡。痢疾和瘧疾有許多種，我染有其中的幾種，只有一種新的特效藥可以退熱，那就是：愛爾靈，我們怎樣能得到這藥呢，這又是一個神跡。

一天，曼特醫生來檢驗我的病，他告訴李曼女士說：「除了蔡小姐，要是換了別人，我說在三天之內，她必定死。然而我不能確定，只是我們唯一的希望，是要想辦法使她的熱度降低。」李曼女士告訴他有一位中國的朋友黃先生，他關心我的情形，他看見一瓶由美國剛剛運到專治瘧疾的一種新藥，他曾告訴那位藥主，請他將這瓶藥不要賣。給我們一個機會買它。然而她不知黃先生的住址，又沒有方法找到他。

醫生走了之後，她忽然想到在她未進集中營以前，黃先生曾把他的住址給她帶著，倘若將她遣送離境，為著安全起見，惟恐日本人找到了它，她把它分寫在她的聖經裡。她一找到它就打電話，請他將那瓶藥買來拿給曼特醫生。她又打電話給曼特醫生，請他在家等黃先生來。當曼特醫生正等著的時候，他的太太將雜誌上的一篇述說瘧疾之新特效藥的文章給他看，他正在讀的時候，黃先生也到了，證明就是這藥——愛爾靈，也就是那篇文章所述說的。據我們所知道，在上海僅僅找到這一瓶。吃了愛爾靈以後，我的熱度很快就降低，危險期一過去，知覺也恢復了，再一次離開了死蔭的幽谷！雖然僅是我的身體好一點，但仍不能單獨行走，也不能見光，除非神再賜下一個神跡，像這樣的久病，要減輕點，一切都不是人力能以醫得好的！

李曼女士怎樣過這個時候，是另一個可歌可頌的忠貞之信心和堅強之盼望，因為她大部份的時間是花在床上。她住的閣樓，是在我的隔壁，屋裡僅僅有一床鋪，一個桌子和幾把直的木椅，那時將改造的木箱臨時搭成架子當作牆，把房間隔成兩間，一間她自己用，一間做女僕的房間及儲藏室。我們另有一隻白波斯貓，它一直睡在她的旁邊。在她床邊有一個木箱改的桌於；上面放著一部電話、幾個藥瓶、和一個小電爐，打字機、注音符號聖經和人名簿放在床上，或是床底下，這樣她可以不用下床

就可以拿到它們。

從早晨到深夜，她一直的忙。我們的電器設備都壞了，電器匠每天帶著他的學徒來修理，男僕人買菜回來，李曼女士同他核菜錢，計畫做菜，又把米和油給他。施盛先生——難民牧師——非職業的木匠，常常來這裡釘新木架子和木箱改的傢俱，樓下的住戶和隔壁的鄰舍，每天來同她談談他們的問題。注射器的消毒，協助醫生，管理藥品，安排每人不同的進食時間。又把忙碌的僕役們，一個一個的找來勸勉他們讀聖經和禱告。注音符號的學生常和她在房裡工作，此外她要負責聽電話，這是在屋裡唯一為了呼喚人來用的。

當時這些事照常進行，經常來採訪的人，如穿梭似的進進出出，他們圍著坐，一個人或一群人，輪回的等候，每一人必被招待幾分鍾或幾點鍾，任他們揀選；在他們離開以前，她常同他們有個禱告。她的客人包括商民、難民、內地來的傳道人、中國的老朋友、要她調解糾紛的鄰舍，新來上海的和從中國各處來的教員和學生。她對他們都一律歡迎，一有機會，她就向他們解釋注音符號的重要。到了晚上，她在寫東西的時候，有些寂寞的外國人，想找朋友聊天，找錯了電話號碼，常常有電話來。她誠懇的在電話裡回答他們說，神的兒子耶穌能滿足寂寞人的心，因著這樣，曾經使許多人接受了救主，後來加入了教會。

在我病中，六哥常來看我，他和他的全家一直很固執，拒絕接受救主，為了近來看我受的痛苦，他也有所感動。有一天，他沒有告訴我，自動的召集全家的人，當這些人聚集在一塊兒，都很奇怪的不知道他要說甚麼，他開始說：「我對你們宣告一件事，就是我多次的看見七妹，她如何的忍受她的痛苦，現在我可以看出有種力量支持她，這種力量僅能解釋是從神那裡來的，所以我決定相信神是一定有的，我熟讀聖經，也清楚知道我是一個罪人，所以告訴你們，我已經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他赦免我的罪，並願意跟隨祂。」

六哥從前曾撕破我的聖經，又逼迫過我，最後他也承認了我的主！結果我家大小一共有五十五個人作了神的兒女，並表示信靠耶穌。我沒有進過大學，或是神學院，也不是聖經學校的教員，我只不過是神的「一隻獵犬」。我單單的跟隨著我主人的腳蹤把他的獵獲物，叨到我主人的腳前吧了。

第二十二章 由上海到樂園

當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之間，有兩位不信神的青年醫生馬太爾夫婦，住在黃沙家花園，我家的附近，他給我打針和治療，他的醫術很高明，人也非常和氣，但我十分的虧欠他們。我感謝的說，在兩年之後，耶誕節的晚上，馬太太已公開的承認了主耶穌，她的丈夫後來受了她的影響也信了主。他們同許多朋友勸我們離開上海，因為她說我決不能在這瘴疾的氣候裡得到痊癒。

你可以想像當時在我的頭腦裡有些問題好像海裡的波濤一樣起伏。我們怎能上下船上的跳板呢？我們這樣虛弱的人，怎能繞著世界旅行半圈呢？我躺在安靜和暗室之內病了這麼久，怎能再在光和聲音之中呆呢？我日常所需用的東西，誰來拿給我呢？我曾經因病臥在家裡十八年，忠實無知的鄉下女僕，她服侍我非常的體貼，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好像慈母般的看顧她的病孩子，突然間，要使我進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叫我怎能處理一切呢？我怎能忽然離開了我親愛的朋友、醫生、僕役，和我為著

億萬不識字的同胞的注音符號工作呢？像這種問題，在我的腦海裏不住地翻騰著

一天，我們想，搬到香港也許會好一點！第二天我們計畫到小呂宋去；第三天我們決定仍舊住在上海；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我又有別的想法！一天早晨，費喬治太太——早年在上海是一位極富感化力的傳道士，她的話，給我的心靈帶來了很大安慰。

「那麼你要對自己憂傷的心靈說：你的心靈應安息在主的管制裡，不僅是一部，乃是完全的安息。」

有三個晚上主繼續的對我說：「女兒，你的忠貞救了你，到平安之地去吧！」等到天亮了，我拿起電話告訴李曼女士，主吩咐我到美國去，我決定去了。

她回答說：「我已經向船公司申請留船位。可惜船位都已定滿了，他們告訴我，已有三百人登記候位了。」然而三四個鐘頭之後，信差送來一封總統輪船公司的信告訴我們已在威爾遜總統號為我們留了一間房，船將於一個禮拜之內開航！到那天瑪律太醫生放下他的工作和兩位朋友送我們上船，在甲板上，司格德博士和他的兒子，兩人抬著我；另外五位朋友，和三個滿臉淚痕的女僕陪著我們，他們連扶帶抬，送我過跳板，又將我們安置在一個又安靜又小的艙裡。於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八日，我們乘著威爾遜總統號離開我的祖國，橫渡太平洋。主的預備在我們的旅程中一切都是奇妙，記得當時來到甲板，我不敢靠著李曼女士，因為怕傷了她的背；很奇妙，主就在那個時候，為我預備了另一位朋友。

在二月三日太陽還沒有上升起來的時候，我們的船慢慢駛過金門，進入三藩市灣，勞若娜小姐和伍天福小姐來接我們，又收到許多電報和航空信表示歡迎我們。我們上岸的時候，正是計程車司機罷工，恰巧有兩部私人汽車供我們用。第二天，勞伍兩位小姐開車來載我們過這美麗的海灣橋到奧卡蘭，那裡有一個戴紅帽子的人，推著一輛有輪的椅子等著我們，要送我們上往紐約的特別快車，這裡的車僮很和氣又很有思想，因為火車中途遭遇著非常大的雪，以致火車遲延，我們在車上四晝夜，這次的遲延，打亂了我們和蘭茜姊妹的時間表，所以車僮建議我們發個電報到賓夕凡尼亞，蘭徹士特——我們的目的地，叫他們預備輪椅來接我們。雖然那時還是早晨四點三十分鐘，天又冷又黑，當火車特別的停在蘭徹士特，我們看見有兩個人和一輛輪椅在車站的月臺等著我們！

我們快到家了，我們的心因著興奮跳得很快，沒有甚麼東西比家裡的燈光更美麗的，也沒有甚麼比家裡熱烈歡迎的等候更溫暖。全屋燈火輝煌，蘭茜姊妹和瑪利表妹站在門口歡迎我們，好像我們到了天堂。我想最後一次回天家，那裡充滿了奇妙的光，父神帶著歡迎的笑容等著我們，我的心曾為之感動。現在的一切我只能說：「主一路帶領我們由遙遠的上海到樂園（樂園是個地名，李曼女士的家就住在這裡。），這個美麗的老家，是我的誼母李曼女士和她的妹妹蘭茜女士及表妹瑪利女士的家，我深深的感謝她們，給我這樣既舒適又十分安全的住處。」現在從我到了樂園這個家之後，我願意再加以述說。

當我們從上海出來，我們把一切為再印注音符號聖經所有的銅模型、鉛字、紙型等東西留在那裡，雖然盡了很大的努力，想將它運出來，總是失敗。但是為適合神的心意及遠見，在李曼女士的方面，注音符號聖經的一切設備都沒有了，現在是沒有機會再保留這些東西了，可是神，她在起初就看到這個目的，已經為著那個事變而預備了。

剛在二次世界大戰珍珠港事變之前，注音符號聖經預備的工作已經完成，承印人也講好了，為著

這個工作，他突然的來告訴李曼女士，機器已準備開始印了。她自然是歡喜，可是心裡預感可能有個災難。若是美國被拖進同日本開戰，可能使這個偉大的工作遭受毀滅。

「在你印這聖經之前」，她說：「我想你最好買上海最好的白紙，每張紙只印一面，替我另印十套出來，若是我們遺失了我們的銅模、鉛字、紙型等等，我可能留這十套為著用石印重印。」

「啊！李曼女士，」承印人大聲的說：「現在是戰時，好紙太貴了，我們的能力買不起，要是沒有三百塊美元恐怕就不能完成！」

「神會預備這筆錢的，」她說：「你照著辦吧！」

他完成這個工作後，送來十套好白紙印的，她就把它們藏在不同的地方——一套在瑞士領事館裡，一套在滙豐銀行，一套在一位德國朋友家的閣樓上。不久珍珠港事變發主了，直到戰爭結束，她由集中營裡出來，打發人去拿所藏的十套聖經。僅僅有三套是完整的，當我們來到了美國，就帶著它。

現在這裡需要再版，拿來教成千海外華僑的標準北京話，為著這些華僑，他們不是說廈門話就是說廣東話，他們的孩子根本不曉得中國的國語。美國聖經公會寫信給我們，因為他們需要注音符號聖經，可是沒有存書了！他們請問有沒有法子再印，你可以想像我們的喜樂和感謝，於是告訴他們，我們帶來了幾套，並且勸他們重印。

關於注音符號的工作，我們收到贊助的消息，茲摘錄崔理門夫人的來信：

我親愛的朋友蔡女士和李曼女士：

我這裡附上一本書，你可以看見，在這個地方現在對於推進注音符號的工作，已經普遍地被採用在街頭上標貼的廣告和新聞報紙等等上。不再需要禱告和宣傳了。

並祝 旅安！

崔理門夫人啟

有一種群眾的運動，正在中國人那裡進行，叫做「福音背心十字軍」，是幾年以前才開始的，由一個結舌的基督徒發起，他抱著火熱的心為著救主，他要為基督做見證，只是他有難處，但卻不甘緘默，他找到兩塊紙板，在它上面寫上大字，「行善不能救你，」和「信主耶穌就必得救。」他把這兩塊紙板掛在他的胸前一塊，背後一塊，在街上慢慢的走，由這條街走到那條街，到處的走，起初只有他一個人，其後有其他的人來讀這紙板上面的話，很快就有一大群男男女女和孩子跟著他。

這給許多人以啟發和極大的鼓勵，不久其他的人也學了他的樣子去作，不過這回是將聖經節寫在一塊白布上，再縫在他們的衣服上，這個運動散佈到各地各村；後來又用白背心代替方塊白布，又開始帶著樂隊，一邊吹號，一邊唱讚美詩，當他們召集了一大群人在空場上時，才停止奏音樂，開始向他們傳福音。這「福音背心十字軍」的結果，找到許多基督徒他們能做見證的，於是千千萬萬的聽眾，承認他們的罪並接受基督做救主。

寫到這裡正想結束，剛巧收到我的姨甥女——光雲的一封信，它帶給我有憂傷也有安慰，裡面寫著我的侄兒——蘋蘋的消息，我讀了這封信，使我回憶我最後見他的那一次。我那時在上海正生著病，醫生說我隨時會死，蘋蘋帶著他的新娘來到我的床前，他握著我的手，僅能發出嗚咽之聲喊：「七姑！」我受了愛心的感動，輕輕的回答說：「蘋蘋，無論遭遇甚麼，只要信靠耶穌，她能安慰你，又賜給你平安。」女僕送他們出去後回來告訴我，他們臨去時說的話。

「你知道耶穌麼？」蘋蘋問他的新娘。

「不，」她回答說：「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七姑一定對他了解得很清楚，就是她在病中，仍能說：無論遭遇甚麼，只要信靠耶穌，她能安慰你，又賜給你平安」所以這話在光雲的信裡，帶給我安慰和憂傷，就是為此！

蘋蘋已經被殺了，留下他的妻子和小女兒，但是他的妻子已經在耶穌裡找到了安慰和平安，並且加入了教會。

我確實在疼痛裡找到了平安，在苦難中得到了喜樂，在黑暗裡得到了亮光；睡在床上二十多年之後，我能說經過死蔭的幽谷是值得的，因為我認識了主耶穌基督為喜樂。

我願引證一首詩來結束這本書，這首詩是總結已往，現在和將來，在它的字句裡，表示著我自己的感謝和信靠：

啊！·那測不透的愛，那無窮無盡的恩典！

我本著謙卑感謝的心情，回顧所經過的路程。

主，我的力量！我的靠山！禰從未拋棄過我，
以後未完的道路，我還需要再求誰呢？

* * *

經過危難、黑暗、白晝、黑夜，

你總是不斷地引領我，而且引導得毫無錯誤，

我總是信賴你，在你裡面平安地躺臥，

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中，奔跑那未完的道路。

* * *

你的十字架就是我的避難所，你的寶血就是我的辯護，

可稱頌的主耶穌，除你之外，我不再需要別的了！

我不害怕生命結束之日的陰影，

因為你必定領我走那未完的路程。 (全書完)

「暗室之后」讀後感……章力生

「暗室之后」出版以後，蒙神賜恩，不脛而走，各國譯文，已十餘種；中文譯本，現已五版；英文原本，則由慕迪出版社出版。此書所以風行全球，據大佈道家葛培理氏推薦此書時說，乃是因為『上帝的靈藉著此書說話。』而據本書著者親口對余面稱，則謂『此書乃是聖靈親自的作品』。故其感力之深：自是不同凡響。余在七年以前，曾讀此書；今夏訪問蔡姊妹之後，特再重讀；溫故知新，感悟益深；爰撰此文，以餉國人。

蔡女士出身名門望族，她的父親，曾任江蘇的封疆大臣，煊赫一時。但這並非依靠上祖的餘蔭，因為他的祖父游宦廣東，很早即歿於任所；據其父自述，自幼伶仃孤苦，努力掙扎，讀書則請不起先生，買不起書籍；要經過嚴暑烈日，風雨霜雪，往數裡外向親友借書。白天須勞力做工，糊口養家，只有在晚上疲乏的時候，在微弱暗淡的小油燈旁，埋頭苦讀，並且因為書是向人借來的，還要趕著抄

寫；天寒手凍，執筆為艱；夜深饑餓，就從飯籃裡抓些冷飯充饑。（見原書第一章）如此發奮苦學，始得脫穎而出，飛黃騰達，成為一時的權貴。他們南京的住宅，乃是仿照北京的頤和園造的；他們的廚房，有十五個廚師，另外還有一位總辦。蔡氏兄弟姊妹，自幼各人有兩個僕從，終日隨侍看顧；正是養尊處優，享盡榮華富貴的福樂。但是一個家庭，苟不敬畏上帝，信奉基督，一切榮華富貴，僅是鏡花水月，不能永保真正的平安喜樂。而正相反的，“貪財是萬惡之根，”（提前六 10）蔡家的榮華富貴，祇是養成了他們子孫的驕奢淫逸，製造了家庭的煩惱愁苦。這些慘痛的經驗，使蔡女士深深體會到虛浮的榮華，乃是痛苦的根源。她的姐姐，都是嫁給有財有勢的名門望族，卻都常常帶著眼淚回家；她的三哥，雖娶了滿清名臣李鴻章的孫女為妻室，竟作了最兇惡的流氓和盜匪！（見第五章）蔡女士亦終日悶悶不樂，沒有平安；無論其父母如何寵愛，教她看戲打牌，甚至飲酒作樂，都不能使她得到安慰。（第六章）因此常懷厭世之心，並想出家修行，到鄰近庵裡，去作尼姑。（第五章）。

但是，蔡女士皈依基督之後，生命便有奇妙的改變。以往的榮華，轉眼成空，且變愁苦；而她在主的裡面，卻能從患難中得到平安，從苦痛中得到快樂。當她最初皈主之時，她的母親，放聲人哭；她的兄姐，則冷嘲熱罵，無端奚落，百般侮辱。她雖備受逼迫，卻能逆來順受，不加爭辯；祇是藏在主內，一心祈禱，非但毫無煩怨恨，而且充滿喜樂平安。於是主在異象中向她顯現，使她看到頭戴荊棘冠冕，手有釘痕，為我們的罪孽，代死十字架的救主；（第七章）使她效法基督，跟隨她的腳蹤，甘心樂意，忍受苦難，為主見證。（參看彼前二 18-24）後來她果然患了一種諸醫束手，百藥罔效的奇病，陷在嚴重的試煉痛苦之中。（第十五章）繼以中日之戰，流亡上海；她的誼母李曼女士，又被囚在日本人的集中營，她隻身住在上海黃家沙花園一間舊屋的閣樓上，身邊既無親人，又無僕役，飲食起居，無人照料，常常吃些餅乾鹹菜；而且轉輾床褥，不能稍見天日，不能自由行動；她祇得學習在地上爬動。（第二十章）此種狼狽淒慘的情況，倘使和以往在南京住在頤和園式的高貴的府第之內，僕從隨侍，養尊處優的生活，互相對比，照常人之情，當不禁唏噓歎息，有不堪回首之感；但她卻學會了一個秘訣，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而且靠主大大的喜樂。（腓四 10-12）主亦常在她禱告中，安慰她說：藏在我裡面，我帶你過去（第二十章；參看詩篇廿三 4）。

自一九三〇年起，蔡女士一直是在病痛黑暗中度日。當病發之初，房屋轉動，好像天翻地覆，日光刺目，烈如利刃；周身火燒，雖在嚴冬，熱如炎暑；指裂見骨，痛入心臟。據中外專家診斷的結果，認為三天之內，必定要死；家人親友，都為她準備棺木，和一切後事，祇有她的誼母李曼女士，一心祈禱，沒有絕望。（第十五章）此時主又讓她看到一個異象，有一頂美麗的冠冕，向天堂上升；又聽到悅耳的歌聲，她以為這必是歡迎她歸回天家。但是主在一個聲音裡曉諭她說：不是，不是歡迎，乃是訓練！（同上）所以，蔡女士不但過了「三天」的壽延，而且已經過了三十多年；她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於此可見，我們的生命，並不是在醫生手裡，完全乃由上帝掌管，而苦難臨到我們，亦有主的美意。蔡女士的奇病，乃是主對她的殊恩，要藉此訓練她的靈性，要大大的重用她，為他作美好有力的見證。一般親友，不明此理，不認識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以賽亞五十五 8-9），常常以同情的態度去慰問她，以為她在暗室中非常孤單痛苦；但是蔡女士總是告訴他們她並不孤單，說：主是我永久的伴侶，真正的恩友；我是暗室之后，他是我光明之主。（十五章）她深切相信，而且的確看見，在黑雲之上，仍有日光照耀。（十九章）神的光，從未離開她，

而且時常照耀她，引導她。當她離開上海之先，主曾確確切切給她指示，曾在三個晚上明明白白的繼續對她說：女兒，你的忠貞救了你，到平安之地去吧！（廿二章）更奇妙的，神引導蔡女士去的地方，其地名乃為賓州的「樂園」（或稱「天堂」），真是名符其實，不可思議！

在這裡，我們當認識一個重要的道理，真正「平安」的前提，乃是我們對主的【忠貞】。現在世界動亂，人心惶惶；異端邪說，迷惑世人，甚至聖徒的愛心，也漸漸冷淡；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但主曉諭我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馬太福音廿四 3-14；參看提前四 1；提後四 3-4）我們生在這邪惡悖謬，動盪不安的世代，當從蔡女士身上，認真學習“忍耐”的工夫；並願神大大重用蔡女士的見證，使我們從她的堅苦忍耐中，切實學到『忠貞』的功課！

蔡女士的忍耐忠心，乃是她見證有力的主因。當她起初皈主之時，不但備遭她兄姐的冷嘲熱罵，百般侮辱；而且她的婢僕侍女，也竟對她竊議冷視；甚至許多小孩子見了她也躲避遠離，當可想見其處境之孤單痛苦。但她卻默不出聲，一心祈禱；並且充滿了前所未有的喜樂。她的八哥，即因此驚奇，深受感動，從而皈主。其次，她幾十年的長期病痛，實非常人所能忍受；但她仍堅定持守，不怨不疑，信靠順服，深信主必給她安慰，賜她平安。當她形影不離的唯一親人，誼母李曼女士，被解送入集中營的時候，她仍能處之泰然，安祥如常；因此大大感動一位信仰佛教的林夫人（前清名臣林則徐的孫女），使她悔改，皈依救主。（第十章）最後連起初攻擊最烈，撕破聖經，拒絕福音，敵對基督的六哥，也終於大為感動，忽然自動召集家人，在闔家驚疑，不知所措之中，當眾宣稱：“我對你們有一個宣告，就是我多次看見七妹，她如何忍受她的痛苦，現在我可以看出有種力量在支持她，這力量僅能解釋是從神那裡來的；所以我決定相信神是一定有的；我讀了聖經，也清楚知道我是個罪人。故我已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求她赦免我的罪。從今以後，我願永遠跟隨他。」結果，蔡家大小五十五人，都悔改歸主，做了神的兒女。（第廿一章）這種奇妙見證的力量，決非口舌頌主，心卻離主，（參馬太十五 8）徒具敬虔的外貌，而無敬虔的實意（提後三 5）的傳道人所能幸致；實乃她多年忍耐忠貞，順從聖靈所結的果子。

我們從蔡女士的見證中，在許多地方，又看到真神的大能，足以勝過魔鬼的作為。第一個神跡，是她母親的戒煙。這和著名的席勝魔戒煙故事，可以先後輝映（查席勝魔的傳記，已由內地會印有專書，在倫敦出版。）

當革命以後，我國政府，禁止人民吸食鴉片；蔡母怕犯國法，亟想戒煙，但卻無有效辦法，精神肉體皆極痛苦。蔡女士每晚為她禱告，有一天晚上，其母見到一個異象，就是耶穌站在她的面前，將他榮耀之光，遮蔽著她。這乃是她母親得勝的奧秘，旋即把她多年的煙癮，順利的解除；並且歸依救主，成為新人，充滿喜樂，忠心事主，判若兩人；蔡家百餘年來所拜的偶像，從此遂被粉碎。（第八章）第二個神跡，乃是醫治她表妹的瘋狂。有一個夏天，她的表妹忽然發了瘋，十幾天拒絕飲食，而到水溝裡去找小蟲吃，因此被家人用鐵鍊綁起來，但是邪靈在她身上竟能把鐵鍊掙斷，臉上顯出猙獰可怕的怪相，散發披頭，在酷暑的時候，穿了嚴冬的棉襖棉鞋，她看到蔡女士，即不停地喊叫：七姐的耶穌救我……蔡女士乃當眾人面前，奉主耶穌的聖名趕鬼，她便立刻撲倒，那力能掙開鐵鍊的邪靈，就立刻離開了她，她從此便聽話，恢復原狀，後來還進了聖經學校！（第八章）第三個神跡，乃是她六哥的長子，永健的得救，她本是生長在仕宦世家，只因其父早年謝世，缺乏管教，竟變成了一個無惡

不作的流氓和盜匪，卒至被捕入獄。後來佯稱悔改，請蔡女士保其出獄；誰知出獄以後，並未悔改，雙目兇狠，怒氣逼人，在房間裡貼上許多標語：死母親，死經理，殺弟弟……把門房踢成碎片。他的老奶媽為之痛心疾首，認為一生一世從未見過這種兇惡的流氓，如果能夠悔改，她全村的人，都要相信耶穌。但蔡女士卻並不沮喪，祇是一心祈禱，竟能藉著主的大能，命令他抄寫福音單張；以後便回心轉意，並且開始學寫短文，送報發表。過了兩年，便考進大學，從懶惰變為勤學，揮霍變為儉約，粗魯變為安靜。……最後流淚向母親認罪，並接受主耶穌基督做他的救主。(第十四章)

從蔡家的背景，可以反映出中國家庭社會的黑暗與罪惡；而且那些困難的問題，都非政治或教育的力量所能解救。基督教並非抽象的哲學理論，亦非空洞的倫理體系，而乃為活潑常存的「生命之道」。基督耶穌，不僅是個人靈魂得救重生的恩主，而且亦是社會國家改造復興的生力。從教會的歷史來看，斯干的那維亞半島諸國，在未信奉聖道之前，迷信邪神，每年須殺九十九人，獻為活祭。且人民嗜殺好戰，憎惡和平，以流血為榮，忍耐為恥，視仇恨為美德，仁恕為罪惡。淫亂成風，廉恥掃地，人淪禽獸，無惡不作。複查英國十八世紀，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民德墮落，在當時歐洲乃為一最無希望之國家；但自衛斯理宗教復興運動以後，英國政治修明，得免革命流血之慘禍，而其政治社會，科學文化，國民道德，均呈突飛猛進之象，即或不信基督的唯理主義的史家，亦均承認之史實。(參看拙著原道，一三六至一三七頁)主耶穌基督降世，上帝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約翰壹書三 8)魔鬼雖遍地遊行，想吞噬世人；(彼得前書五 8)但是我們可以放心，因為我們的救主，已經戰勝世界，(約翰福音十六 33)“凡從上帝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翰壹書五 4-5)我們看到神在一個弱女子——蔡女士的身上所彰顯出來的不可思議的勝魔大能，當益堅固我們對他的信心。

複次，「暗室之后」的主角，雖是蔡女士，但是還有一位重要人物，我們不可忽略的，乃是五十餘年來和她同走天路，她的誼母李曼瑪麗女士。李曼女士的父親李曼查理赴華開荒佈道，初抵南京，因為當時國人閉關自守，不與外人往還，他租不到住所，祇好睡在他人簷下；後來其母在南京創辦一間女學校，最初招生，幾個月都無人報名；後來有了一個學生，又不肯讀書，第二個學生，則為學校門房的女兒。但基督徒不看環境，祇是仰望基督，後來到了李曼女士時代，竟有一千六百餘名的學生；蔡女士即為其中之一。(第四章)李曼女士給蔡女士最初的印象，便是態度安祥，聲音溫和，心中充滿了平安，裡面有光和沉靜的力量。(第六章)這是傳道人首應學習的屬靈功課。誠於中則形於外；慎勿令人一見，便拒人於千里之外。她真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拉太五 22-23)滿有基督的榮形。李曼女士，不僅有溫和的性情，且複有堅強的信心。蔡女士得病以後，中西名醫，完全束手；(詳見上文)祇有李曼女士，信心不移，從未絕望；恒切祈禱，日夜看顧，數十年如一日。更難得可貴的，李曼雖系一弱女，卻能臨危不懼，從容應變。當一九四三年，她被囚於集中營之前，在大難臨頭，百務待理，萬事壓心的情況中，招待接見源源不絕往訪的賓客，從未一次向人表示她是太忙或是太累。臨行之時，情態安祥，面呈笑容，使上文所提到的那位信佛的林夫人非常驚奇的說：「沒有哭叫的，沒有暈倒的，僅僅一點微笑和一個禱告，她就這樣到監牢。我實在一生一世，從未見過這種情形。甚麼宗教有這樣的力量，能夠使她在這種環境中有笑容。結果使林夫人歸依了基督。(二十章)她在集中營受盡磨難，消瘦了四十磅，縮短了五英寸；而且背脊受傷，隨時有拆斷之虞。

(二十章)但李曼女士出營以後，竟不顧惜她自己以往所受的痛苦，她雖餘傷未痊，十分虛弱；但竟捨己為人，仍復忍受勞苦，一面留心看顧蔡女士，一面還孜孜不倦，從事編印「注音符號的新舊約聖經」。此乃對於我國福音傳揚，教育普及，有極大貢獻的百世之功！誠如蔡女士說：她安安靜靜應付一切困難，解決一切難題，完成一切事工；她的愛心，和鐵一般的意志，幫助我行過死蔭的幽谷！（二十章）

蔡女士在此書的結論中說：我確實在患難中找到了平安，在痛苦中得到了喜樂，在黑暗中得到了亮光。(廿二章)著名佈道家葛培理氏在推薦此書時說：在苦難的洪爐中，蔡女士發現了鍛煉心靈的秘訣，在病痛的暗室中找到了世界的真光。這正足以證明在基督裡的信心，實足戰勝人生途中任何不測的變化，一切不利的環境，而疾病的打擊，逼迫的痛苦，以及一切社會的病態，都要在基督無比的權能之前，望風而靡；好像黑暗在光天化日之下，完全消逝。尤足證明，基督耶穌實在力足拯救一個偉大苦難的民族。現在陷於莫大痛苦和黑暗裡的中國民族，如能有蔡女士那樣偉大熱烈的信心，也能和她一樣在黑暗中找到唯一的亮光與希望！（見本書卷首葛氏弁言）

主耶穌是“世界之光”；(約翰福音八 12)“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啟示錄十九 16)主耶穌親自宣稱：“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十六 33)使徒約翰說：“凡從上帝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上帝兒子的嗎？”(約翰壹書五 4-5)親愛的讀者，你已經重生在神的國度裡沒有？你已經信耶穌基督作你的救主沒有？你已經得到了這一個戰勝苦難，戰勝黑暗，戰勝世界的力量沒有？(請參閱拙作「暗室之后」訪問記)

一九六二年六月於美國

哥敦大學神學院

後 言

感謝神，「暗室之后」實在是神藉著他所選的器皿，把他的慈愛和大能，在著者的生活上活活地流露出來，要使許許多多的讀者，不僅僅是蒙恩得救了，就是得造就、得復興了。讚美神！願一切榮耀頌贊都歸給全能的神！

中文譯者藉著這機會，謹在此附說幾句話：當「暗室之后」的英文版發行之後，承蔡蘇娟小姐送我一本，叫我把它譯成中文，自己怕不能勝任，不敢受託；後來中華神學院旅港校友會出版部編輯部負責人鼓勵我有分於神的事奉，為著事奉神，我曾禱告多次，求神給我智慧和膽量，有力量翻譯這本書。終於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神，就意譯了幾章，前後刊登在中華神學院出版的「半夜呼聲」季刊內。這時蔡許月華師母來港，意欲我逐句逐節逐章的翻譯，要在菲律賓抵里拉的新閩閩日報裡刊出，因為那報每週特辟半幅為傳揚福音之用。神又給我看見不傳福音的有禍了，於是我就不顧自己的短缺，抬起頭來仰望那能加力量給我的主。只是我白天到公司去做事，唯有在疲倦的晚上翻譯，所以深覺譯得不如人意，在全書尚未脫稿時，蔡師母又來信囑印單行本，如是又需與印刷廠接洽，當時不僅要趕著翻譯，還得趕著校對，真是無暇修改，以致錯誤百出，實在對讀者感覺萬分的抱歉，也虧欠了神的榮耀。在第三版，承主內許多兄姊指正，譯者也乘這機會予以修改。並請讀者繼續不斷的指正，使他所用的書，得臻完善；唯願神親自祝福這本書裡的見證，用照蔡小姐在暗室之光，照在讀者的最深處。

希望不要因文字受了限制，好讓他的榮耀得以彰顯，使多人得福。阿們！·

一九五七年八月中文譯者謹識

蔡蘇娟原著 董海倫筆記 袁厚戴譯漢